

Psychologie
des
Foules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法] 勒庞 著 任现红 译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法] 勒 庞 著

任现红 译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合之众 / (法) 勒庞著; 任现红译. --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639-4650-1

I. ①乌… II. ①勒… ②任… III. ①群众心理学—
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6730 号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著 者: [法] 勒庞

译 者: 任现红

责任编辑: 曹 媛

封面设计: 谷 宇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1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4650-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导 言

群体的时代

提要：当下时代的发展 / 民族思想的不断演变导致文明出现了极大的变革 / 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依赖 / 欧洲的传统政策被改变 / 民众崛起的过程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 / 群体力量会产生何等结果 / 群体只能起到破坏的作用 / 群体会促使衰老的文明崩溃 / 群体心理学并不被大部分人所了解 / 对于立法者和政治家来说，群体亦有其重要性

若我们对那些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动荡事迹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事件并非是因为其波澜壮阔的场面而让人铭记和吃惊，它们仅仅是人类思想悄无声息的变化

所带来的后果之一。

以罗马帝国的兴衰和阿拉伯帝国的成立为例，这两件事并不是因为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者王朝覆灭而发生——这些仅仅是外因而已，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人民思想的深刻变化。但为何这些大事件只是偶尔发生呢？那是因为这些恢宏的历史只有在思想发生激荡的时候才可能被催生，不巧的是，人类的思维结构世代相传，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因素之一。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转型时期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宗教和政治的分离，社会信仰的毁灭；带来新兴思想生活方式、现代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宗教信仰，这是现如今文明的根源，而现代科学，这是我们即将迎来的未来。

目前的这个时代，宗教信仰虽然已经千疮百孔，但仍旧顽固地存在于人的观念当中，抵抗着新观念的形成，因此，



现阶段仍是一种群龙无首的转型时期。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很难断定这个时代会走向何种方向。同样，我们也不清楚到底何种观念会成为社会新的基础。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群体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不管社会未来是会以什么路线为基础，都会发挥一种持久的、强大的作用。群体的拥护者会不断增加，其声势会越来越壮大，群体的力量最终将在这个社会上所向无敌。为何如此肯定？因为我们的信仰正在不断崩塌，所有以往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权威资源都在不断被革命摧毁，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的力量便成了支撑人们的唯一支柱。故而，接下来的这个时代，的确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在一个世纪之前，各种事变还主要是因为欧洲各国传统政策的冲突和君主的对抗而引起。当时的民众没有任何地位，他们的声音永远无法传达给上层统治者。但在当今社会，人民只要联合起来，他们的意见就可以使君主们注意到，甚至使君主参考他们的意见行事。看，这就是群体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民族的未来再也不是仅仅被权贵

君王所控制，而是真真正正可以由民众参与创造。

在我看来，群众开始介入甚至逐渐成为统治阶层，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在这个转型时期，大部分人可能将实行普选视为最引人注目的大事件。但普选并没有造成预想中的影响，因此这并不能作为政治权力开始转移的标志。群众力量壮大得无声无息，他们先是由于某种观念的一致性结成一个利益相同的社团——这些利益可能会超出法律的界限，但却始终局限于他们自己的领域之内——并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通过这种力量影响政策制定。比如，各种群众联合会已经迫使许多高贵的政权在他们面前俯首帖耳；工会开始无视现存的经济规律，试图让劳动和工资无限度地符合他们的利益；群众甚至开始剥夺议员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他们打入议会内部，让政府成为表达他们利益的传声筒。

随着群众力量的增强，他们的目标也越来越明确。但这种目标却有些令人生畏，他们似乎想要摧毁现在的这个社会，回归到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状态中，即使这种共



产主义只能存在于文明发展之前。他们希望把工作时间控制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希望把矿场、土地、铁路、工厂全部国有化，将最终产品全部平分，他们甚至希望彻底摧毁等级制度，使所谓的上层阶级消失在这个世界中。

群众不擅长分析事件，但是他们却冲动急躁。他们因着组织的数量而感觉战无不胜。因此，虽然群体是一股新兴力量，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像原先人们奉为经典的教条一般，拥有一种强硬武断的力量，进而逐步取代君主的权力。

群众的力量正在逐步使教会、神祇这些原先主宰社会思想的因素失效。而某些作家对于这种新兴力量却感到空前的恐慌，因为他们思想狭隘，观点迂腐，总是保持着怀疑主义与自我利益至上的原则。同时也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中产阶级息息相关，他们开始心怀忏悔地向过去被他们轻视过的罗马教会求助，他们大谈特谈科学的没落，同时提醒公众所谓的真理的教诲。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已经为时晚矣。群众的头脑已经被新的观念占领，他们不再在意这些新出现的宗教

信仰者所关注的焦点，他们已经将从前被众人膜拜的诸神抛弃甚至毁灭。就像没有力量能够使奔腾的江河逆流而行一般，已经在群众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信仰不可能再被消除，不论是人还是神都不能。

科学虽然没有没落，但是它却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政府境地。虽然现存的新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这种状态中产生的，但是这种势力与科学技术却完全没有关系。科学太过于理智了，它只能为我们带来真理，或者是自然界的各种知识，却从不能影响我们的喜怒哀乐，更无法为我们带来和平和幸福。科学是我们生活中所必需的要素，离开了科学，我们便无法恢复那些被它摧毁的幻觉。

群体势力在不断增强，这是所有国家不约而同发出的一种暗号。虽然我们单方面地认为群体增长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这种势力以它不断强大的影响力迫使我们接受它的存在。一切抗拒它的理论都是劳而无功的，根本无法付诸实践。这种群体力量的发展有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终阶段，西方文明可能倒退到混乱的无政府时代，而想进入一个



新生社会，这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前奏。那么，这种结果能够被阻止吗？

历史进程向我们证明，群众的任务一直很明确，那就是将一个已衰落的文明彻底摧毁。从文明的兴衰史看，当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逐渐失效时，野蛮群体就会一拥而上完成它的最终解体。开始于少数知识贵族的文明，最终会毁灭在群体手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称他们为野蛮人。群体凭借着强大的破坏力，将一切社会最终带回到野蛮阶段。他们无法创造法律规章，也无法摆脱本能的控制进行理性的思考，更无法进行长远的规划，他们无法带动社会进入文明的高级阶段。群体只是像细菌一般，每当社会进入垂危阶段时，它的作用才分外明显，它会加快社会分解的速度，最终倾覆文明。因此，群众的使命在社会摇摇欲坠时才格外清晰，并且，他们此时除了人多势众的原则再也不信奉其他的历史法则。

这种命运也是我们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吗？这种想法有一定理由，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够做出一个完全确定的

判断。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势必会在群体面前低头，否则我们迟早会被目光短浅的群体当成一种障碍而被清除。

虽然这些群体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它与心理研究专家的生活的交集屈指可数，有些专家甚至对其视而不见，因此，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认知有限。而现在，某些心理学家竟认为只能通过犯罪群体来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但事实上，犯罪群体仅仅是群体中很小一部分，舍生取义的英雄和其他类型的群体也是存在的。就像罪犯也是有善良的一面一样，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曾经的罪行来描述一个人。因此，企图通过犯罪群体来了解整个群体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

既然心理学家对群体的认知方向错误了，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可以真正了解甚至支配群体的人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世界上缔造宗教和帝国的伟人，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政治家，传播信仰的使徒，甚至像一伙人里的小头目这



样的平庸之人，他们都在不自觉地超越了研究群体的心理学家，他们对群体性格有着一种本能认知，这种本能促使他们对群体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从而轻而易举地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

拿破仑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胜利也许就源于此，但是拿破仑对于群众心理的掌控仅限于本民族，对于另一些种族他则一无所知。因此，他在对西班牙以及俄罗斯的征讨中大败而归，甚至最终将自己逼入了绝境。有了这种前车之鉴，对于那些不想再在群体中起到绝对领导作用（这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只希望不要完全沦为群体傀儡的政治家们来说，学习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课。

只要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就能明白群体对于法律和制度是多么蔑视，也能理解群体为何只能接受别人通过暗示强加于他们的想法。群体是摇摆易变的，若想要控制他们，传统的纯粹平等学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只有那些能够诱惑到他们的暗示才起作用。下面我们以税收为例来分析一下群体的这种特性。立法者在考虑税制问题的时候，

永远不会采用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因为群众不会接受这种所谓的“公正”。在他们眼中，只有那些有些模糊但又看起来不会造成过大负担的税制才是可以容忍的。因此，不管间接税实际数额有多高，群体总是乐意接受的。在这种税制下，群众支付的税金都是分散的，人们对于这种零星的税金并没有多大感觉，他们的日常习惯没有被打乱。但是比例税则不同，它会使群众一次性交出一大笔钱，即使这个数目比间接税累计的负担要小上十分之九，人们也不会接受这种刺激他们的税制。间接税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经济手段，若没有长远的目光是不会想出这种方式的。而群众，他们显然被局限在自己狭窄的眼界内，最终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当然，这个简单的例子没有逃过拿破仑的观察。但是他作为一个立法者对群体的心理一无所知，因此他不能理解为何群众放弃实惠的比例税而选择间接税。他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情之后，仍没有认识到群众并非总是能理性思考的。



群体心理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这门科学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量历史事件和经济现象，这些现象在不了解这门心理学的人看来完全是不可理解的。我将可以证明，即使是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①，他因为缺乏对群体稟性的了解，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些事件的理解也是有局限的。他仅仅将自然科学家的法则作为研究参考，而忽视了那些现象中几乎不存在的道德因素。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群众心理这种道德因素才是历史真正的主脉。

因此，从实践角度看，群体的心理学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就算只是因为好奇心，我们也应该对其密切注意。破译人们的群体行为的原因，其趣味性并不亚于鉴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当然，我们目前对于群体特性的研究仅仅是皮毛而已，这只是对我们研究的简单概括。也许我们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观点，但对这些观点不要期望太高，这些观点不

① 泰纳（1828—1893），19 世纪法国最杰出思想家之一，因为普法战争的失败，对于法国社会和政治制度曾做过深刻反思，主要著作有《论知识》《艺术哲学》《当代法国的起源》等。——译注

过是一片刚开垦的处女地的表层而已，它们还需要别人进行更加完善的补充。



导 言 群体的时代	001
第一卷 群体心理	013
一、群体的一般特征	013
二、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027
三、群体的观念、理性以及想象力	056
四、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070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080
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080
二、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107

三、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122
四、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152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171
一、群体的分类	171
二、名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176
三、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183
四、选民群体	194
五、议会	208
译名对照表	233

导 言

群体的时代

提要：当下时代的发展 / 民族思想的不断演变导致文明出现了极大的变革 / 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依赖 / 欧洲的传统政策被改变 / 民众崛起的过程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 / 群体力量会产生何等结果 / 群体只能起到破坏的作用 / 群体会促使衰老的文明崩溃 / 群体心理学并不被大部分人所了解 / 对于立法者和政治家来说，群体亦有其重要性

若我们对那些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动荡事迹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事件并非是因为其波澜壮阔的场面而让人铭记和吃惊，它们仅仅是人类思想悄无声息的变化

所带来的后果之一。

以罗马帝国的兴衰和阿拉伯帝国的成立为例，这两件事并不是因为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者王朝覆灭而发生——这些仅仅是外因而已，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人民思想的深刻变化。但为何这些大事件只是偶尔发生呢？那是因为这些恢宏的历史只有在思想发生激荡的时候才可能被催生，不巧的是，人类的思维结构世代相传，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因素之一。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转型时期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宗教和政治的分离，社会信仰的毁灭；带来新兴思想生活方式、现代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宗教信仰，这是现如今文明的根源，而现代科学，这是我们即将迎来的未来。

目前的这个时代，宗教信仰虽然已经千疮百孔，但仍旧顽固地存在于人的观念当中，抵抗着新观念的形成，因此，



现阶段仍是一种群龙无首的转型时期。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很难断定这个时代会走向何种方向。同样，我们也不清楚到底何种观念会成为社会新的基础。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群体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不管社会未来是会以什么路线为基础，都会发挥一种持久的、强大的作用。群体的拥护者会不断增加，其声势会越来越壮大，群体的力量最终将在这个社会上所向无敌。为何如此肯定？因为我们的信仰正在不断崩塌，所有以往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权威资源都在不断被革命摧毁，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的力量便成了支撑人们的唯一支柱。故而，接下来的这个时代，的确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在一个世纪之前，各种事变还主要是因为欧洲各国传统政策的冲突和君主的对抗而引起。当时的民众没有任何地位，他们的声音永远无法传达给上层统治者。但在当今社会，人民只要联合起来，他们的意见就可以使君主们注意到，甚至使君主参考他们的意见行事。看，这就是群体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民族的未来再也不是仅仅被权贵

君王所控制，而是真真正正可以由民众参与创造。

在我看来，群众开始介入甚至逐渐成为统治阶层，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在这个转型时期，大部分人可能将实行普选视为最引人注目的大事件。但普选并没有造成预想中的影响，因此这并不能作为政治权力开始转移的标志。群众力量壮大得无声无息，他们先是由于某种观念的一致性结成一个利益相同的社团——这些利益可能会超出法律的界限，但却始终局限于他们自己的领域之内——并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通过这种力量影响政策制定。比如，各种群众联合会已经迫使许多高贵的政权在他们面前俯首帖耳；工会开始无视现存的经济规律，试图让劳动和工资无限度地符合他们的利益；群众甚至开始剥夺议员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他们打入议会内部，让政府成为表达他们利益的传声筒。

随着群众力量的增强，他们的目标也越来越明确。但这种目标却有些令人生畏，他们似乎想要摧毁现在的这个社会，回归到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状态中，即使这种共



产主义只能存在于文明发展之前。他们希望把工作时间控制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希望把矿场、土地、铁路、工厂全部国有化，将最终产品全部平分，他们甚至希望彻底摧毁等级制度，使所谓的上层阶级消失在这个世界中。

群众不擅长分析事件，但是他们却冲动急躁。他们因着组织的数量而感觉战无不胜。因此，虽然群体是一股新兴力量，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像原先人们奉为经典的教条一般，拥有一种强硬武断的力量，进而逐步取代君主的权力。

群众的力量正在逐步使教会、神祇这些原先主宰社会思想的因素失效。而某些作家对于这种新兴力量却感到空前的恐慌，因为他们思想狭隘，观点迂腐，总是保持着怀疑主义与自我利益至上的原则。同时也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中产阶级息息相关，他们开始心怀忏悔地向过去被他们轻视过的罗马教会求助，他们大谈特谈科学的没落，同时提醒公众所谓的真理的教诲。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已经为时晚矣。群众的头脑已经被新的观念占领，他们不再在意这些新出现的宗教

信仰者所关注的焦点，他们已经将从前被众人膜拜的诸神抛弃甚至毁灭。就像没有力量能够使奔腾的江河逆流而行一般，已经在群众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信仰不可能再被消除，不论是人还是神都不能。

科学虽然没有没落，但是它却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政府境地。虽然现存的新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这种状态中产生的，但是这种势力与科学技术却完全没有关系。科学太过于理智了，它只能为我们带来真理，或者是自然界的各种知识，却从不能影响我们的喜怒哀乐，更无法为我们带来和平和幸福。科学是我们生活中所必需的要素，离开了科学，我们便无法恢复那些被它摧毁的幻觉。

群体势力在不断增强，这是所有国家不约而同发出的一种暗号。虽然我们单方面地认为群体增长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这种势力以它不断强大的影响力迫使我们接受它的存在。一切抗拒它的理论都是劳而无功的，根本无法付诸实践。这种群体力量的发展有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终阶段，西方文明可能倒退到混乱的无政府时代，而想进入一个



新生社会，这个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前奏。那么，这种结果能够被阻止吗？

历史进程向我们证明，群众的任务一直很明确，那就是将一个已衰落的文明彻底摧毁。从文明的兴衰史看，当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逐渐失效时，野蛮群体就会一拥而上完成它的最终解体。开始于少数知识贵族的文明，最终会毁灭在群体手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称他们为野蛮人。群体凭借着强大的破坏力，将一切社会最终带回到野蛮阶段。他们无法创造法律规章，也无法摆脱本能的控制进行理性的思考，更无法进行长远的规划，他们无法带动社会进入文明的高级阶段。群体只是像细菌一般，每当社会进入垂危阶段时，它的作用才分外明显，它会加快社会分解的速度，最终倾覆文明。因此，群众的使命在社会摇摇欲坠时才格外清晰，并且，他们此时除了人多势众的原则再也不信奉其他的历史法则。

这种命运也是我们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吗？这种想法有一定理由，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够做出一个完全确定的

判断。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势必会在群体面前低头，否则我们迟早会被目光短浅的群体当成一种障碍而被清除。

虽然这些群体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它与心理研究专家的生活的交集屈指可数，有些专家甚至对其视而不见，因此，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认知有限。而现在，某些心理学家竟认为只能通过犯罪群体来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但事实上，犯罪群体仅仅是群体中很小一部分，舍生取义的英雄和其他类型的群体也是存在的。就像罪犯也是有善良的一面一样，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曾经的罪行来描述一个人。因此，企图通过犯罪群体来了解整个群体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

既然心理学家对群体的认知方向错误了，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可以真正了解甚至支配群体的人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世界上缔造宗教和帝国的伟人，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政治家，传播信仰的使徒，甚至像一伙人里的小头目这



样的平庸之人，他们都在不自觉地超越了研究群体的心理学家，他们对群体性格有着一种本能认知，这种本能促使他们对群体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从而轻而易举地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

拿破仑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胜利也许就源于此，但是拿破仑对于群众心理的掌控仅限于本民族，对于另一些种族他则一无所知。因此，他在对西班牙以及俄罗斯的征讨中大败而归，甚至最终将自己逼入了绝境。有了这种前车之鉴，对于那些不想再在群体中起到绝对领导作用（这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只希望不要完全沦为群体傀儡的政治家们来说，学习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课。

只要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就能明白群体对于法律和制度是多么蔑视，也能理解群体为何只能接受别人通过暗示强加于他们的想法。群体是摇摆易变的，若想要控制他们，传统的纯粹平等学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只有那些能够诱惑到他们的暗示才起作用。下面我们以税收为例来分析一下群体的这种特性。立法者在考虑税制问题的时候，

永远不会采用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因为群众不会接受这种所谓的“公正”。在他们眼中，只有那些有些模糊但又看起来不会造成过大负担的税制才是可以容忍的。因此，不管间接税实际数额有多高，群体总是乐意接受的。在这种税制下，群众支付的税金都是分散的，人们对于这种零星的税金并没有多大感觉，他们的日常习惯没有被打乱。但是比例税则不同，它会使群众一次性交出一大笔钱，即使这个数目比间接税累计的负担要小上十分之九，人们也不会接受这种刺激他们的税制。间接税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经济手段，若没有长远的目光是不会想出这种方式的。而群众，他们显然被局限在自己狭窄的眼界内，最终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当然，这个简单的例子没有逃过拿破仑的观察。但是他作为一个立法者对群体的心理一无所知，因此他不能理解为何群众放弃实惠的比例税而选择间接税。他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情之后，仍没有认识到群众并非总是能理性思考的。



群体心理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这门科学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量历史事件和经济现象，这些现象在不了解这门心理学的人看来完全是不可理解的。我将可以证明，即使是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①，他因为缺乏对群体稟性的了解，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些事件的理解也是有局限的。他仅仅将自然科学家的法则作为研究参考，而忽视了那些现象中几乎不存在的道德因素。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群众心理这种道德因素才是历史真正的主脉。

因此，从实践角度看，群体的心理学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就算只是因为好奇心，我们也应该对其密切注意。破译人们的群体行为的原因，其趣味性并不亚于鉴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当然，我们目前对于群体特性的研究仅仅是皮毛而已，这只是对我们研究的简单概括。也许我们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观点，但对这些观点不要期望太高，这些观点不

^① 泰纳(1828—1893)，19世纪法国最杰出思想家之一，因为普法战争的失败，对于法国社会和政治制度曾做过深刻反思，主要著作有《论知识》《艺术哲学》《当代法国的起源》等。——译注

过是一片刚开垦的处女地的表层而已，它们还需要别人进行更加完善的补充。

第一卷

群体心理

一、群体的一般特征

提要：群体组成从心理层面如何看 / 无数的个体汇聚到一起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群体 / 群体心理的特点 / 群体中单独个体原有的思想观念更新发生变化以及他们自身鲜明个性的不复存在 / 群体意识取决于一些潜在意识 / 头脑灵活度的不复存在以及脊髓活动占据优势 / 智商的降低以及个人感情翻天覆地的改变 / 这种被彻底颠覆的感情，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让群体的个人感情越来越好，要么就越来越差劲 / 群体容易走向见义勇为，也容易走向犯罪的深渊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ū Ĥē Zhī Zhōng

从最普通的层面上来讲，“群体”的含义指很多个体汇聚到一起，不管他们民族如何、职业如何、性别所属，也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聚集到一起。可是从心理学层面来讲，“群体”所包含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而且只有当这些条件具备时，某个群体才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和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特点不同，它的特点是独树一帜的。汇聚到一起的一群人，他们原有的个性都不复存在了，自觉将个人思绪都集中到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形成我们所说的群体心理。很显然，这种心理只是某一阶段、某一时刻的，可是它所具备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这群人共同进入某种情境，因为现在说法还没有统一，我们暂且称之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体，或者换个更加可靠的说法，称之为心理群体，它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在群体特有意识的支配下活动。

不用我多说，如果一群人偶然发现他们共同聚集于某个地方，仅仅这个现实情况，并不能称他们具有组织群体化的特点。就算数以千计的人共同来到某个公开场合，因为没有



一个共同的目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他们也不能称为一个群体。只有当某些前提条件真正发挥作用时，我们才可以对它们的属性进行界定，那样才能真正拥有群体的特点。

组织化群体的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鲜明的个性不复存在，然后思绪都飘向同一个地方，可是这并不需要一些个体同一时刻出现在同一地点。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譬如某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因素的作用下，数以万计的人产生某个共同的心理特征。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意外的发生，就有可能让他们迅速聚拢到一块，形成群体行为才具有的共性。某些情况下，不到十个人汇聚到一起，可以组成一个心理群体，可是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到一起，却达不到这个效果。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尽管我们很难看到整个民族都汇聚到一起，可是在有某些特定因素影响时，它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形成以后，它自然就有一些符合当前状态的而且又非常明显的特点。除开这些共性特点以外，它还具有一些顺带的特点，表现出来的外在特点会因为构成群体的人有

差异，进而造成它的思想境界也会出现不同。所以，对心理群体的分类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当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层次剖析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群体如果组成成分各不相同，我们称之为异质性群体，另外一个群体基本上组成成分一样，像宗教、阶级形成的群体，我们称之为同质性群体，二者具备一些共同特点，除此以外它们会有各自鲜明的特色，这才让人们将这两者更好地区别开来。

可是在对不同种类的群体进行深层次剖析以前，我们先来对它们所具有的共性进行研究。我们会像自然科学工作者那样，潜心钻研此项工作，他们的惯性是先对一个整体所有成员的共同特点进行总结，然后再分门别类地对这个整体中所包括的不同种类的特点进行详细分析。

对群体所具有的心理进行表述时，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准确，原因有二：一是构成群体的这个组织会在民族和组成方式上有差异；二是群体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因素会有属性和程度上的差异。可是，在对个体心理学进行研究时，往往也会面临一样的困境。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个秉性，



这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小说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个体所成长的环境固定不变，他的个性才会一直不变。在其他作品中，我也曾经明确提出过，所有精神世界的组成都涵盖了多种性格，如果外界环境发生改变，性格也会因此发生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国民公会中最粗暴的成员，你完全想象不出之前都是一些温顺善良的好公民。在平和条件下，他们表现的是自己善良、公正的一面。等到风平浪静时，他们的性格又回复到了以前，变成温顺的好公民。也正是在他们中间，拿破仑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国。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表现程度不同的群体做整体分析，所以我们只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已经达到组织化这个程度的群体。这样我们可以观察到群体未来的变化样子，而不是它固守成规的样子。只有达到一个相对高级的组织化程度，原本属性不变的群体的主要特点才会具有更多新特性。到这时，群体的所有情绪所展现出来的改变，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只有达到此类情形，我之前所描述的群体灵魂的高度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能真正起作用。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a He Zhi Zhong

群体的某些心理特征，有些是与孤立的个人有一定的共通之处的，但另一些则完全是群体所特有的，绝不会出现在孤立的个人身上。把这些特征作为我们研究中的首要任务，这足以体现它们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群体所体现出的最惊人的特点。一个群体，不管是由什么人构成，不管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有多么不同，不管他们性格和智商的差异有多大，都会促使这些群体中的成员获得一种共性——集体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与他们是一个孤立个体时截然不同。若非处于一个群体当中，某些观念或者情感根本不会产生，即便产生也不可能付诸实践。心理群体是由异质成分构成的暂时现象，当大量的成分聚集在一起时，就像是一群完全不同的细胞组成一个新的生命体，这个新生个体会表现出与单个细胞大不相同的特点。

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认为，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存在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其平均值。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这种新物质的特性完全不同于构成它的那些物质，就像



某些化学元素——以碱和酸为例——反应后会形成一种全新的物质，这种物质完全不同于碱和酸。

群体中的个人与孤立的个人迥然不同，想要证明这点是很容易的，但困难的是找出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若要究其原因，首先必须牢记现代心理学的一条真理：无意识现象在有机体的生活，甚至智力活动中都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与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无意识动机很难被发觉，即便是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也只能窥见一点点无意识动机在人们行为中留下的痕迹。所有有意识的行为，都只是基因影响下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构成了这个深层结构，从而形成了一个种族的先天特性。我们也许可以对某些行为做出解释，但是在这些解释背后，还隐藏着许多我们没有说出来的真正缘由。那认识到这些缘由就够了吗？不，在这之后，甚至还存在一些连我们自己都一无所知的神秘因素。而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行为，都是由这些隐蔽动机所主导的。

所有的这些无意识因素构成了一个种族的先天秉性，种族中的个人在这种秉性上是非常相似的。而这些个人之所以彼此不同，是因为那些性格中有意识的方面——比如教育。但教育绝非是个人特质的决定性因素，真正起作用的是独特的遗传条件。人与人之间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智商差异——这也许是差异最大的地方，但是同一种族的个人却在本能和情感上非常相似。尤其在涉及诸如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情感领域时，最杰出的天才也不见得能比凡夫俗子高明。一个数学家和他的鞋匠的智商可是有着天壤之别，但是若仔细观察，你也许会发现他们在性格方面的差异小得几乎令人难以发觉。

由此可见，同一种族的人都有一种普遍的性格特征，天才也不一定在这方面表现得超凡脱俗，而支配这些特征的正是我们的无意识因素，大部分种族中的普通人都在同等程度上具有这种特性。在我看来，群体中的共同属性正是由这种普遍特性演化而成。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突出才能被削弱，他们的个性也被淹没在群体中，大部分异类都被集体同



化，最终无意识的品质主导了群体行为。

群体一般只有非常普通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群体不能完成需要高智力的工作。从表面上来看，各路杰出人士组成的会议可以做出更为符合普遍利益的决定，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也许一群蠢人所采纳的决定并不会比专家们差。这就是群体，再高明的专业人士也只能受困其中，以致只能用与平凡人无异的才智去处理有关工作。总结下来我们可以说，群体所带来的只有愚蠢，而并非是无尽的智慧。若将“整个世界”定义为一种群体，那么就要颠覆我们原来的认知了：跟整个世界比起来，还是伏尔泰更为聪明一些。

前文我们曾经说过，群体会表现出与组成它的成分迥然不同的新特性，但若是群体仅仅是集中了个人共同分享的寻常品质，这些新特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便是我们下面要致力研究的问题。

有很多原因对这些为群体所独有，而没有体现在孤立的个人身上的特点起着决定作用。首先，群体的数量众多，这

种数量会赋予个人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从而激发出人本能的欲望。群体会消除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个人在群体中不必对自己的欲望加以限制，亦不必对此承担任何责任，他们仅仅是顶着群体名号的无名氏，这便使个人很难约束自己的欲望。

其次，传染，这种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群体的特点和群体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这当然是一种确实存在的现象，我们可以很容易确定，但是要将其解释清楚却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不妨将它作为一种催眠方法看待，并对此做一些简单的研究。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极其强大的传染性，这会使个人产生一种与他本性非常对立的倾向——随时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若非是群体的一员，我们很少在个人身上看到这种能力。

最后，这种传染会造成群体极易接受暗示，而这是我们即将谈到的决定群体特点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个方面，群体与孤立的个人的表现完全相反。



若想揭开这种现象背后的秘密，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心理学上的发现。现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人并非能完全地控制自己，通过某些过程，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自我意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会对那些导致自己丧失人格意识的暗示力量唯命是从，甚至违反自己的性格和习惯，做出平常绝对不可能有的举动。通过最细致的观察，心理学家已经证实，一个人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之后，在群体的催眠影响或是其他一些我们无从得知的因素的影响下，就会进入这种特殊状态。就像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那种无意识的梦幻状态一般，他的大脑活动被抑制，仅能听命于脊椎神经的刺激，失去了意志和辨别力的他最后沦为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个无意识活动的奴隶。他的有意识人格消失无踪，一切思想和感情全部听命于催眠师的指令。

总体来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正是处于这种催眠状态之下。他们无法辨别自己的行为，就像被催眠的人一般。他们丧失了理智和自我控制能力，但是其他的某些能力却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强化。群体中的人会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因为

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这种群体所带来的冲动，连催眠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暗示对于群体中的每个人会起到相同程度的影响作用，而在群体传染的影响下，这种暗示会被传递得越来越强大，直到冲破人的理智。在群体中也许会有一些想要逆流而上的人，他们具有强大的个人意志，足以抵制那些暗示，但是数量上的绝对劣势使他们在群体中根本无法起到任何作用。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根据不同的暗示去改弦易辙。所以，群体最血腥的暴行可能不会因严厉的警告而停下，却会因为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被消弭于无形。

现在我们先来总结一下，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起到绝对的控制作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作用下，思想和感情会逐渐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暗示的观念会使人产生即刻将其转化为行动的冲动。当一个人表现出这种特征时，他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有着明确性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自己了，他变成了一个玩偶，一个无法支配自己意志的玩偶。



再进一步说，这个人现在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已经被有机群体同化，以致在文明的阶梯上走上了倒退的道路。当这个人处于孤立状态时，他的意志还可以控制他的行为，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也许是有教养的，但当他融入一个群体之后，他却变成了一个只受本能支配的动物。这样的他与野蛮人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他会身不由己，会表现得残暴并狂热，会像原始人一样充满着热情和英雄主义。若他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绝不会放任自己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但他处在这个群体之中，于是他只好像一个原始人一样，失去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放任自己被本能控制。群体中的人会无法控制地做出违背他个人利益和违反他的习惯的举动，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只能像那众多沙砾中的一颗，被风吹向任何一个地方。

看了以上这些分析，我们就不会再惊诧于陪审团会做出与陪审员意志不相符的决定，亦不会震惊于议会实施着议员个人反对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作为个人来说都是举止温和、性格开明的公民。但是当他

们作为一个群体出现时，却毫不犹豫地以最野蛮的提议所命令，残忍地杀害那些清白无辜的人。他们甚至会违背自己的利益，放弃那些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的团体内部自相残杀。

群体中的个人与他本人在行动上的天壤之别不是突然形成的，在他完全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而彻底，以至于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开始挥霍无度，让坚定的怀疑论者变成最虔诚的信徒，促使一个奉公守法的善良人民去犯下烧杀抢掠的恶行，甚至激发一个懦夫身上的勇气让他成为豪气冲天的英雄。也许最能印证这一点的例子，还是法国 1789 年 8 月 4 日的那个夜晚。那天，法国贵族群情激奋，他们毅然决然地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做出了在单独思考时绝不可能出现的举动。

经过上述讨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群体在智力上远不如孤立的个人；群体显然比个人有着更强的行动力，但其表现极不稳定，这种表现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的



性质。若仅仅从犯罪角度来研究群体，那我们永远无法抓住要点。需要注意的是，群体不仅仅是犯罪群体，他们同样满怀英雄主义观念，他们会为了一种教义或者信仰的胜利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也会为了赢得满载的荣誉而赴汤蹈火上天入地。这是孤立的个人所无法做到的。

在十字军时代，群体的力量促使他们在几乎粮草和装备为零的状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而在 1793 年，他们同样会付出一切去保卫自己的祖国。虽然这种英雄主义式的行为是在无意识成分推动下完成的，但历史正是由这种英雄主义创造和推动的，不是吗？人民不可能总是以理智而冷酷的形式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真正留在史册上的，大多是这些英雄主义的举动。

二、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提要：（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群体会被所有的刺激因素所支配，并且其反应会随着刺激因素的不同而不断变化 / 群体没有做长远计划的能力，他们不会深思熟虑 / 种

族对于群体特性有一定影响 // (2) 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群体会被暗示所控制，并不知不觉中将头脑中的幻觉当作现

实 / 幻觉对群体中所有人有相同影响的原因 / 群体中有教养

的人不会比无知的人更优秀 / 幻觉支配群体中个人的实例 /

史学著作并不具有我们所想象那样大的价值 // (3) 群体情

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中不存在怀疑和模糊的概念 / 群体的

感情总是趋向一个极端 // (4) 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群

体形成这些感情的原因 / 群体在强权面前的屈服 / 群体也许

会进行一时的革命，但是这不会改变他们极端保守的本性 /

群体的保守本能使他们对变化和进步有着强烈的敌视 // (5)

群体的道德。群体道德与个人品质相比时而高尚时而低劣，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与举例 / 群体不受利益的支配 / 群体道德

有一种净化作用

对于群体的主要特征进行了上述概括后，我们将对这些特点进行进一步的细节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群体的一些特点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野蛮人、妇女和儿童总是表现出冲



动、急躁、缺乏理性和判断力、不具有批判精神甚至经常夸大感情等特征。不过这一点并不在本书的论证范围之内，因为这对于熟悉原始人的人来说简直不值一提，而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恐怕难以相信。

下面，让我们来按部就班地分析一下这些体现在大部分群体中的特点吧。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经过研究，我们曾得出这种结论：群体的基本特点之一表现为它的行为几乎完全被无意识动机所支配。换句话说，群体行为并非是一种经由大脑理性思考后的行为，而是在脊椎神经刺激下产生的一种本能行为。从这个方面来看，群体与原始人确实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同样冲动、易变并且急躁。在表面上，群体行为可以说是十分完美，但这种完美与大脑完全没有关系。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是在受到外界刺激后本能地产生反应，就好像“膝跳反射”一般。但这仅仅是神经作用，而无关思考层面。群体只是受到一切外界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的刺激因素的控制，并产生不同的行为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群体不过是刺激因素的奴隶而已。而孤立的个人则不同，他们虽然也会受到刺激因素的影响产生一些冲动，但这时他们的大脑会立即警告他：“这种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然后，他们便得以约束自己不受这种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心理学这样表述这种行为：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不然。

群体服从的冲动会随着外界刺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诸如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懦弱的。虽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这些冲动都会趋向一种极端的强烈。因此对于群体来说，不要说个人利益，就是生命也无法与这些本能的冲动相提并论。群体总是冲动易变的，这是因为影响群体的刺激数不胜数，而群体总是屈从于这种刺激产生的冲动。为何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它在转眼之间就从极端血腥狂暴的状态变为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为何它可以同时成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和慷慨就义的大英雄？其原因就在于此。若想要更深刻地了解群体的这种冲动易变性，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英雄主义



时代，那个时候的人在起义中从不吝惜自己的生命。记得不久前那位突然名声大噪的布朗热将军吗？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上万追随者，只要他一声令下，这些人就可以为他牺牲一切，包括生命。这就是群体，为了某一种信仰的胜利不惜血流成河。

由此可见，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他们易于被最为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又如同木偶一般受到当前刺激因素的摆布。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被不同刺激所产生的气流吹着向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回到自己最原本的状态。此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关于革命群体的研究，并举例说明他们的感情起伏是多么强烈。

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得群体难以统治，尤其当公共权力落到他们手里时。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民主的持久便几乎成了奢望。此外，由于群体没有做长远规划的能力，注定他们各种狂乱的愿望形成后很快就会被群体丢弃，无法持久。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之所以说群体与野蛮人相似，还有一个原因：群体同样不承认实现愿望途中所出现的各种障碍。他们认为自己数量上的强大使得任何障碍都不足以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没有理解这种障碍的能力。举个例子，孤身一人的时候，你会选择去焚烧宫殿或者洗劫商店吗？显然不会，因为你知道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情，即使你想这样做也会先考虑这样做的成功率以及后果，这就使你抵制了诱惑。但是当你处于群体中呢？你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你的力量，这足以使你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付诸行动。在人类机体产生的狂热激情下，任何障碍都会被群体的狂暴推倒。群体在愿望无法实现的状态下，会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激愤状态，想要踏平一切横在他们面前的阻碍，而这种激愤状态才被认为是他们的正常状态。

所有的群体都是急躁、冲动和多变的，但是不同群体的程度却明显不同，这是因为群体还受种族的基本特点所影响，例如拉丁民族和大不列颠民族就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请看一次法国历史上的事件：25 年前的一场可怕的战争^①起源竟然只是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在法国公众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促使他们愤怒地向别国宣战，但其内容据说仅仅是某位大使受到了侮辱。而几年后，关于凉山的一次无关紧要的失败的电文再次在人民中引起轩然大波，法国政府因此而倒台，法国人的情绪化可见一斑。而反观英国，他们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惨败在英国并未引起过多情绪，甚至没有解雇有关大臣，这便是种族特点所带来的群体情绪差别。不管是哪里的群体，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女人气，但拉丁民族的女人气无疑是最为明显的。那些取得他们信赖的人，命运大多会出现不可思议的转折。但这种过于情绪化的做法，就像在悬崖边上散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摔得万劫不复。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前文我们在对群体下定义时曾经说过，其普遍特征之一就是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暗示。同时，我们还提到过暗示的传染性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便是群体感情向

^① 指 1870 年的普法战争。——译注

某个方向迅速转变的原因。群体总是在期待别人的注意，无论我们多么不重视这一点，因此，群体总是会轻易地被暗示和影响。最初一个小小的暗示，在经过了众口相传之后会很快成为群体中的共识，群体的感情会形成一种一致的倾向性，最后被催化成一个既成事实。

就像所有受到暗示影响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进入大脑的念头很轻松地就会变成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不顾一切地去执行。这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再也不会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更可能采取与之对立的行动。

就这样，群体变成了没有任何意识的东西，它特别钟情于非理性的事情，也会听从所谓的暗示，没有任何判断能力和辨别理性，就只剩下极端的轻信和盲从。在群体中间，只可能的东西才可能存在，如果要对那种纯属编造和杜撰神话故事的能力有所认知，那就要对此深信不疑，并牢牢记住。



群体通过形象进行思维，而形象本身也会马上引发与之毫无关联的一系列新的形象。就这样，产生了一些可以很容易在群体中传播的神话。然而这种神话不仅仅是极端的轻信造成的，还跟那些想象中的胡乱曲解和肆意猜测有关。那些在巴黎遭受围困的人们可以看到许多群体轻信的真实事例，比如人们会把楼顶上的一线烛光看作是向围攻者发出的信号，但是只要稍加思索就会知道，数里之外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烛光的。

即使在那些群体中堂而皇之所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经过一番曲解就会马上变得面目全非。只要我们想象一下，那些在我们头脑中因为想到的一些事情而出现的幻觉，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形象的产生与我们思维的潜在关联。然而，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毫无关系，只是群体并没有看到这个事实，把一些所谓的歪曲影像不加辨别地与事实相混淆。虽然我们知道这种影像与真实存在的事实之间并没有直接或明显的关系，但是我们头脑中非要把它当作现实存在的东西，不分主观和客观地混为一谈，最后造成事情的发展与原定的预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期背道而驰。在群体中，因为各种歪曲的假象在个体中互相传染，所以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心态是完全一致的，尽管这种对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且各个个体的传播方式不尽相同。

群体中某个个体从第一次开始歪曲真相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他传染性暗示的过程。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出现了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之前，他们之中的某个人一定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然后开始了相互传染的过程。最终在这种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无形推动下，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立刻被所有人接受。

在人类历史中，很多被千万人观察到的假象就是一种群体性的集体幻觉的产生，它似乎一开始就被公认，一直流传到现在，变成了亘古不变的定理。

这种集体失聪现象与群体中的个人的智力和品质的差别毫无关系。不管是博学之士还是十足的白痴，一旦他们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便毫无例外地失去了辨别真假的观察能力。



这个说法似乎还不足以令人完全相信，但是若想完全消除人们心中的种种疑虑，就算凭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实证及分析，写成好几本系统全面的书，也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但我并不想令读者觉得这些论点是靠不住的或是没有得到实证的混乱猜疑，因此我有必要从无数可以引用的实例中随便挑选出来几个例子来阐述我的观点。

下面要介绍的这个经典案例，就是群体性幻觉而让群体沦为牺牲品的最好实证。群体中的这些人，既有最愚蠢的人，也有最聪明的人。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偶尔提到了此事，《科学杂志》也曾引用报道过。

在外海游弋的护航舰“贝勒·波拉”号正在寻找在一场风暴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大白天，有一个值勤兵突然发现有一艘遇难船只的信号并指给其他的船员看，很多船员都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他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一只载满了人的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a He Zhi Zhong

木筏。殊不知这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的时候，船上的官兵仍然能看到和听到“一大群活着的人伸着手，夹杂着很多混乱的声音和歇斯底里的哀号”。但是在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失望地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之前那条木筏和一大群被困者的身影和哀号声已完全不见了踪影，这时他们才不得不承认刚才出现的那一幕是一种群体性的幻觉。

这个事例可以用来清楚地解释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首先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然后就是暗示，那个值勤兵发现的海上遇难船的信号。在这个信号在群体中相互传递以致传染的过程中，这一似是而非的暗示就能够被所有官兵接受，从而产生了集体幻觉事件。

群体中于是出现了这样荒诞的一幕，现实中存在的事情被无端歪曲，而无关的幻觉则笼罩了整个真相的原本面目。群体中的人并不需要很多，事实上仅仅几个人聚在一起就能成为一个群体，就算群体中都是聪明人，但是他们的聪明之



外的表现仍然脱离不了群体的特点。只要被群体同化，原本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所表现出的成熟的判断力和敏锐的洞察力都会荡然无存。最近出版的《心理学年鉴》刊登了关于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所提供的的一个案例，它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上一段中所提到的问题。达维先生把诸如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等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然后让他们审查物体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上标记，接着，达维先生在他们面前亲自演示精神现象即所谓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各自记录这些现象。最后他们得出了相同的报告和结论，即他们只能用超自然的方法获得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然而达维先生却意外地透露了一点，这种超自然的方法是并不存在的，只不过是简单的骗术在作祟而已。这篇文章的作者解释道：“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惊艳的地方并不是骗术本身的神奇，而是那些目击者所提供的极端虚假的报告。”他接着说，“显然，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如此简单，但是人们对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不免感到有些惊讶。显然，众多目击者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假如这些关系被认为是正确无误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视为骗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a He Zhi Zhong

术。他能够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和现象，因为他具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就像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所拥有的能力一样。可见，对于那些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也可以发挥这种能力的作用，因此，轻易地让普通群体上当，掉入自己所设计的幻觉的圈套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报纸上就充斥着这样的报道：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五六个目击者信誓旦旦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都证实这两个女孩已经死亡，就连法官都认为没有任何疑点，毫不犹豫地签下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了，两个本来已经被认为死亡的小女孩活生生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且她们与溺水者并不一样。这与前面的事例如出一辙，毫无疑问，第一个目击者本身就是幻觉的牺牲品，然后经过相互传染，所有的人都成了幻觉的牺牲品。

暗示经常起始于某个人的特定的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



觉，当这些幻觉被肯定和盲从后，就会在人群中大肆传染，最后造成集体性的幻觉事件。如果第一个目击者是非常没有主见的，当他对自己辨认的尸体深信不疑之时，他的头脑里就会出现诸如伤疤或是装束上的细节，这些都与真实的事件有过人的形似之处，由此产生的痛感便成为一个核心而逐渐在人群中扩散开来，慢慢地征服了一切理解力和思维判断力。这时目击者看到的不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的本身，而是他头脑中的幻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就像是刚才所谈到的报纸中所报道的溺水女童事件，她们的母亲竟然也会认错自己的女儿，这便是暗示中的幻觉的奇妙作用。

另外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小孩，但他马上又觉得自己搞错了，然后又开始了毫无根据和判断力的辨认孩子的过程。

然后，就在同学们辨认尸体的时候，一个妇女看着孩子突然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小孩！”

她靠近尸体，仔细观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伤疤，然后她就十分肯定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他在去年7月

的时候就走丢了，他肯定是被坏人拐走后杀害了。”

这个叫夏凡德雷的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警察同时也叫来了她的表弟来辨认尸体，她的表弟也非常肯定地说那就是小费利贝。就连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同时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孩子就是夏凡德雷的孩子。更为荒唐的是其中一些孩子的同学就凭那孩子所佩戴的一枚徽章，就言之凿凿地确认这个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

但是他们全都弄错了，母亲、表弟、邻居和同学们所看到的孩子并不是小费利贝。就在六周后，警察终于弄清了孩子的身份，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

我们能够看到，通常是一些最没有主见的人，比如妇女和儿童会传播这种谣言。事实的结果也正好表明他们的证词在法庭上不堪一击，尤其是习惯说谎的儿童，他们的证词更是毫无根据的推测，甚至还经常受到大人的影响。而一些地方长官们却常常把童言无忌当作托词，认为他们起



码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心理学修养，能够辨别是非曲直，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一直就在说谎。虽然这是一种无辜并且还有可能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但它终究是谎言，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如果我们非要把孩子的话当作证词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倒不如干脆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决定被告的命运。

我们还是无法回避群体观察力这个敏感的话题，它的结论就是，他们的集体性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一种幻觉，而这种幻觉可以成为一种在群体中其他成员之间相互传染的暗示。就像是 25 年前的色当一役，当时报道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最终在那些相互矛盾的目击者证词面前，真相就没有那么肯定了。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至今还有人对于那些已有几百人所证明过的事犯一些严重的错误。（对于一场战役的真实发生过程而言，我们大概仅仅对于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这一事实相对清楚，其他的就全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和道听途说。在目睹并参与过索尔费里诺战役的德哈考特先生

的一席话里，我们也许能够找到其中的缘由。“首先，了解了数百位目击者的证词以后，将军们提出他们的官方报告；然后是勤务官对这些文件进行修改；再就是参谋长提出反对意见并在新的基础上完全重写一遍；最后元帅又用他的想法完全进行了修改，最后的版本与最开始时相比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德哈考特根据这个事实最终得出了他的结论，就是那些看似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观察最充分、推测最合理的事件，也有可能真相背道而驰。)

以上种种事实都为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确实不足为据。但是在那些有无数证人证词所支持的讨论逻辑学面前，它们所做出的结论就是无可辩驳的。对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史学著作并非是没有根据的，它们都建立在对事实有误的观察之上，并且还对一些结果做出了毫无根据的推测和解释。

那些历史中的著名人物，赫拉克利特^①、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关于他们的伟大事迹和生平，我们真正能够了解多

^① 赫拉克利特（约前 540—约前 480），古希腊哲学家，创立对立统一学说，最早提出世界受“逻各斯”（理性）支配。——译注



少？极有可能没有丝毫的了解。不过，他们的伟大事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毫不相关的，我们所关心的是那些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但是这种流传下来的神话本身并不是固定地存在人们心中，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换，它的想象力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现实的生活。就好比《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和圣德肋撒^①爱的上帝差异悬殊；中国人所崇尚的佛祖和印度人所崇尚的佛祖其实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群体的想象力随着时间的改变而不断改变，在此之间，英雄的神话也在不断地更替变换。拿破仑在波旁家族统治的时代下，俨然成了一位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甚至是一个卑贱者的朋友。然而仅仅过了30年，他就从一个神态安详的英雄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为了篡夺权力和满足自己的野心，让300万无辜的百姓命丧黄泉，将自由

^① 法国著名的天主教修女，一生都在与内心矛盾抗争，最终死于肺结核，有书信体《灵魂经历》遗世。——译注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 He Zhi Zhong

毁灭殆尽。直到现在，这样的神话还是在不断地经历着改变。也许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之士会对是否真有过这位英雄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看到了那些矛盾百出的记载。这如同那些现在怀疑释迦牟尼的人一样，他们已深知历史除了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可以展示给我们之外，便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能够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3) 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极为简单和夸张，不论这种感情是好是坏。群体中的人对于事情的现象都是被动接受的，而且不加以区分和辨别就肆意地传染和扩散，最后以非常快的速度和难以想象的范围极度地放大这种效应，达到某种无法想象的后果。

这种简单和夸张的情绪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毫无根据的猜疑甚至是毫无辨别力的观察。有时就像容易感性的女人一样，任何时候都会陷入极端。这种反对意见或是无可辩驳



的证据一经说出，虽然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显出什么明显的后果，但是如果转移到群体中的个人，就会立刻变得激动无比和情绪失常。

群体中的个人有时会有一些仗势欺人的感觉。他们所表现出的某种狂躁情绪或是歇斯底里的吼叫，都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放大在群体中而没有任何责任和后果需要承担。只要附和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无休止的力量就会愈来愈大，甚至那些在群体中的傻瓜、白痴和心怀鬼胎的人，也会因为一时得势而肆无忌惮地表现出一种近乎残忍而又非常短暂和危险的强大力量。

正是如此，群体才最有可能也最容易干出那些最恶劣的极端事情。因为群体当中的个人都是一些没有辨别能力的原始思维的残留，他们相互受到那些孤立且隔代的遗传因子的影响，被固定的思维模式所约束，变得越来越没有主见。

习惯了夸大自己的感情，并且很容易被那些极端的感情和简单的思想所打动，这就是群体的情绪性。那些在公

共集会上惯于论说和演讲的演说家，就常常利用群体易被极端感情打动的特点，穷尽自己夸夸其谈的辞令和言之凿凿的煽风点火来尽可能抬高群体的情绪，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像是我们所要求的那些超出现实生活的英雄的形象一样，他们必须要具备常人无法具备的勇气、信心、道德和近乎完美的品质。

就好比是在剧场里看戏一样，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喜剧可能全然没有艺术性可言，甚至它还具有低俗品位，但这全然不妨碍观众们的欣赏和猎奇心理。戏院经理当然不会把自己变成观众，他们并不知道喜剧本身是否成功，他们关心的是喜剧所带来的夸大的感情渲染力，这足以捕获每个观众的心。

因为其中某个因素起到了压倒性的作用，群体的情绪所表现出的震撼力就会大大提高。就好比一部歌剧在某国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但是把它拿到别的国家，就未必能掀起观众



的热情，就是因为它缺乏一种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对于能否引起别国观众的共鸣是至关重要的。

群体只能把个人的感情或是情绪带向极端，要么极高，要么极低。这种情绪当然与群体中个人的智力水平没有丝毫关系，因为只要个人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的智力就会大打折扣，他的思维和判断能力就会受到整个群体的约束。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可是一位有学问的官员。

还记得那个曾经被所有剧院经理拒之门外的《夏莱的姨妈》，最后竟然因为一个股票商人的出资而在法国演出了200多场，在伦敦甚至演出了1000多场。显然，剧院经理并不能代表观众，他们自称是非常有资格辨别戏剧好坏的人，却总是不知不觉掉入自己的情绪所设定的泥潭中。

(4) 群体的偏执、专横与保守

只要是简单的意见、想法或者是信念，群体从来不加以任何辨别和筛选，也不做任何解释，要么一概拒绝，要么全盘接

受。群体只会利用最简单、最夸张且极端的情感，然后用暗示的方法加以诱导，在群体中传播。

真理和谬误之间是不容怀疑的，然而群体却经常利用自己的强大将自己的理想和偏执强加给每个个体，从而达到专横的目的。群体不会接受矛盾，容不得半点猜疑，但个人却可以为了某个疑问进行讨论。特别是那些在公众集会上提出轻微反驳意见的演说者，他们通常会立刻遭到群体的无端谩骂而轻易地败下阵来。要不是那些群体中当权者的阻拦和约束，他们甚至还要冒上牺牲生命的危险。

在群体中，专横和偏执是其共有的特性，就像是支配人们感情和思想的某种基本的种族观念一样，其专横和偏执的强度各不相同，且各自都能表现出来。这种专横和偏执尤其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随着拉丁民族的群体身上的这两种态度的发展和走向极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就慢慢地破坏殆尽了。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在各拉丁民族中间的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有且只有一种理解。拉丁民族的群体



对独立有独特的见解，并且只关心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他们强烈排斥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甚至有时专横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群体在专横和偏执下开始对情感有着清晰的区分，而且很容易产生这种情感，一旦有人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马上就会将其付诸实践。群体从来都不会怀有怜悯仁慈之心，但是他们却在骨子里对强权马首是瞻。对于作风温和的主子，他们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然而当遇到严厉剥削的暴君，他们往往会点头哈腰。群体永远喜欢像恺撒的英雄，他用他的权杖、权力和利剑去吸引、威慑和征服他们，在他们面前无形地塑造起一座英雄的雕像。

群体一边对强权低声下气，卑躬屈膝，另一边又对软弱温和者反抗霸道。当强权或是软弱来回变换之时，群体的情绪也会变得反复无常，有时百依百顺，有时无法无天。

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对于世俗的等级制度便很容易接受和服从。群体中的革命本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能并不是处在主导地位的，我们往往被它们的暴力倾向所欺骗。因为它们那种反叛和爆发的情绪和动作是转瞬即逝的，所以就决定了它们十分保守和毫无主见的心态，如果对这种心态不加以干扰和引导，它们很快就会因此感到混乱不堪，本能地变成奴才。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并让每个人都拜倒在他的铁腕之下时，在他面前大献殷勤的却是那些起初最为傲慢狂妄的雅各宾党人。

群体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顽固无比的保守本能。如果完全忽略这种本能，就很难理解群体的历史，特别是他们的革命。当然，他们也希望变革，有时甚至通过发动暴力革命来实现改朝换代的历史使命。然而他们仍然摆脱不了旧制度中那种对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又不得不服从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值得庆幸的是，在人类文明的进步上，群体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才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强大权力，因为倘若民主派掌握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的发明没有付出革命和不断杀戮的代价是不可



能实现的。

(5) 群体的道德

群体是拥有卑劣还是崇高的道德，完全取决于我们在不同时候不同场合对道德的诠释。假如我们把群体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和对平等自由的渴望等，算作“道德”的内容，那么他就会表现出崇高的道德境界；但是如果我们把群体的道德看成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和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太好冲动和反复多变的群体显然是毫无道德可言的。

由于一些心理学家只看到群体的犯罪行为等一系列不道德的层面，他们就会片面地认为群体有着非常卑劣的道德水平。

我们的道德水平是从原始社会继承来的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并且这种本能一直潜伏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每个孤立的人的身上始终存在，当我们用非常危险的方法去满足这种本能时，潜藏在内心的那种毫无责任的群体感就会肆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无忌惮地发泄出来。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自然而然地把它发泄到动物身上。就像是群体近乎凶残的捕猎和杀戮所表现出的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一样，在哲学家看来，这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所表现出的残忍没有什么两样。

群体既可以表现出那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残忍道德，也可以做到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无私奉献和敢于献身的大无畏主义。如果群体用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感召力去征服每一个个体，那么群体中的所有人都会为此而勇于献身的。就像 1793 年的志愿者和十字军远征，这种事例在历史上举不胜举。孤立无援的个人永远都会把私人利益看作是自己行事的唯一动机，但是一旦他们融入群体中，就会被群体的那种勇于献身和不计名利的精神所鼓动，心甘情愿地为了某个信仰或是某条命令而全力以赴。

就算是一些十恶不赦的坏蛋，在被群体感召后也会表现



出崇高的道德。就像泰纳在“九月惨案”^①中所描述的那些罪犯一样，他们竟然没有把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和钻石据为己有，而是毫不犹豫地拿出来放到了会议桌上。

在 1848 年革命期间占领杜伊勒利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也没有了为了多吃几口面包而染指那些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物品。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是一种常态，甚至在那种不是那么万分危急的情况之下也丝毫没有改变。就像前面说过的一样，观众经常会要求剧院里的作品所描述的英雄一定要有过人的美德。某次集会里的品质低劣的个体也会为此收敛许多，变得一本正经和严肃认真。在那些相对危险的场合中，拉皮条的粗人也会懂得细声细语地交谈，尽管他们知道粗俗和放荡不羁的高声谈话与事情的结果好坏并无太大关联。

群体经常具有那种不计名利、甘于奉献、绝对顺从的

^①1792 年 9 月，巴黎的群众冲入监狱，将大部分被囚禁的贵族和僧侣杀死，史称“九月惨案”。——译注

高尚道德。尽管他们经常放纵自己十分卑劣的本能，但仍然在必要的时候为我们树立了道德的典范。它的美德所达到的水平，就算是最聪明的哲学家和最高尚的思想家都无法与之比拟。

虽然他们经常也会受到无意识的操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求全责备地认为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自己的历史，更别谈在历史中的那些绚丽多彩的发明创造了。

三、群体的观念、理性以及想象力

提要：(1) 群体的观念。相互矛盾的基本观念和次要观念如何并存 / 群众只能接受那些经过改造后高深的观念 / 观念的社会影响与它是否包含真理毫无关系 // (2) 群体的理性。理想并不能影响群体 / 群体的推理能力极其低下 / 只有表面上有相似性或连续性的观念才能被群体的理性所接受 // (3) 群体的想象力。群体有的想象力非常强大 / 群体只会利用那些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形象进行思考 / 神奇事物能够感



动群体，它更是文明的化身和卫士 / 政客的权力基础基于民众的想象力 / 群体想象力可以通过事实来触发

(1) 群体的观念

在我的上一本著作^①中，已经提到的各国的发展在群体观念下的影响，同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是少数几个基本观念就足以影响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并且这些观念都是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容不得半点革新和改变。正是因为这种无法撼动的观念所具有的巨大的力量，才能左右我们的历史，他们的变化和发展势必会引起历史的巨大动荡。

由于前面我们对这个问题讨论得足够详细，在这里就不再多费笔墨了。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群体是如何认真领会并接受观念的。

我们权且将这些观念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些

^① 这里指他的《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一书，1894年首次出版。1898年英译本出版，更名为《民族心理学》。——译注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不稳定的观念，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那些只会令某个个体或某种理论着迷的观念。另一方面则是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基本观念，它们不受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的影响和左右，那些以前的宗教观念以及当今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观念都属于此类。现如今，那些曾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和至理名言的基本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有的甚至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同时，那些建立于基本观念之上的所谓的严格制度也变得不是那么稳固牢靠了，因为大量的来去匆匆的观念每天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形成、成长乃至消失，它们无一例外地消失在我们的记忆里，偶尔发挥着微乎其微的作用。

只有当群体披上形象化的外衣，具有简单明了、绝对和毫不妥协的形式时，才能为群体所接受，也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可以互相取代，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连续性或是相似性。就好比是那些一张张毫无顺序地从幻灯机里取出并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没有任何道理。这就是我们能够经常看到的看似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



存在且同样流行的奥秘所在了。由于群体毫无批判精神，它对这些矛盾丝毫没有察觉，就会处在它的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观念的影响之下，干出一些匪夷所思甚至与预期大相径庭的事情。

这种事情和现象并非仅仅在群体中出现，它在所有孤立的个人之间广泛存在并屡见不鲜。这些人不只是纯粹野蛮粗俗的个体，是狂热的宗教教徒，他们对宗教的极端狂热和崇拜使他们的智力水平处于最初的原始状态。甚至我亲眼看到的那些在欧洲大学里受过良好教育并拿到了文凭的有教养的印度人身上也会有这种现象。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表现出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由于他们的基本观念和传统观念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是一成不变的，当一部分西方观念或是外来的礼节附着于他们的基本观念之上时，这种不是很稳定的观念就会慢慢地表现出来，并在他那极为矛盾的言谈举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些矛盾只不过是一种表象，也许它并未真正存在。要想对一个孤立的个人的基本观念产生足够和根本的影响，这些基本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观念必须是世代相传且不易撼动的。要想让一个人的行为不时表现得截然不同，那么他必须是处在不同的国家和种族传统之中。这个问题显然很难理解，但在心理学上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却尤为重要。要想充分理解这一现象，得至少花上十年的时间在各地进行详细观察和研究，在这里我们就不做深究了。

观念通常是复杂而晦涩难懂的，只有对它进行一番改造，使其变得简单明了，才能被群体接受。尤其是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家或是讳莫如深的科学家所建立起的观念，如果不加以深刻的改造，根本就无法让那些充满低劣智力水平个体的群体所接受。这些改造一般都是将复杂而高深的观念通俗化和简单化，当然这种改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体或群体所属的种族的性质。我们似乎也明白了一点，现实中的观念是没有等级之分的，因为它在社会的同化中，那些看似高深和复杂或是伟大的部分经过简单而通俗的改造，慢慢被拥有低劣智力的群体所接受，最后也会变得无一例外地简单明了和通俗易懂了。



当然，从社会角度来看，一种观念所产生的效果才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它有着不同寻常的等级价值或是伟大的固有价值。从哲学的角度考虑，一些观念并不十分高明，充其量也就是一些令人扼腕的错误，比如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20 世纪的民主观念，或今天的社会主义观念。但是我们并不能忽略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正因为它们有如此强大的威力，才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决定各国行动的最基本因素，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精神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然，并不是一种观念只要经过了彻底的改造之后就能马上被群体所接受。这其中要经历许多漫长的过程，只有当它变成一种情感，也就是进入无意识领域才能被群体接受，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

但是这种情感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至于哪些过程，我们将在后面逐一讨论。十分明显的证据，也许会被有教养的人所接受，但是千万不要认为，仅仅是因为观念本身的正确性，便至少在那些有教养者的头脑中产生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作用。其实，就算最为准确无误的证据，也并不能对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丝毫影响。当一种观念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最隐秘的动机时，我们虽然会接受那些看似十分明显和正确的证据，但是在自我的无意识形态之下，我们又回到了起初的观点，甚至过了几天又鬼使神差地用相同的语言重新提出过去的证词，如此反复无常，皆因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以往的固有观念，实际上这种观念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变成了一种情感，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一旦观念进入群体的头脑当中并且产生了一定效果，它的力量无疑是不可撼动的。譬如法国人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完全接受那些引发法国大革命的哲学观念，直至它在人们心中变得根深蒂固，最后才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正因为这种固若金汤般的观念的传播，整个民族才会为了实现那种自由而平等的理想社会而不懈奋斗，直至推翻束缚人们思想的黑暗的世界。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传播，才会使整个欧洲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深刻的动荡和惨痛的杀戮之中，它所产生的悲剧性后果和令人惊愕的大屠杀就连成吉思汗时期都



不曾出现过。

理所当然，群体的头脑里的观念从稍纵即逝到根深蒂固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要想群体改变甚至放弃这种观念所花的时间也许会更加多。博学之士和哲学家们的观念可能比较先进，甚至要比群体的观念先进好几十年。即使知道这种群体观念已经非常落后，甚至已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但是在许多政客的眼中，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足够强大，他们仍然能够利用这些可能连自己都不信任的真理去统治群体，去奴役人们的思想。

（2）群体的理性

我们不能说群体绝对没有理性或是完全不受理性的影响的。

群体的理性，就是所谓的推理，是通过逻辑上拙劣的论证而使群体接受并依靠这种论点和结论来对群体产生影响的。

群体的推理方式非常简单且机械，甚至有些拙劣。群

体也要依靠观念来进行推理，但是这些观念也是极其简单而且只在表面上具有相似性和连续性。

群体的推理方式一般像爱斯基摩人那样依靠简单的个人经验。发现透明的冰放在嘴里可以融化，就以为所有透明的东西都能在嘴里融化，甚是荒唐；更野蛮的还有他们认为只要吃下骁勇敌人的心脏，便可以像他们一样变得骁勇无比。

群体的推理非常有特点，就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懂得如何操控群体，也就知道怎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容易被接受的论证。这种能够唯一影响群体的论证有很多逻辑上的环节，虽然它有时看起来晦涩难懂，甚至还可能是错误的结论，但是它丝毫不影响群体正确而全盘地接受。就好比是从某些演说家口中吐出的冠冕堂皇的演说词一样，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而且并没有很大的哲理性，但它就是对那些普通群体有极强的诱惑力和感召力，这些演说词的魅力甚至完全胜于 20 多本滔滔不绝的长篇论证。



我们完全能够明白这一点，就是群体没有任何经过推理的批判精神。群体对任何事物的真伪都是无法辨别的，更不可能有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肯定不是经过严谨论证和反复讨论后做出的判断，而是大多数人强加给它的判断。群体中的一些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并逐渐被广泛接受，这其中并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反对意见或阻挠。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感到即使不赞成，自己也无法通过推理提出更好的论证或其他独特的看法。

(3) 群体的想象力

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强大而活跃，并且非常敏感。某些事物或是人在他们头脑中唤起的形象都是那么的逼真和实在。如果群体一直处于睡眠状态，那么他的理想就会被头脑中那些光鲜的形象所替代。一旦他苏醒过来并开始思考，这种形象也就随之消失了。有时我们能够非常惊讶地看到群体会钟情于某些事件中那些不同寻常且富有传奇色彩的画面，他们把那些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看作是一种惊人的东西，在他们眼中，一切皆有可能。其实这些都

是因为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的结果。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人类的某种文明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内容正是这种文明存在的重要基础。历史中的那些真相的作用远没有表象大，正好比是现实的因素总不如虚幻的东西来得直接。

如果群体只会用形象进行思维，那么他也会被形象所打动而被俘虏。同时也只有这种形象能够驾驭群体，从而引导他们的行为。

对各种群体的想象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表演。那些对群体产生巨大影响的东西就是那些最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就像是可口的面包和气势恢宏的马戏表演成就了无数罗马人心中的梦想。这种理想经过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换，却很少发生改变，那些体验着相同感情的个体显然没有立刻把它变成现实的行动，因为他们都能意识到那些形象化的东西只不过是幻觉的牺牲品，是想象出来的无比离奇的故事罢了。但是当那些形象的暗示所产生的感情足够强烈以感召群体，那么它就会马上付诸行动。这种例子比比皆



是。就像一个演员在一部戏剧里将一个反面角色演得出神入化，从而很可能导致他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提防那些仍然沉浸在戏剧里的观众们的义愤填膺式的疯狂报复。我们不难理解，群体并不能区分虚幻和现实的不同，他们的心理可能一直都在被虚幻的东西所操控而做出某种极端的事情。可以想象，群体的想象力的作用是多么强大。它经常被一些侵略者当作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把握，也同时被国家这个阶级机器当作强大的威力来使唤。

在历史上，那些利用群体的想象力产生的巨大影响的事例屡见不鲜。包括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

当然，那些时代的英雄、伟大的政客以及臭名昭著的独裁者，他们无一例外地很好地运用了群众想象力这个强大的武器，把它变成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基础。拿破仑就深谙此道，他在国会中说：“终止了旺代战争，是因为我改宗天主教；征服了埃及人，是因为我信了穆斯林；感召了意大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利，是因为我信奉了教皇；当然如果我想征服犹太人，我肯定会去重修所罗门的神庙。”拿破仑就是这样一个自从亚历山大和恺撒以来最伟大的人，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在考虑怎样去影响群众的想象力，怎样去把它变成自己手中的权力。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杀戮或是传教，演说还是战斗，至死不渝。

现在我们肯定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要如何做才能影响群众的想象力。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我们就要学会避免用智力或推理的方式去说服民众。因为那些所谓论证的方式对群众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安东尼^①试图说服民众反对那些谋杀恺撒的人，他是用拿手指着恺撒的尸体的方法来让民众意识到他坚定的意志，而并不是用那些所谓的机智的说理和规劝。

这种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方式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它一定都是一些无比轰动或是令人万分惊讶的鲜明形象，这种形象一目了然，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有时甚至是一些带有神奇

① 安东尼（前 82？—前 30），恺撒的密友，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译注



或是虚幻色彩的人或事。这种伟大的胜利、奇迹或是罪恶，不管是怎样得来的，都带有极其神秘的色彩，当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摆在群众面前时，其在群体中留下的深刻印象和造成的巨大影响是那些上千种小罪恶或是小事情不能比拟的。就在几年前在巴黎发生的一次流行感冒虽然夺去了 5000 多人的生命，但是似乎没有在民众之间造成太大的恐慌。究其原因，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事件是通过每周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而渐渐公之于众的，民众根本没有亲身体会到身边那些形象的尸体，也就是说在群体中并没有出现那种生动的形象，因此就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假如这种死亡事件是在同一天同一地点发生的，并且死亡的人数也只有 500 人，但是死亡的原因是像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那样非常震撼的事件，就会在群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和轰动。影响民众想象力的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而并不是事实本身。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关心那些连续不断，甚至习以为常的事件。有这样一个实例就足以说明这种现象：当人们得知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的消息时，因为消息来源的闭塞和这种形象的轰动性，此事就对群众的想象力影响了足

足一周的时间。而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就在 1894 年这一年，就有 850 条船和 203 艘汽轮失事，这种持续的事件所造成的人民财产损失远远要大于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但是民众恰恰只对后者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完全忽略了前者所造成的影响。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形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四、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提要：宗教感情的含义 / 它与对某个神的崇拜并无关联 / 它的特征 / 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信念才能强大 / 多种多样的例证 / 民众的上帝永远存在 / 一种对宗教感情复活所采取的新形式 / 无神论在宗教形式中的变现形式 / 这些现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 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创造了历史



上的大事件

群体信念的性质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阐述并反复证明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群体从不推理，它对基本观念只会机械性地简单接受或是拒绝；对于那些影响它的暗示，会全盘接受或彻底被征服，并且立刻付诸行动。群体还易受到某种影响力或暗示的操控，只要对群体稍加影响，它就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甘愿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群体的情绪狂躁而极端，丝毫没有同情心，有时甚至将某种盲目的崇拜变成无端的仇恨。

当我们仔细而认真地考察这些群体的信念时，就不难发现一个更恰当的称呼，那就是群体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与我们生活的时代是紧密相连的，不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发生了政治大动荡的时代，它都一直存在着。

这种感情显然带有宗教的本质。它非常简单明了，只是盲目地服从，不管要服从的对象是某个高高在上者还是生

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他们只是对这些对象感到崇拜和畏惧，根本没有能力对他们所颁布的信条加以辨别讨论。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和传播这种信条，任何反抗信条的人都会成为他们的仇敌。当然这种感情所涉及的对象通常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有可能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头偶像，或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

怎样的人才是一个虔诚的人呢？倘若只是对某个神崇拜有加，他还算不上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只有当他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思想、信念、热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某一个人或是一项事业，并完全依靠这个人或这项事业思想和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and 确定自己的目标时，那么就可以认为他对这个人或这项事业是无比虔诚的。

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者来世幸福秘密的人，必将会有偏执与妄想与之相伴。而当一个群体中存在着这样的人的影响的时候，在他们中间难免也会有这样的表现。当聚集在一起的人因某种信念而激励时，也会有这样的特点。比如说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他们骨子里有着像宗教法庭时代



的天主教徒一样的虔诚，但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这样的来源——宗教情感。

说到这，我们就不得不谈一下群体的信念。它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宗教感情特点，因此可以说，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人们似乎很喜欢为自己建立一位“神”或者类似的东西，无论是不是盲目的。

比如受群体所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就像拿破仑当年一样，一个比任何神都更频繁地受到崇拜、更轻松地把人置于死地的神。即便是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在他们掌握中的人，也从未有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探究这原因，我们会发现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均无例外，历

史在健忘的人类世界中总是不断重复着。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指出：维持着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赞美之情。他这样写道：“一种在民众中受到憎恶的统治形式，竟能维持了五个世纪之久，世界史上还不曾有过类似的现象……帝国的区区 30 个军团，如何能让一亿人俯首帖耳，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服从的原因不是帝国的武力，皇帝是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有膜拜皇帝的祭坛。从当时的历史中你可以看到，在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之前，他们就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在 60 座城市所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祭司是当地的首要人物，由统一的高卢城市选出。所以把这一切归因于畏惧和奴性是是不可能的，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全都是奴隶的，尤其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奴隶，这一点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所以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自己。奴役他们的不是他人，而是他们自己本身。



对于很多主宰着人们思想的杰出人物，现在已经不流行给他们设置圣坛，可是雕像依然还在。抑或他们的崇拜者手里还保存有他们的画像，人们对他们的崇拜，和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崇敬相比，一点儿也不会少。只要我们对群众心理学这个最原始的问题有进一步的研究，要想弄清历史所隐藏的秘密也就不在话下。无论群众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第一想要的一定是上帝。

千万不可以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历史的过去，早已被理性给铲除了。请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在和理性常年的斗争中，最终败下阵的永远不会是感情。虽然如今我们已经很少再听见像过去那样的，因为崇拜而疯狂地发出的那些言语或者行为了，但是在过去一百年里，正是它们，让人们接受了长期的奴役，成千上万的人献出了生命。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应该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宗教的本能是多么容易地被复活。在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光荣旗帜下，谁也不会知道未来将会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从这里可以看出，说群众一定离不开宗教，真的是老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掉牙的言论了，因为所有的政治、经济、宗教学，要想真正具有群众基础，都必须运用宗教的形式，也就是可以不商讨危险的形式。就算有一定的概率让群众认可无神论，这种信仰也会是宗教感情中的极端主义，会走向盲目的敬仰。实证主义者这个小教派的改变，给我们演示了一个不一样的例子。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为代表的虚无论者坚称，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实证主义者很快也会经历。将来某一天，他被理性之光照耀，智慧之灯突然开启，将小教堂祭坛上所有的神仙和圣人的画像都一把撕成碎末，吹熄蜡烛，将无神论哲学家——如比希纳和莫勒斯霍特^①——的作品呈在上面，之后他又重新将蜡烛点燃。他这样做，只能说明他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能说明他对于宗教的情感也有了巨大的转变。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一些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就得明白为什么群体信念会长期采取宗教的形式，而不是其他

^① 比希纳（1824—1899），19世纪德国无神论哲学家，他在所著的《力量与物质》一书中，将所有的灵魂上的变化用物理现象来解释，这种观点让他蜚声海内外。莫勒斯霍特（1822—1893），德国生理学家和哲学家，著有《生命的循环》一书，这本书被评为19世纪首屈一指的唯物论专著之一。——译注



的。在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上，这更需要着眼于心理学的角度，而非自然主义的角度。说到这我们顺便提一下致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泰纳，虽然他对他的研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但是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来看，他显然并不能够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他感到惊恐，让他忘记了追求事件的依据，忘记了事情发展的双面性。因此他看不到事件的起源，同样也没有发现在这整个事件的背后还有一群癫狂的野蛮人在肆意妄为着，无视着本能的约束。革命是暴烈的、疯癫的，它需要屠杀，它向一切事物发出战争的宣言。只有认识到这场革命的爆发不过是一个新的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会得到所需要的解释。而这就像 1572 年 8 月 23 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对胡格诺教派的大屠杀^①，这起惨案和历史上类似的宗教战争、恐怖时期以及宗教法庭，在性质上都是一致的，都是在宗教感情的怂恿下所发生的一系列群众行为。只要是具备这种情感的

① “圣巴托洛缪日”的具体时间是 1572 年 8 月 23 日，发生地点在法国巴黎，这是一场专门针对胡格诺教派的大屠杀。事情的原因要归结于法王之母卡特琳和胡格教派首领、海军上将科利尼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据历史学家统计，在这起案件中，有 3000 多巴黎人失去了生命。——译注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a He Zhi Zhong

人，都肯定会用极端的手法去铲除那些不同意成立新教派的人。宗教法庭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所有具备坚定信念的人都会采取的措施。如果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对平和一点，那么历史上对他们信仰的评价也肯定会更趋向于真善美。

而像刚才提到的这些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否则即使是有着最绝对统治的专制者也无法造成这种事件。当历史学家跟我们说，圣巴托洛缪惨案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君主造成的，他们对群体心理的认识和君主们一样，也处于非常浅薄的水平。这种指令必须由群体的精神意念来执行，手里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独裁的君主，最多只能加速或推迟其发挥作用的时间。不管是圣巴托洛缪惨案，还是其他宗教战争，并不能将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到国王们身上，就像一个国家所实行的恐怖政治一样，并不一定都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①干的一样。

① 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之一，他的观点很平和，比较中立。圣鞠斯特（1767—1794），法国大革命中具有左倾向的人物，因为其比较冷酷，杀人肆无忌惮，他的名字差不多等同于恐怖。——译注



在这些事件最本质的地方，一定可以发现的是群体思想的运行，而不是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提要：群体信念的准备性因素。(1) 种族。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2) 传统。综合反映种族精神 / 传统的社会意义 / 失去必要性后，它会变成有害因素 / 群体会坚定地维护传统 //(3) 时间。它不但可以建立信念，还可以毁灭信念 / 依靠时间从无序到有序 //(4) 政治和社会制度。错误的认识 / 它们几乎没什么影响力 / 各民族不能选择自己视为最好的制度 / 相同的制度名称下掩盖着最不相同的东西 / 理论上不好的制度，对某些民族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 //(5) 教育。关于



教育影响群众的错误观点 / 统计学上的说明 / 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对道德的破坏作用 / 不同民族所提供的事例

经过前面对群体的精神结构进行的研究，我们对它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也有了初步了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意见和信念的形成原理。

有两种因素决定着这些意见和信念：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指的是能够让群众接受并忠诚于某些信念的因素。有了这些因素，以下这些情况也会出现：突然出现一些威力和结果都出人意料的新观念，虽然它们的自发性只是一种表象而已；某些观念的爆发和实施有时候看起来显得有些突然。不过这只是表象，它肯定是受一种准备性力量的控制和推动。

直接因素是在经过长期的准备后可以用来说服群众的因素。但是，要是没有之前的铺垫，它们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是使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使其产生一定结果

的因素，而它们也会导致集体突然发力，比如说一次骚乱，一场罢工，或者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

这两种因素在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举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例子，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有哲学家的著作、上流社会的苛捐杂税和科学思想的不断发展。有了这些基础，那些演说家的演讲和政府无关痛痒的改良就会激怒群众。

有些间接因素非常普遍，显而易见，它们代表的是种族、传统、时代和各种教育制度，在此基础上才衍生了各种信念和意见。

对于群体信念的组成因素，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以下这些：

(1) 种族

之所以把种族因素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它比别的因素都重要。对此我在《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中曾对它有过详细的分析说明，所以此处不再赘述。在前一本著作中，我们已



经说过种族的特点，以及它的特点形成以后会受到遗传规律的作用而表现在信仰、制度和艺术等方面。不过没有哪个民族会完完整整地接受外来的其他文化的东西，这些要素在被接收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一些具有影响性的变化。（这一主张仍然非常新颖，缺少了它，整个历史就会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一书中，我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抛开那些迷惑人的表象不看，文明中的所有要素都不可能完完整整地在民族之间传递。）

环境和各种事件代表的是一时的社会暗示性因素，不过它们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符合接受种族的暗示性因素，否则它们就不会长久。

每个国家及种族群体都具有其不可被完全代替的特性，无法被其他的群体传播来的东西所取代的，即便是在经历多次的融合之后，我们依旧能够从中看见他们各自所独有的特征。当然，如果是消失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2) 传统

传统代表着过去的价值观、习惯和感情思想，是历史、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在一起的产物，它对我们有着巨大影响。

自从胚胎学证实了生物进化受时间影响之巨大后，生物科学的发展变化就被添加了更奇妙的物质。要是更多的人知道这一理论，那么历史科学应该也会发生变化。但是现在知道它的人并不多，同 20 世纪的学问们相比，现在的政客们也没有太大的进步，他们坚信社会可以忘记过去，在真理之光的指引下昂首向前。

民族既然是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有机体，那么它就摆脱不了有机体的特点，它的变化过程要依靠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

正是传统在支配人们，尤其是在群体形成时。我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他们能够影响传统的只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



不过我们不必对此感到遗憾，因为不管是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脱离传统而独立存在。打从人类诞生以来，它就一直有着两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二是当某种有益的成果已经变得破败不堪时，如何维护它的继续发展或者如何在这个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传统结构。没有传统文明的传继，现代文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而新的历史篇章永远都是在旧的篇章被翻过之后才可以看见的。然而就是这个简单的翻页，也是件极其困难的事。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的习俗太过牢固，是很难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就没有改进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暴力也对此无计可施。就像是把镜子打碎再按原样拼到一起，或者打碎后置之不理，那么无政府状态很快就会取代衰败。

所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好能做到在保留过去的优良制度的基础上，慢慢地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去改善和完善它，不过这一理想变成现实确实有很大难度，成功的案例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a He Zhi Zhong

因为墨守成规、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的，正是群体本身，特别是有地产的群体。我认为群体的保守意识很强，即便是最狂暴的反叛也无甚影响。对此的有力证据便是法国大革命后对宗教信仰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教堂被毁，僧侣们或是被驱逐出国，或是被送上了断头台，当人们普遍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威力尽失时，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又重新开始了。那些曾经被消灭的旧传统，在一段时间后又闪亮登场。（前国民议员福科罗伊对此有着清晰的描述，它也曾被泰纳引用过：“在法国大革命后曾经被废除的礼拜的传统制度早已恢复，保留礼拜日和上教堂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这足以说明，法国人还是喜欢他们的老习惯，跟这种潮流对抗是不合适的。……绝大部分人都离不开宗教、公众场合的礼拜仪式和僧侣。如果有人像我一样曾经被一些哲学谬论引入歧途，觉得通过全方位对教育的渗透就可以摒弃原有的宗教误会，这就大错特错了。很多悲惨的人都想要通过宗教偏见来寻求心理安慰，所以应该放开民众对宗教的信仰，让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牧师、圣坛和面对广大民众的礼拜仪式。）被短时间消灭的老传统，又重新有了曾经的辉煌。



传统对群众心理的感染力，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很好地证明。最让人坚定不移信仰的偶像，并不是高居于庙堂，也不是那些常年深居宫廷的残暴君主，他们可以在一个极短时间内被人揉成碎片。决定我们内心思想状态的，是那些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它可以远离一些不赞成的因素，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接受时间的洗礼。

(3) 时间

不管对于社会问题还是生物学问题来说，时间都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创造和毁灭都在它的掌控之中。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从细胞的产生到人类文明的出现和发展，时间对世界发展的改变，靠的不是瞬间的改变，而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这便如同一群正在沙丘上搬运沙砾的蚂蚁一样，一只蚂蚁捡起一粒沙离开，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当一群蚂蚁不断地来回搬运后，慢慢地这沙丘就被移平了。假如哪个人可以随自己心愿调整时间，那么他便拥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即便是在对群体意见的形成上，时间对群体意见的影

响也是很重要的，譬如种族的形成，也取决于它。它引起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正所谓“成也时间，败也时间”。

力量的积累靠的是时间，力量的失去也同样是因为时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装备起来的，因为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生长的土壤。一个时代一个价值，这个时代的价值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之上，原因就在这里。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自己的时代精神。这些时代观念的出现靠的不仅是运气，是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它们的根。就如同花开花落一样，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历史是他们的母亲，同时他们也是未来的母亲。

我们永远是时间的奴隶，但同时也是它永远的主人。今天，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让我们深感不安，我们都试图在这不安中找到能让我们安心的东西，或者是想看到平衡的恢复，但是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时间。正如拉维斯先生所言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统治形式也是



如此。经过数百年的历练以后，政治和社会组织才能建立。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就已经历了无数混乱的洗礼。即便是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权杖，这些等待的时期都是不安定的。”

(4) 政治和社会制度

制度是变革社会弊端的根本措施，而国家的进步又要依靠改变制度和统治来实现，各种命令实现了社会的变革，并且在我看来，这些看法依然有其合理性。作为法国大革命的起点，各种的社会学说仍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

历史上，各路哲学家和史学家总想运用各种各样的说辞来证明这种说法是一种谬误，但是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各种各样的观念、感情和习俗产生了制度，但是这种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因为法律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它自成系统。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它并不能随意地选择自己的头发、眼睛的颜色，这条道理同样适用于制度之上。从历史的角度上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来讲，是历史和时代创造了制度和政府，而并非后者决定前者。在统治各民族的问题上，并不是一时的想法，而是它本身的历史价值和属性决定了它被统治的地位。一个政治制度需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得以形成，而你想要改造它，也必然要付出同样的时间。这种制度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所谓的优缺点，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对于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可利用的价值，从这个观点上来进行人为的一种判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民族都没有改变一种制度的能力。当然，通过暴力或许可以改变一种制度的名称，但是经历了上百年时间沉淀的制度，并不会因为一时名称的改变便改变了自身的价值和属性。历史学家在研究一段历史的时候，并不只是通过名称来研究的，他们在深入研究一种制度的本质的时候，只是去关注这种制度本身。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最具进步意义的美国共和主义者都承认这一事实。美国杂志《论坛》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一种看法。我从1894年12月的一期《评论之评论》上把这段话引入这



里：“即使在贵族制最热心的敌人看来，都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一个事实，英国也是天下最民主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个人权利受到最大的尊重，个人拥有最大的自由。”）具有了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却充斥着压迫的专制主义。也就是说，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是自身的一种制度本质，而并非名义上的政府机关。在前一本书中，我曾运用经典的例子来阐述过这种观点。

所以，当你把大多数的时间都浪费在复制宪法这种无意义的行为之上时，那么你就像是在玩小孩子玩的没有意义的游戏，是修辞学家才会做的无用的工作。

而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承担起完善宪法的责任，让必须和时间这两个因素发挥它们最大限度的价值。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采用这样的做法，正如他们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①在一段文字中的阐述：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们，应当从内心深处认同这种方法。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来看，法律在获得

^① 麦考利（1800—1859），英国政治家和学者，所著四卷本《英国史》，讲的是1688年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成长过程，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译注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只是荒谬与矛盾。随后他又通过对拉丁民族与英国宪法之间的比较指出，后者是循序渐进的改变，具有必然性，而不是简单地思辨的结果：

只是考虑他们是否方便实用，而忽略了严谨对称的必要性；基于某种借口，未从根本上消除不一致；只有感到无法忍受时，才会想到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否则绝不革新；绝不规定大范围内的条款，只是针对具体情况列出小条目——这些从约翰国王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流传下来的原则，一直支配着我们延续了250年的议会，使它变得从容不迫。

当你想要阐释一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的适用程度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实施残暴的变革，你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对他们采取适当的调整和修饰就可以。比如，对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的分析，可以从哲学角度加以考虑。但是，当我们看到不同种族用一千多年的时间来维护一个国家的集权制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为了摧毁落后的制度而不得不遵循这种集权制度，而且在更进一步的程度上来加强这种统治力度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一切都在历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史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开展，从而构成了一个民族生存下来的必然条件。

而对于那些以高谈阔论来消除这种制度的政客来说，我们只能同情他们的弱智。倘若在某种机缘巧合下，他们实现了他们的“理想”，这种成功只能带来一场内战。（法国各政党对大革命时期的划分法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其中有宗教和政治上的影响，而最引发热议的就属有关社会问题的结论和法德战争期间的分裂主义。在这个现象之中你可以发现，法国的不同种族并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为了把各个古老的省份融合在一起，革命时期强大的集权制的统治，并以此而建立的一些人为的部门，这也是功勋一件。但是如果将这种现象安插到如今的分权制中去，势必会引发暴乱。当你对此种现象选择无视的时候，也便意味着无视了整个法国的历史。）要知道，这场内战要比专制统治下的社会要残暴得多。

在上述的现象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一条规律：当你想要找到影响群众的某种工具的时候，你只能从制度中找到。比如美国这个高度繁荣的民主制国家，依靠着民主制度得以繁荣。而拥有同种制度的国家，比如西班牙人的美洲

共和国，生活则极其困顿。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种制度与国家的兴衰毫无关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性格，并且有着与其性格相配套的制度。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基于残暴强行建立起来的制度，最终带来的也只是残暴、动荡，而不会拥有理想之中的美好。因为制度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形式，所以它也并不具有实体化的作用力，因为它本身并不具有这种能力，对群众头脑产生影响的只是外在的幻想和词语。并且这些词语依靠着它自身强大的荒诞性，引发了各种各样让人瞩目的现象。

(5) 教育

在当前这个时代之中，首当其冲的要属教育的力量了。在这种观念看来，教育能够使一个人发生很大的变化，并且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之下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当这个主张不断被重复，再加上它的事实性，最终成为人们观念之中稳固的民主信条，而破除这种观念也成了最不切实际的想法。

很多问题都存在着分歧，民主观念与心理学也不例外，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它们的结论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著名的哲学家，比如赫伯特·斯宾塞就证实了教育既不会使人的道德观念更加深厚，也不会使他的幸福感更加强烈；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会让其产生更大的热情，并且在很大的情况之下，只要这种教育受到了错误方式的引导，那么它就会显示出它的错误性，引发人们错误的行为。统计学家也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犯罪率在某种程度上与教育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的犯罪，也往往与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取得荣誉的人有着极大的联系。著名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其新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指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例是 3000 : 1000，在过去的 50 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 10 万居民 227 人上升到了 552 人，也就是说增长了 133%。而在这个数据之中，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年轻人犯罪，因为这一比率远超其他人群的犯罪率。而大多数的法国人也都知道，为了教育年轻人，法国政府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

当然，谁都不能坚持说教育在受到正确的引导之后也不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o Zhi Zhong

会产生好的结果。就算不能在道德水平方面产生提升，至少也会对专业技能有所强化。但是在过去的 25 年里，拉丁民族的教育就是建立在错误的原则之上的，虽然很多智者，比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都对此表示反对，但是它们依然我行我素。在我以前出版的一本书中也曾经提到过，法国的教育制度让很多受教育者加入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变成了社会的公敌。

这种适合于拉丁民族的禀性的制度，其危险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完全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上，该观点认为专心学好教科书就可以提高智力。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之下，人们就竭尽全力地去强化书本上的知识。从进入小学开始，一直到离开大学，一个人只会对书本上的知识盲目照搬，却不会发展自己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对于他来说，受教育仅仅意味着背书和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部长朱勒·西蒙先生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学习课程，牢牢记住一种语法或者一篇文章，背诵得好，模仿也出色，这种教育方式实在是太荒谬了。这种教育的每



项工作都认为教师不能犯错误。这种教育智慧让我们越来越无能。”

但是如果这种教育制度是错误的、无用的，人们还会觉得孩子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他们虽然被强行关在小学里，被迫学习，但是仍然从中学习到了一些知识，比如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①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这种教育存在着很大的弊病，它使得被迫服从它的人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抵触力，甚至产生了一种厌恶感，想要脱离这种生活状态。工人不想再从事自己的工作，而农民也不想再种地耕田，而大多数处于中产阶级的人，想要让他们的孩子从事国家公务员一类的职业，靠着国家而生存，不想从事别的工作。法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让孩子们为了以后的生存做准备，而是立志要成为一名国家部门的职员，因为在这个行业之中，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成功。在这种制度之下，又存在着这样一群想要摆脱自身命运，但是因为位于社会的最底层，而没有

^① 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为中世纪墨洛涅王朝时代（6世纪—8世纪）由法兰克人建立的两个王国。——译注

办法改变自身的现状的平民，所以，他们的内心也多充斥着不平衡的因素。而处在社会高层的人，则对国家有着迷信般的信任，他们缺乏自身的一种思考能力，把国家视为一切行为的准则，但是又在内心深处对其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所以一旦离开了政府，他们便会如浮萍一般，没有根基，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成就和作为。

国家通过这种教育方式培养了很多，但是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为自己所用，更多的人无所事事，所以也就导致大部分的人都视国家为敌人。在社会这个金字塔之中，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秘书到警察局局长，有太多的人拿着教育文凭，想要跻身于国家部门这个行列。商人想要找到一个称职的助手也无处可寻，大多数的人都在这种跻身国家部门的行列之中庸庸碌碌。以塞纳为例，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就有2000名失业的男女教师，他们看不起农民和工厂里的工人，只想着从国家那儿谋求一官半职。但是粥少僧多，总会有很多人落选，而落选的人就是参与暴动的最有力的力量，因为不管头领是谁，不管目标如何，单是他们自身掌握的知识，



便让他们有了造反的借口和条件。（这种现象并不是只存在于拉丁民族中的个例，在中国更是普遍。就如法国一样，在中国也需要大量的考试才可以获得一官半职，这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考试的唯一规范就是大量的典籍，你只需要背诵就可以通过考试。但是在今天，面对失业率极高的今天，这支受过教育的考试大军、无业大军，让我们感受更多的却是可怜和可惜。自从英国实行了不是为了教育之外的目的而提供教育以来，印度也俨然形成了“印度绅士”这一群体，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并没有为他们谋得一官半职，反而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标准，并让他们成了英国统治的最具威胁性的敌人。我在自己的《印度的文明》一书中描述过这一事实，来过这个国家的任何作家都看到了这个可悲的事实。）

显然，你现在知道这个教训已经太晚了，经验迟早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最终它会让我们看到，死板的教科书和没有价值含量的考试，与勤劳的教育比起来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并且最终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回到农田和工厂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对于今天这个社会来说，专业教育正是我们祖先所宣扬

的一种教育方式。凭借着意志力、开拓力和创业精神的支持，这种教育方式仍然保持着自身强大的推动力。我会引用泰纳先生这位伟大思想家的著名篇章中的一些重要段落，来说明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与今天英国和美国的制度是多么的相似。他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 - 撒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比较的时候，明确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当被现代人认为我们的古典教育只能培养出心怀不满和不适应自己生活状况的人时，又有谁曾想过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就是改变的途径？人因为需要而接受学习及专业教育，这就是我们的祖辈所理解的教育。而这种已经被现代人视为落后的教育体制，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够经常看到它的身影。教育没有完整的体制，有的只是教育的需要。学习是一个自我求真的过程，而不是靠着某种强加的力或者诱惑而发展、实行的。

怎么才能让受到专业教育的人的智力取得提高呢？对此，泰纳先生的说明就非常出色：



一般来说，观念是形成于一个人的自然而然的切身体验中的。要强化观念的培养，就需要年轻人时刻在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等场景中体验，获取大量的具体的感官印象；他们应该与顾客、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一起做事体验，不论他们事情做得怎么样，只要他们采取这种同吃同住做事的方式，他们就能因这些从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味觉感知到的各种细节，产生自己相应的或深或浅的认知。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在心里总会有些想法，回去默默地琢磨，就会产生新的思路，带着他们的大脑去开始新的组合、改进、创新和发明。而法国的年轻人恰恰在他们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人为地阻隔了与这些细节的接触，原因在于他们人生美好的七八年的时间都是被圈定在学校里的，丧失了所有亲身体验的机会，没有了这些不可或缺的学习因素，自然地，他们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把握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就不可能有准确而鲜明的理解。

……他们中至少有十分之九的人把这几年的时间和努力都浪费了，遗憾的是，这几年对于他们恰恰又是非常重要的，甚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至是决定性的几年。而这些年轻人中又有一半甚至占到三分之二的，是为了考试而活着，即我所指的那些被淘汰者。剩下的人将如愿地获得他们所追求的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即我所指的那些超负荷工作的人。在规定的某一天，端坐在一个位子上来应对一个答辩团持续两个小时的追问，而他们得谨小慎微地做到正确回答，因为他们是怀着对科学家团体——一切人类知识的活百科全书的敬畏来的，而且对此也抱有很大的期望。在这特定的两个小时里，他们或许正确或者至少自认为正确，但是不出一个月，他们便不再这样，他们松懈下来了，以至于不再可能通过考试了。他们脑海里那些过多的、刻意所学的不断被遗忘，加之没有新的东西填补进去，他们的精神意志被消磨了，也逐渐丧失了继续学习的毅力。即使曾经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人，但是现在却是一个江郎才尽的人。他成家立业，陷入世俗的生活，一旦落入这种世俗，他就会故步自封于狭隘的职业中，或许工作起来还算本分、敬业，但是也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和英美一样，用的虽是截然相反的办法，由此得到的结果却基本相同，甚至更好些。



随后很多有名的心理学家就向我们介绍了我们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制度设计上的区别。他们没有设立我们这么多专业学校，其教育也不是一味地要求啃书本，而是更多地建立在专业课程的实践基础之上。例如，他们的工程师不是从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是从车间里实践训练出来的。这种模式的结果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他们智力所允许的水平。通过训练，如果能力有限，他至少可以做个工人，好一些也许能做到领班；如果能力突出，相信他迟早会成为工程师。相比个人前程完全取决于某些年的一次短暂考试的做法，这种模式无疑更让人信服，也更有利于社会。

学生们在他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医院、矿山和工厂以及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开始了他们学徒生涯，此时他们的身份就相当于办公室里的律师秘书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这样，在他们独立工作之前，他们已经有机会学习到一般常规性的操作流程。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在不断地观摩学习中形成自己的思想框架，建立自己的知识储备。

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对各种各样细节技能的接触，也会促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使他们和所获得的日常经验相统一。在这种模式的培养下，年轻人的实践能力得以发展，而且与他们自己的才能相适应，其发展定位也符合他们日后特定工作内容的相关要求，因为他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他们日后要从事的工作。所以在英国家，年轻人很快就能处在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上。在25岁时——如果各方面条件充分，时间还会提前——他们不但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员工，甚至会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再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而是个发动机。而在制度截然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的现状越来越接近中国了，其结果就是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对于我们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现实的脱节，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如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时期——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单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学习理论和啃教科书的时间确实是太长了，并且学习负担太重。所以即使仅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这种灌输也是糟糕的，它是违反人的天性、与自然和社会属性相悖的制度。



学校的寄宿制度也客观地延长了在校时间，机械式的训练和填鸭式的教学，理论功课作业过多过重，都导致我们忽略了太多——忽略了年轻人以后所要经历的时代；忽略了成年人的年龄和他们的职业；忽略了年轻人即将投身其中的现实社会；忽略了我们生活于其中、他们必须适应或提前适应的社会；忽略了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参与的斗争；忽略了他们为了在社会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必须提前拥有的装备、武器、训练和坚强的意志。这些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种最宝贵的实践，这种丰富的常识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我们的学校都没有教给我们的年轻人。学校不仅没有培养出年轻人适应社会的能力，这种呆板的模式还使得他们的生存能力退化。因此自从他们踏入社会，参与到社会中的各种竞争的时候开始，就注定他们会遭遇到社会现实中一系列的残酷的打击，此种打击给他们的创伤将是持久的，某些承受力差的年轻人甚至会一蹶不振。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痛苦的，挺过去了将是另一种迟来的实践，一旦陷进去，对其人生观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很可能引发他们对国家、社会的彻底失望、痛苦、挣扎，心中余悸永难磨灭。（见泰纳：《现代政体》，第二卷，

1894。在这些几乎是泰纳绝作的字里行间里，反映着伟大哲学家对民族未来的极大关注和担忧。然后不幸的是，我看到的是那些一直生活在国内的教授很难睁眼看世界，对此完全难以接受。长远来看，教育是兴国、强国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途径。然而现在看来，还没有哪一个法国人能够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制度并没有达到塑造栋梁之材的目标，反而适得其反，让年轻人丧失了本该有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更痛心的是，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造成国家衰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保罗·布尔热^①在其著作《海外》中也同样指出了法国教育制度的严重弊端：只会“制造”目光短浅的“两种同样有害的文明人”——顽固的资产阶级者和肆无忌惮搞破坏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有关只能误人子弟的法国公立学校和完全可以培养出很多真正精英和大师的美国学校的比较，也有力地支撑了他以上的鲜明观点。这样一比，标榜民主和实行民主的巨大差别便一目了然，令人震惊和深思。)

我绝不认为以上言论是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的，相

^① 保罗·布尔热：(1852—1935)，法国文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保守派文人中的代表人物。——译注



反，要想知道此时才在群众中酝酿，彼时便已疯狂蔓延的各种思想产生的原因，那么对以上言论的探究便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当前运行的教育制度很是让人担忧，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终究是教育才能挽救我们的年轻人，教会他们独立思考，认清国情，创造美好未来。因而我们必须坚信，对当前教育制度的剖析，让其弊端呈现于世人雪亮的眼睛前是非常及时而有必要的。作为教育平台的教室，将成为最重要的转折点——通向社会主义的转折点，或是拉丁民族从衰败走向兴盛的转折点。

二、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提要：(1) 形象、词语和套话。词语和套话的神奇力量 / 词语的力量和它所唤起的形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却独立于它的真正含义 / 由于时代和种族的不同，这些形象也有所不同 / 举例说明含义多变的常用词语 / 给旧事物换上新名称的政治效用 / 种族差别导致的词义不同 / “民主”一词在欧洲和美国的含义 // (2) 幻觉。它的重要性 / 幻觉在所有文明的起源中必不可少 / 与真理相比，群体更喜欢幻觉 // (3)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经验。只有经验能够使必要的真理在群众中生根 / 在不断的
重复下，经验才能生效 / 为说服群众必须付出的经验代价 //

(4) 理性。它对群体毫无作用 / 影响群体的只有无意识感情
/ 逻辑在历史中的作用 / 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的秘密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让群体心理有特定属性并促进某些
感情和观念发展的间接性准备因素。在接下来的这一章里，
我们将学习如何运用这些因素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根据本书第一部分中群体想法及其推理方式的知识，很
明显可以从影响群体心理的方法中归纳出一些一般性原理。
由此我们知道，暗示——特别是一些以鲜明形象表现出来的
暗示的力量和蔓延过程。当然我们更知道，暗示完全可能
因为暗示的来源不同而对群体的心理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
对暗示的分别研究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否则，对群体
的问题就给不出有关心理学上的理性答案，那么群体将会像
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司^①，迟早会毁掉我们。

① 古代埃及和希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怪兽，向过路者提问谜语（即著名的
“一物出生时四足，长大后两足，最后三足，此为何物”——人），答不出来的人
就会被吃掉。——译注



(1) 形象、词语和套话

词语和套话想反映的形象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却使人印象深刻，使其鲜活起来，产生“头脑风暴”，也就更容易左右群体的想象力；但同时也可以控制群体的想象力，平息事态——简直是可以黑白颠倒，杀人于无形。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因此而丧命的人，其尸骨甚至可以建造一座比古老的齐奥普斯^①更高的金字塔。

词语的影响力源于最初所对应的形象，却又不限于它们最初所对应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越是抽象的词语影响反而越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其含义极其抽象、广泛，各人理解也是见仁见智，没有定论。然而区区这几个词语却有着神奇的力量，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似乎各种千奇百怪毫不相干的梦想也能在它们中找到实现途径。

一旦有了这些词语和套话的存在，一切科学都变成了被

^① 齐奥普斯，公元前6世纪的埃及法老，曾建金字塔。——译注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抨击的对象，集体无意识的群体只会甘心俯首帖耳。许多人深信它们是自己的力量，为其马首是瞻，虔诚地顶礼膜拜。

说词语远不限于它们最初所对应的形象，是因为词语所对应的形象会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但是套话并不是常常变化，而且有些词语在特定的时期内也是约定俗成地对应着特定形象的。

就像上面所述，并不是所有的词语都精确对应某种形象，有时也会因时因地而错失该种形象，不再产生影响群体想象力的力量而成为空话，这时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如果在年轻时就受形象恒定的词语影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定会墨守成规地生活，终其一生。

某种特定语言中的词语本身在时代变迁中变化还是相当慢的，只是它们所对应的形象会因时因地不停地发生变化。因此我的观点是要想准确地翻译一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语言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们今天转译古文的行为，不过是用现在的形象去替换古代的形象，而这些存在于古代人头



脑中的形象，与现如今的我们根本毫不相干，如何期望我们能够准确理解转译？人们在大革命时期对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模仿，也不过是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含义赋予古代的词语。

希腊人的制度和现在用同样的词语设计出来的制度有什么共同之处？那时的共和国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由极少数紧密团结的暴君统治着一些绝对服从指挥的奴隶构成的制度。这种贵族集体统治必须得有奴隶制这个基础，否则就会消失。

在从来没有过思想自由的地方，在“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同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含义有何相似之处？而像“祖国”这样的词也一度停留在狭隘的“城邦崇拜”的含义上，以前的希腊如此，如今的法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反倒是罗马人突破这个狭隘形象，建立了真正伟大的包含高卢人的国家——

城邦的统一、政治和宗教的统一。两百年前大孔代^①才算真正领会到祖国的真正旨意，而过去法国保守党人对祖国的认识与先前希腊的并无二致。

含义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的词语不胜枚举。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也受到历史水平所限。有人曾十分形象地说，只有建立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正确理解“国王”和“王室”这种称呼对我们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在遇到更复杂的概念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由此可见，词语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它随着时代和民族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我们想借词语去影响群体，就不得不搞清楚群体在特定时期赋予它们的特定含义，或者拥有群体之外独立思想的人赋予它们的含义。

一旦群体对某些词语已经极度厌恶，而又因为特殊原因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此时真正的政治家应该采取的紧急措施是，在不刺激群体的情况下变换说法，托克维尔在这方面是

^① 孔代姓氏为法国波旁王室的主要支系之一，本文提到的这个“大孔代”，曾发动叛乱反对王室，失败后去西班牙避难。——译注



行家里手。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徭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如此等等。

政治家必须得善于使用“换汤不换药”的手段，恰当选择，说服民众群体跟着他走。泰纳就明确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披着“自由博爱”的羊皮，用他们的狼爪干出了大屠杀的罪恶勾当。统治者驾驭辞藻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含义的语言。

由此，时间是造成词语含义变化的主因。再联系到种族因素，同一时期同一种族中，素质不同的人使用的相同词语的含义也大相径庭。若非博闻强识之人，不可能准确理解这些。所以往往群众使用最多的那些词，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最不相同的含义。例如今天在人们生活中频频出现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两个词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 - 撒克逊民族中代表着十分对立的思想。在拉丁民族看来，“民主”更多的是指民主集中——国家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而在盎格鲁 - 撒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民主”却是指个人意志的超常发展和国家的彻底服从，是个人大有可为的制度。关于这两个现象的对比，我和布尔热的结论高度一致。（在《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一书中，我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拉丁民族和盎格鲁 - 撒克逊民族在民主理想方面的不同之处。布尔热在旅行后，也在他的近作《海外》一书中独立地得出了几乎和我完全一致的结论。）

（2）幻觉

自从文明出现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在宗教、哲学和政治等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建庙塑像、发动战争等，无不受其影响；一些建筑物、关系秩序，建立又毁灭，毁灭又重生，无不缘于此。客观上讲，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同时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也客观上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既然这些寄托了人类无限希望的艺术瑰宝依然存在，那么就顺应群体，顺应历史，让其继续下去吧，事实上，人们也需要这样的精神寄托去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寄托。幻想是不真实，但科学又太过于苛刻，人非草木，总会有感性的时候。在科学的世界里，人们难得糊涂。^①

20 世纪的某个时段，哲学家想要毁灭人们的幻想，然而不曾想，他们毁灭得越多，人们希望的源泉也就越枯竭，人们面对毫无人情味儿的自然力量，内心难免迷茫和彷徨。于是，物极必反，当有人向群体兜售幸福的时候，哪怕是纯粹吹捧出来的谬论也不在乎，人们愤然舍哲学家而去，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充满诱惑力的幻想。人们受够了那些不合自己口味的科学，甘愿成为幻想的奴隶，哪怕牺牲，也要享受瞬间的醉生梦死。要是谬论对他们的诱惑力更大一些，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谬论的怀抱。凡是能让他们产生幻觉的，都可以轻易地控制他们；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一些繁杂的观点罗列起来，形成了群

① 丹尼尔·勒叙厄尔语。

众一致认同的意见，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我在前文也有所阐释。当年的法国国民卫队是由一些性情温和的小店主组成，他们没有极强的纪律性，而且也没有什么人把他们当作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来看待，所以他们对于人民来说也是无害的。而且对于当时政府的领袖来说，他们也认为这支军队是没有任何威胁性可言的，甚至以偏概全，认为他们也不可能掀起任何的“波浪”。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奥列弗先生指出，一位经常追随群众的观点、没有前瞻性可言的政治家，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梯也尔先生，这位在 1867 年 12 月 31 日一次内阁会议发言的政治家，就扬言宣称，普鲁士除了拥有一支和法国力量大致相同的常备军外，还有和法国相似的不成气候的国民卫队，因此，它也不具备任何的威胁性。

(3) 经验

经验是能够让真理存在于群众内心深处最有效的手段，它是能够让真理生根发芽，并且让危险性降低到最低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但是为了实现这种目标，经验必须在大范围内



经常出现、经常发生。经验不具有遗传性，这种特性是导致历史事实不能产生某种影响的最根本的原因，而且也证明了，经验要想成功地动摇人们脑中错误的观念，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出现。

在史学家的眼中，19 世纪以及再早一些的年代是一个充斥着经验的时代，因为在任何的时代，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实验品。

而其中最伟大的实验当属法国大革命。当一个社会遵循纯粹的理性指导发生彻底性的改革的时候，势必也会导致数不清的人死亡。当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向我们展示这种力量性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 50 年中，独裁者让拥护它的人民死于非命，让自己的民族损失惨重。比如第一次实验是 300 万人的性命和一次入侵，第二次结果是割让领土，并在事后表明了常备军的必要性。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上推理，第三次实验恐怕也在所难免。要让整个民族意识到，法国军队并不像 30 年前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恐怕也要经历一场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再者，你也必须花费

20 年的时间，才会让人们从实验之中认识到贸易保护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像这样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

(4) 理性

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能够影响群众心理的因素时，理性根本就没有必要出现，除非是把它当作反面教材。

推理并不会影响群体，群体能够理解的只能是一些拼凑的观念，对此我们已经证明过。所以，那些懂得如何去影响它的演说家们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理性。对于群体来说，逻辑定律毫无作用。（影响群众的技巧几乎不需要逻辑规则的帮助。我大概是在巴黎围困时期开始第一次观察这种现象。有一天，我看到一群怒不可遏的人因为怀疑一位将军把自己国家的国防计划卖给了普鲁士人，所以把他押到当时的政府驻地罗浮。一位政府官员，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的人，对要求处死这名囚犯的人大声呵斥。在我看来，他会以这位将军其实就是设防人之一，而且这种计划在随便一家书店都可以买到为论据，但是令当时涉世未深的我极为不解的是，他所说的跟我想的截然不同。他向那个囚犯宣布：“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在护国政府对你们的要求做出决定之前，他会被我们监禁起来。”在这种妥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协之下，人们的怒火渐渐熄灭，人群慢慢散去了。仅仅过了十几分钟，将军就回到了自己家里。要是这位演讲家用逻辑论证来劝说那些正在气头上的人，一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正是由于我的涉世未深，才对这种论证抱有幻想。) 要想让群体相信什么，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先弄清楚什么能够引起他们的兴奋，还要假装自己也有这种感情，最后还要进行暗示。对于很多演讲来说，因为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措辞，所以很难进行准备和研究。在那些事先准备好的演讲中，演讲者只会忠实于自己的思路，所以并不会引起听众的共鸣。

惯于进行逻辑思考的头脑总是对那些严密的论证步骤深信不疑，在说话时也会不自觉地用上，却总是费解自己的论证为什么没什么用处。有位逻辑学家写道：“一般来说，建立在一组公式上的数学结论是改变不了的……”这话固然很有道理，但是跟无机物相比，群体并不是更加遵守这种组合，它连理解的能力都没有。要是把它用在说服像野蛮人或者儿童这种比较原始的头脑的时候，才会发现这种论说方式简直一文不值。

要是只是想看清楚理性在和感情对抗时是多么苍白无力，甚至用不着降低到如此原始的水平。这种例子随处可见，比如说，仅仅在几百年前，那时候与逻辑格格不入的宗教迷信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接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对于这种规矩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过到了现在，才有人敢去挑战它们的真实性。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明之士不在少数，却没有一个在理性的思考后认识到自己的迷信中幼稚的那一面，或者怀疑过魔鬼的罪行或者烧死巫师的必要性。

群体从来不受理性的指引，对此我们是不是该表示遗憾？我们不必着急给出答案。我们不能否认，引导人们走向文明的正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对此，理性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些幻觉是支配着我们的无意识力量的产物，所以是必不可少的。每个种族的精神成分当中都携带着它命运的定律，并且由于它的一种冲动，且不管这种冲动是不是合理，都要服从这些定律。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各民族都受到一种神秘力量的控制，就好像是让橡果成长为橡树或



者让行星按照各自轨道运行的力量。

要想认识这些力量，我们就应该对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进行研究，只研究这一过程中的某些事件是远远不够的。要是只考虑这些事件而忽略了整个过程，就像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我们也无法认识这些力量，只会错误地认为历史是由很多偶然事件组成的。对一个加利利的木匠来说，他不可能变成一个持续两千年之久的神，更不可能成为文明的基础。几个从阿拉伯沙漠走出来的人，征服希腊罗马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比亚历山大的领土更大的帝国似乎也是天方夜谭。对于一个炮兵中尉来说，想在一个欧洲已经十分发达、各地都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的时代征服很多国家和民族，似乎也不太可能。

所以，理性最好的去处就是留给哲人，我们没有必要坚持让它统治人。与其说理性并不是所有文明的主要动力，倒不如说即便有理性存在，感情，比如说尊严、自我牺牲等依然是文明的动力。

三、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提要：(1) 群体的领袖。所有的群体动物都有顺从自己的领袖所发出的号令的本能 / 群体领袖心理 / 只有他们才能把这些群众集合在一起，赋予他们信仰 / 群体领袖的专制 / 领袖的种类 / 意志的用处 //(2) 领袖鼓动别人的方法：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些手段的不同作用 / 相互传播逐级播散的过程 / 大众的看法会普及所有人的看法 //(3) 名望。名望的定义和分类 / 先天的名望和后天个人名望 / 各种例子 / 名望受到破坏的方式

现在我们明白了群体的构成和能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力量，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力量是怎么被激发的和怎么样才能把它变成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用的东西。

(1) 群体的领袖

在生活中，只要有群体，都需要有领袖来掌管，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

领袖对我们来说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哪怕他只是一个小小



喽啰，但是只要他能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他就是领袖。因为他的观点是使群体的意见统一的重要部分，他是凝聚所有人的头等要素，他们为他们组成派别打下了坚实的基石。就像群羊失去了头羊一样，如果失去了他，人们就会四处乱窜。

领袖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被别人领导的，他也是被别人的观点所灌输，然后才变成了观点的传输者。他们往往对这些观点非常迷恋，甚至迷恋到除了这个之外什么都不在意。在他看来，所有和这些观念相悖的言论都是迷信是瞎扯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罗伯斯庇尔，他对卢梭的哲学观念近乎痴狂，在传播它们时竟然采用了宗教法庭的手段。

我们所说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不是所谓的思想家。他们并没有敏锐的头脑，也没有深谋远虑的天赋，关键是他们几乎不可能这样，因为拥有这种品质的人一般都会犹疑不决。这种人物一般都会出现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不管他们坚持的观念和追逐的目标有多么可笑，他们从来都不会动摇。他们丝毫不在意别人的轻视和保留态度，这些不但不会对他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们有坏的影响，反而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比如说利益和家庭。自我保护的本能在大多数人身上都有，但是在他们身上却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求的唯一回报就是身先士卒。他们强烈的信仰让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说服别人。大家都会崇拜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才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聚集在一起的群众的意志会完全丧失，本能地崇拜那些具备自己所不具备的素质的人。

领袖在哪个民族都不缺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领袖都会受到那种适合于所有信徒的强烈信念的激励。这些领袖往往都会花言巧语，只顾个人利益，用取悦于无耻的本能来获得众人的信服。虽然短期来看这种做法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并不会长久。只有隐士彼得、路德、萨伏那洛拉^①之流，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打动群众的灵魂。他们总是自己痴迷于某种信条并对其想入非非，然后才能带领别

^① 隐士彼得（1050—1115），法国修士，创建修道院，并曾率信徒到达耶路撒冷布道。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新教创始人，影响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萨伏那洛拉（1452—1498），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宣教士，对当时的意大利政治和宗教生活影响深远。——译注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人想入非非。在获得别人的共鸣以后，他们才能在自己的信徒中建立信仰，这种信仰可以让一个人成为梦想的奴隶。

不管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不管它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还是一种观念，都不重要。信仰之所以会建立，其决定性因素就在于领袖的作用。人类可以支配的力量有很多，但是其中最惊人的就是信仰的力量了。福音书上说，它可以移山填海，可是一点儿都不夸张。让一个人拥有信仰，就是赋予了他无穷的能量。

信仰可以让人强大十倍，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由很多默默无闻的信徒制造的，他们除了自己的信仰，对别的几乎一无所知。那些能够在各地都获得信众的大宗教，或者不断扩展自己领土的帝国，它们并不是在学者或者哲学家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

但是对于上面提到过的这些事情，我们总会把目光放在一些伟大的领袖身上，他们的数目不多，史学家对他们是如数家珍。他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的顶峰，其上有位高权重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的主子，下面是劳苦大众。他们在那些人声鼎沸的小酒馆里，不断地给自己的同志灌输一字半句，慢慢引起他们的兴趣。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明白那些话的意思，但是按他们说的，只要将其付诸实践，最终都能实现自己所有的愿望和梦想。

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不管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一脱离孤独状态，就会马上置身于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要知道，群众中的大多数人，只了解自己的行业，对于别的问题却一无所知。这个时候，领袖就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被效果略逊一筹的出版权取代。这些出版业制造的舆论明显是对领袖有利的，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说理操心。

群众领袖要想得到别人的绝对服从，就一定要有非常专制的权威。很多人也许会发现，用不着任何后盾，他们的权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工人阶级中最暴躁的人对自己唯命是从。工时和比例，罢工的开始和结束，全凭他们的一句话。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现在，由于政府甘心忍受别人的怀疑，让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弱，所以这些领袖和鼓动家正在慢慢倾向于谋取政府的位置，由于这些新主子的暴动，所以群众的态度比政府统治时要温顺很多。如果由于某种突发事件，领袖退出了舞台，群众就会回归最开始那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比如说那次巴黎公共雇员的罢工，在那两位领头的被抓起来以后，参与罢工的人马上一哄而散。在群众的灵魂中，当奴才的愿望要远远超过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已经习惯了服从，不管谁是主子，他们都会自觉地卑躬屈膝。

这些首领和煽动家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那种活力四射，但是意志力不够坚定的人；另一种的意志力显然要长久一些，不过这种人不常见。前一种人有勇无谋，比较擅长领导突然决定的暴动、带领群众浴血奋战、让新兵一夜之间变成英雄，这种人的典型代表就是第一帝国时代的内伊和缪拉，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加里波第^①。虽然加里波第没

① 内伊、缪拉，二人都是忠诚服务于拿破仑的伟大将领。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期间最杰出的领袖，尤其擅长游击战，意大利可以统一，他功不可没。——译注

有什么长处，却是个精力十足的冒险家，他可以只带领为数不多的人就攻占被军队严密保护的那不勒斯王国。

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领袖的活力，但是它们持续的时间确实不长，一般在事件结束之前就已经消失。跟我前面说的那样，一旦这些英雄回归到平常的生活里，就会暴露出非常惊人的性格弱点。虽然他们可以领导别人，但是到了最简单的环境中，他们就好像失去了思考和支配自己的能力。他们虽然是领袖，但是在某些条件下也得需要别人的领导，得受到别人观念的指引，或者给他们提供明确的行动路线，否则就很难发挥作用。但是那些意志力比较持久的领袖，虽然不怎么吸引眼球，但是其影响力要超越前者。很多宗教或者伟业的真正奠基人就属于这种，比如说圣保罗、哥伦布和德·雷赛布^①。不管他们是聪明还是小心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是他们的。他们所具备的持久的意志力，

① 保罗生卒没有确切记载，1 世纪随处可见他的踪影，除了耶稣以外，他是基督教最为了不起的宣传家。在《新约全书》上，有关于他的记载很多。德雷赛布（1805—1894），法国外交官，苏伊士运河就是由他主持开挖的，后来他又规划将巴拿马地峡打通，结果没有成功。后面的文章中，勒庞还会多次提及他。——译注



是一种超乎寻常、难能可贵的品质，它完全可以战胜一切。
没有人知道强大而持久的意志会带来什么，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不管是自然还是上帝。

从最近的德·雷赛布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强大而持久的意志的力量。他是一个把世界分为东西两半的人，在过去的 3000 年里，有很多伟大的统治者曾经尝试过完成他这样的事业，却都失败了。他后来之所以会失败，只是因为年纪太大了。要知道，衰老足可以摧毁一切，意志也不例外。

如果要证明意志的力量，从历史上记载的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困难就可以看出。这项伟大工程的作者讲述的整个故事，都被一位见证人记录下来了，虽然字数不多，但是足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对运河故事的讲述却从不间断，他讲述他克服的所有困难，他怎么消灭一切不可能，他遇到的所有反对意见，反对他的所有联盟，他经历的所有失望、逆境和

失败，都没有让他放弃。他回忆起英国怎么打击他，法国和埃及怎么犹疑不定，刚开工的时候法国领事馆怎么带头反对他，还有他遇到的各种反对。他还说，海军部长和工程师，一切富有经验而又充满责任心的人，都站到了他的敌对一方，他们都以科学为借口，断言马上就会发生灾难，甚至像预测日食一样预测出准确的期限。

涉及所有这些伟大领袖生平的书，人名并不多，但是每一个都可以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对应。

(2) 领袖鼓动别人的方法：断言、重复和传染

如果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促使群众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譬如掠夺宫殿、誓死守卫要塞或阵地之类的，就需要使群众具有对暗示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为他们树立榜样是效果最好的。另一方面，群体应当在事前就有一些环境上的准备，最为重要的是希望在群众中产生影响的人更应该拥有一种品质，这种有待深入去研究的品质就是名望。

然而如果领袖希望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之类的信念



和观念去对群体产生影响的话，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可依赖。其中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这三种方法是最为重要而又十分明确的。虽然它们发挥作用需要很长时间，但是生效之后也会有长久的效果。

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在意任何推理和证据。一个断言越是简单精练，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说服力。各时代的各宗教书和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那些善于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和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都熟知断言的重要性。

然而，只有那些坚持不变并且不断重复的断言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我始终认可拿破仑的“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的见解。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的，这种方式也可以让人将其作为真理来最终铭记。要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只需看一看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力量是这样形成的：从长远来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在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留

下烙印，我们的行为动机也由此产生。到了我们忘记谁是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它深信不疑。这就是广告有很大的作用的原因所在。举例来说，我们经常听到某种牌子的巧克力很好，那么我们会潜意识地认为大家都认可，而后就会相信它。或者说我们频繁听到关于某种药物能够治愈顽疾，一旦我们患病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它。如果我们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张三是声狼藉的流氓，李四是老实巴交的人，我们最终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再去读一家观点相反、把他们的品质完全颠倒过来的报纸。把断言和重复分开使用，它们的效用就会大大降低。

一旦一个断言得到不存在任何质疑的重复，那么就像在一些著名的金融项目中，富豪足以收买所有参与者那样，所谓的流行意见就会出现，就会得到有效的传播。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很容易在群体中传播，甚至在动物的群体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它是十分常见的。马厩里有一匹马踢它的饲养员，另一匹马也会效仿它；几只羊感到惊恐，



很快也会影响到整个羊群。所以在人群中，各种情绪也会得到传染，这就是恐慌的突发性所在。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样，也是很容易传染的。众所周知，在疯病专家和医生中间也会出现疯子。当然，最近有人提到一些疯病，比如说广场恐惧症，也可以由人传染给动物。

群体中出现传染并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在一个地方，彼此相距很远的人也会受到传染，这是因为有些事能对所有的人产生一种相同的影响，有相同的倾向。在人们心中已做好准备又受到上文提到的因素的影响的时候，表现更为突出。例如 1848 年的革命运动，它在巴黎爆发后，便迅速传遍大半个欧洲，使一些王权几近崩溃。

很多影响被认为是由模仿引发的，实际上也是传染造成的。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对它的影响已经做过描述，因此这里我只想抄一段几年前我针对这一问题说过的话。下面引述的观点已由另一些作者在最近的出版物中做了更深的解释说明。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as He Zhi Zhong

人和动物一样有着模仿的天性。因为模仿是极为容易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会去模仿，这是必然的。时尚的力量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这种必然性。没有多少人敢于与时尚对抗，不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还是服装。影响大众的是榜样而不是论证。每个时期都有为数不多的人与其他人作对并受到一些人的盲目效仿，但是这些个性鲜明的人也不会公然反对质疑公认的观念。一旦如此，其他人基本不会模仿他们，他们也不会有大的影响。因此，那些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很难对自己所处的时代造成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不论欧洲人文明如何发达，也不会对东方造成大的影响，因为两者间的差距太大了。

从长远来看，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所有人十分相似，即使是那些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似乎不会受到这种双重作用影响的人，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上也会散发着一一种相似的气息，从他们身上很容易判断出其所属时代。所以说要想全面彻底了解一个人读什么书，拥有什么习惯，居于什么环境，不一定要与他们长期交谈才



能知晓^①。

传染的巨大威力在于，它不但能使个人被迫去接受某种意见，并且能给其带去一些感情模式。拿《唐豪塞》^②为例，传染会造成一些著作在某个时期不被重视。几年后出于同样的原因，原本反对的人又会对它赞美有加。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容易得到传染，其普及不会是因为推理。目前在工人阶级中广为流传的学说，是他们在公共场所接收到的，是断言、重复和传染造就的。当然，每个时代创立的群众信仰的方式，大致上是相同的。勒南^③就曾正确地把基督教最早的创立者比作“从一个公共场合到另一个公共场合传播观念的社会主义工人”；伏尔泰在谈到基督教时也注意到，“在一百多年里，接受它的只有一些最恶劣的败类”。

① 勒庞《人及其社会》(1881)第2卷，第116页。——译注

② 一名伟大的德国诗人，活跃于13世纪，后来被编到民间传统故事中。这里应该指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剧本于1845年上演。——译注

③ 勒南(1823—1892)，法国19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在宗教、哲学以及历史学方面都有比较深刻的见地。终其一生，他都在研究如何从人文主义角度出发，让宗教和自然科学之间矛盾少一点，代表性作品有《耶稣传》《法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及《道德和批判文集》等。——译注

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逐渐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这和我前面提到的情况类似。我们会注意到社会主义信条也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些会率先为其做出牺牲的人正接受这种情况。传染的威力之大以至于个人利益在其面前也会显得一文不值。

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只要是民众接受的概念，必定会在社会最上层造成很深的影响，不管这些信念是多么荒谬没有意义。由社会下层进而影响到社会上层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由于群众的信念必然是与更高的概念相关的，但它在自己的发源地的影响甚微。那些领袖和鼓动家在这种高深的概念之中得到启发，就会去利用它甚至歪曲其原本意义，借助进一步歪曲它的宗教使其在群众中传播，他们会进一步地推动整个歪曲过程。要想一种概念对社会的上层产生影响，首先它要成为符合大众的真理并回到其发源地。长远来看，智力是在十分间接地塑造和影响着这个世界的。当哲学家的思想通过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获得最后的成功时，提出概念的哲人们早已离开人世。



(3) 名望

通过反复述说、影响让大众所知晓的观点，由于环境的作用，它会产生无穷的影响力，这时它们所具有的能量将是非常惊人的，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名望。

纵观全球，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统治力量，不管是一个真实的个体，还是一种虚幻的看法，它的权力得以巩固、增强，最主要的都是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一种奇妙的力量，它就是“名望”。虽然每个人都对这个词的理解颇深，可是真正要使用却有多种方式，所以要想给出具体的概念还很难。名望所关系到的感情，除了肯定，也有可能是害怕，有时这些情绪反应还是它的根基，可是没有它们，它也可以独立存在于世界中。名望的集大成者要属已经不在这个世上的人，也就是我们不再在他面前觉得害怕的人，像恺撒、穆罕默德、亚历山大，以及佛祖。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我们并不认可的假想的存在，像印度地下神庙中所埋藏的那些令人畏惧的神灵，但是它们因为拥有高高在上的名望而让我们望而却步。

现实生活中，名望是指某部作品、某种看法，抑或是某个人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会让我们的批评能力丧失，让我们心中满是惊讶和崇敬。这种感觉和人世间所有情绪问题一样，很费解，可是和有人格魅力的人物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相比，二者好像没什么太大区别。所有权力的主要原因都要归结于名望，无论你的身份是国王、神仙还是倾国倾城的美女，没有了它，你也只能干看着。

不同种类的名望，概括起来可以分成这样两大类：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名望，另外一种是个人的后天所带来的名望。与生俱来的名望包括头衔、金钱以及荣誉，它可以独立于个人名望。和这种名望截然不同，个人名望大体上都归个人所有，它可以和金钱、荣誉以及头衔一起存在，或者因为这些因素而更加彰显，不过如果这些东西不复存在，它也依然可以独立存在。

与生俱来的或者后天形成的名望更加常见。一个人身居高位，掌握不少的金钱，具有某种称号，光是这些，就可以让他极富声望，暂且不论这个人本身有没有价值，就凭军人



那一身军装、法官那一袭威严的袍子，都会让人油然而生一股敬意。帕斯卡尔^①非常科学地表明，法袍和假发对于法官来说不可或缺，如果他们不这样打扮自己，他们的威严就会折损过半。就算是最狂放不羁的社会主义者，王公爵爷的形象对他也多少总会有所触动。如果具备这样的称号，会使掠夺商人变得非常轻松。（纵观世界各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军装、名誉以及功劳簿会给社会大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包括自我独立意识最强的国家在内。我在这里借用现在最流行的一本游记里面的话，它对英国一些杰出的人物所拥有的名望进行了最准确的描述：“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就算是号称最严谨的英国人，如果某天偶然得知自己和一个英国贵族是亲戚，他也会因此沾沾自喜。”“如果因为他所拥有的财产，他可以让自己的地位稳定下去，那么他提前便可以推断出他们会敬仰他；只要可以和他有关系，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奉献上自己的所有。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他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会兴奋得手舞足蹈。如果他和他们交谈，因为内心过于激动，他们会两颊绯红，两眼放光。可以这样说，他们

① 帕斯卡尔（1623—1662），著名法国思想家，在物理、神学、文学以及数学方面都有比较高的造诣。——译注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与生俱来就对贵族有一种崇拜之意，就像西班牙人对舞蹈情有独钟、德国人青睐音乐、法国人爱好革命一样。对于骏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带给他们的触感，也许不会那么浓烈，那是因为这些东西所能给予他们的自豪感，远远算不上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专门叙述贵族的书非常畅销，不管哪里都可以找到它们，就好像每个人都必备的一本名叫《圣经》的书。”)

前面所说的这种名望，是通过人表达出来的。除开这些名望，其他名望都具体由不同观点、文学以及艺术作品等表现出来，后者的名望是经过时间的积淀才形成的结果。历史，特别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只不过就是机械地对以往的那些判断进行反复。没有人想要对这些判断进行验证，所有人最后都会对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不停反复，直到一些权威性的没有人质疑的东西出现。要让现代读者来读荷马是一件不讨人喜欢的事，可是谁敢这样说？巴特农神庙^① 现在的样子，只不过是一堆没有任何意义的残骸，可是因为它之前所享有的威名，让它看起来并不是一堆残骸，而是具有很多历史印

① 巴特农神庙，位于雅典卫城，17 世纪因为战争打响而被毁于一旦。——译注



象。因为名望的作用，我们自动自觉将事物的真实面目屏蔽了，我们的判断力完全丧失。群众就和个人一样，很想对事物进行评论，这些评论的广泛性和它们的对错根本没有关联，它们只是被名望束缚住了。

接下来我们说说个人的名望。和我之前提到的与生俱来的或者后天造就的名望相比，它的属性截然不同。这是一种和所有称呼和权力没有关联的品质，而且只被少数人拥有。正是因为它的存在，他周围的人会因此受到奇妙的影响，就算这些人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阶层，而且他们也不具备任何权力。他们会强制性地让他们周围的人认可他们的观点和情绪，周围人对他们的遵从，就好像残暴的动物严格遵守驯兽师的指令一样。在群众中诞生的杰出领袖人物，像耶稣、拿破仑、佛祖、圣女贞德以及穆罕默德，他们都拥有非常高的名望，他们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都和名望息息相关。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和各种教义，之所以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横行无忌，就是因为他们有震撼人心的惊人力量。当然，对它们是不能深入分析的，因为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它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们很快就不见踪影了。

我前面指名道姓所提出的人物在享有极高声望以前，通常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拥有了一种超乎寻常的魔力。如果不是这种魔力的帮助，他们是不可能享有盛名的。假如说，到达巅峰时期的拿破仑，如果单凭他手里所获得的权力而具有极高的声望，显然是不现实的，可是在他还没有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依然是一个无名小辈时，他就已经拥有了一部分这样的名望。当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将军时，幸亏那些有权势的人出面庇护他，让他担任了意大利军队的将军。他发现自己简直入了虎口，一群气愤不已的将军包围着他，他们一心要让这个新来的总督下不来台。从最先进入这个圈子，第一次见面开始，他就没有凭借任何言语、姿态或恐吓，第一眼看到这个将来要成大器的人，他们就被深深地折服了。泰纳利用当时的回忆录，对这次见面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来自师部的将军奥热罗，是一个武力高强的武将，因为自己身材魁梧、体格强壮，他自鸣得意。他来到军营，对于巴黎给他指派的那个暴发户满腔不满。对于他们此前听闻的这



人有多么勇猛的传闻，奥热罗准备不给予任何回应。一个巴拉斯眼前的红人，一个因旺代事件^①而获得将军称号的人，在学校里，他得到的评价是：品行不佳，形象一般，享有数学家和梦想家的盛名。他们都过来了，波拿巴让他们稍等，他拿着自己的佩剑站在他们面前。他将帽子戴好，然后跟他们详细阐述了他所要采取的策略，之后果断地下达指令，然后命令他们离开。奥热罗始终闭口不言，直到离开以后他才恢复了从前的自信，让自己可以像平常那样口无遮拦地说话。他这时已经深深认同了马塞纳的观点，这个个子小小的富有魔力的将军让他们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压力，这种气场让他一时难以理解。

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以后，拿破仑的名声和他的荣誉齐步前进，至少在他的忠实随从那里，他已经可以和神灵的名望相媲美。旺达姆将军是大革命时期诞生的一个鲁莽的军人，和奥热罗的豪放相比，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815年，他和阿纳诺元帅同时走上杜伊勒利宫的台阶时，他们提到了

^① 巴拉斯（1755—1829），出身于贵族家庭，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伟大政治家，是最早欣赏拿破仑的人物之一。这里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旺代事件是指发生于法国旺代地区的反革命动乱，时间是1793年。接下来会说到的马塞纳，也是拿破仑手下的杰出将领之一。——译注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拿破仑，他说：“那个具有神奇魔力般的人物对我产生的影响，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程度如此之重，一看到他，我就不自觉像个小孩子一样，双腿直打战。他的出现，完全可以让我上刀山下火海。”

只要是和拿破仑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有这样强烈的感觉。（拿破仑也对自己享有的这种名誉了如指掌，他知道，如果他身边的人再看轻一点儿，那么他的名望就会直线上升。这些人包括国民议会里的很多让欧洲人听闻后都退避三舍的英雄人物。当时的很多传闻都证明了这一现实，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拿破仑就像对待一个男仆一样，非常无礼地辱骂伯格诺。成效产生以后，他走到那个人面前说：“嘿，笨蛋，你明白了吗？”伯格诺，这个身材高大的人，对他鞠了个90度的躬。那个小个子拎住他的耳朵，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这是个让人动心的宠爱你的表示，”伯格诺这样写道，“这是主人生气时最司空见惯的亲密行为。”这些真切发生的事实可以让人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因为名望的力量，才产生这么多肮脏无礼的陈词滥调。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独裁统治者对于其属下们非常瞧不起的态度——



他只是将他们看成发泄的工具。)达武在说到马雷^①和他自己的大公无私精神时说：“假如国王对我们说，‘将巴黎炸毁，不留一个活口，这对于我的大局非常关键’，我相信马雷一定会严守秘密，可是他还不会固执到让自己的家人还继续留在这座城市，而我则会考虑到事情真相会曝光，而坚持不让我的妻儿离开这座城市。”

对于这种让人称奇的魔力，只有当你真正记在脑海里了，对于他从厄尔巴岛杀回法国的壮举才不会那么惊讶。他只身一人，面对他所推行的暴政没有一丁点儿好感的大国的全部武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攻占了整个法国。对于那些前来挑衅、不服的将领们，他只需扫过去一眼，他们便乖乖听命于他了。

美国将军吴士礼后来这样记录拿破仑：

拿破仑，厄尔巴岛的一个逃犯，差不多是独自一人深入法国内陆，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便把法国合法的统治阶层彻底颠

① 达武，拿破仑手下的一员名将。马雷，曾经出任过拿破仑的国务秘书和外交大臣等重要职务。——译注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覆。这难道不是证明一个人无上权力的最令人赞叹的方式吗？

在这场战斗中，从开始到最后，对于同盟国，他到底动用了多大的权力和威望？他们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几乎臣服在他的脚下！

相比他的寿命来说，他的威望显然存续的时间要久一些，而且愈来愈高，正是因为他的名望，他一个默默无闻的侄子因此被推举为皇帝。直到现在，他的传奇故事依然响彻耳畔，由此可见人们对他的感情是多么强烈。如果你有相当了不起的名望和可以实践的天才，那么你就可以任意妄为地加害于他人，为了自己的雄图伟业，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推进死亡的深渊。

对，我现在所列举的都是一些名望非同一般的例子，可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楚那些神圣宗教、知名学说以及强大帝国的根源，说说这些例子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正是因为这种名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所产生的影响，历史长河中才诞生了那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

可是，名望的产生，并不完全依赖个人所拥有的权力、



军事成绩或宗教信仰。它的力量来源可能相当普通，可是效果却是惊人的。这个世纪就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铭记的最震撼的壮举之一，就是改变整个大陆的布局，让地球形态和经商之间的关系从此发生了巨大转变的伟人故事。他之所以可以达成所愿，做出如此惊天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意志力非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可以让更多人聚拢在他的周围。为了对那些反对的声音迎头痛击，他只会凭实力说话，用成绩来证明自己。他说话言简意赅，他的个人魅力往往会让敌人都由衷佩服。对于他的宏伟计划，英国是反对声音最强烈的，可是只要他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他就赢得了所有的支持票。人生迟暮时，他经过南安普顿时，一路走过来钟声响彻不停。现在在英国又开始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为他设立一座雕像。

在他将所有务必要征服的所有人、事、地都号召至自己麾下以后，他相信自己可以一往无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住他前行的脚步。他脑子里冒出一个伟大的构想，那就是在巴拿马再开凿一条苏伊士运河。这时的他年事已高，可是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a He Zhi Zhong

他依然依据传统的办法来进行。虽然他有愚公移山的坚定信念，可是如果那座山过于巍峨，他也是无计可施的，山会反过来作用于你。以后所发生的劫难，也让这位英雄人物身上的光环彻底褪去。他用他一生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人们名望产生和抹杀的历程。虽然他曾经做出了无与伦比的伟大业绩，可是最后他却被故乡官僚打入监牢。他去世时悄无声息，没有一个人去关注他。只有海外的政府像缅怀历史上所有杰出人物一样，对他进行了纪念。（奥地利的一家报纸，维也纳出刊的《新自由报》对雷赛布一生的经历进行了长篇大论的报道，其中所显现出来的思想活动轨迹可以说是最有见地的心理学知识，所以我将它转引下来：

“费迪南·德·雷赛布遭到批判以后，对于哥伦布遭受的令人同情的结局，人们已无权再震惊。假如将雷赛布定性为一个骗子，那么所有高于实际的梦想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古代人会用隆重的仪式来纪念他，会让他喝下奥林匹克的泉水，因为正是由于他的出现，整个地球的面貌才有了彻底的改变，万事万物才变得更加完美。因为控告费迪南·德·雷赛布有罪，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也因此名垂千古。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因为各个民族总是需要一些勇敢的人，他们胆敢将信徒的帽子戴在一个老人的头上，他的一生都在为人类做贡献，可是却生活在一个将自己看轻的世界。”

“在资产阶级对所有大胆创新都深恶痛绝的地方，不要再对什么坚定的公平的的未来大谈特谈。民族需要一些敢于坚定向前的人，他们自信满满，扫平了所有阻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天才不可能如履薄冰，只是单纯地小心提防，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无限延伸人类的活动半径的。”

“……费迪南·德·雷赛布非常明白得胜归来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分别以苏伊士和巴拿马为代表。在这个问题上，这颗心反抗了成功的道德。当雷赛布将两个海洋贯通时，上至国王，下至子民，都对他投以敬佩的目光。可是现在，当他在科迪雷拉斯的岩石面前败下阵来时，他在人们眼中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素质的骗子。……从这种惨淡的结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洞见各阶层人民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和雇主们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刑法的力量，残忍打击那些在某个领域非常杰出的人才。在面对人们志存高远的抱负时，现代立法者满是很难堪，可是公众对这些抱负却一副全然不知的样子。一个大律

师很容易就可以证实，斯坦利^①是个癫狂的人，德·雷赛布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事例依然位于两极，要想对名望的心理学有个彻底的认知，将它们置身在具体的事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类事例中一边是伟大帝国和宗教的创始人，另外一边则是拿一顶新帽子或拿一件新衣服向邻居炫耀的人。

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构成文明的很多组成成分，像科学、文学、艺术，等等，因为它们而产生的种种名望，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而且我们还可以清晰地意识到，要想让广大群众心服口服，名望是根本因素。拥有至高名望的人、物、思想，会在影响力的作用下，让人们无意识地开始效仿，让整个时代的人都进入某种特定的感情或思想表达的固有模式中。更深一层来说，这种效仿是没有意识的，这也更好地让人们理解了它的彻底性这一事实。专门模仿一些古代人的色彩和固有形态的现代画家，和灵感来源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活力。他们诚心可嘉，可是若没有一个伟大的大师将这种艺

① 斯坦利，比利时鼎鼎大名的探险家。——译注



术形式还原，人们就只会一直看到他们单纯可笑的一面。那些以模仿著称的现代艺术家，他们在自己的画布上画满了紫罗兰色的阴影，可是在大自然中，他们却根本没有这种荣幸，看到比 50 年前还多的紫罗兰。他们是深受另外一位画家鲜明特点的影响，下意识地模仿了他，这位画家虽然很怪异，可最终却收获了不小的名望。在文明的所有因素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很多类似的例子。

从上面的种种表述我们可以知道，名望的产生和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可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始终是成功。每个有所成的人，每个被认可的思想，都只是因为成功这一事实，所以人们不再质疑。通往名望的道路上，成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成功有朝一日不复存在，那么名望也就很难活下去了。昨天，作为英雄的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可是一旦失败，他的命运也会跟着发生逆转。当然，如果他的名望愈高，群众所给出的反应也就更加强烈。在这样的状况下，群众会将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英雄作为自己的好伙伴，向一个已经消失的自己曾经对他低声下气的权贵进行打击报复。

想当年罗伯斯庇尔判处自己的同伴死刑时，他的名望一下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当有人没有对他投支持票，他因此丧失了权力时，他的名望也就即刻消失了，群众大声谩骂着，将他送上断头台，就好像不久前对待他刀下的牺牲品一样。对于之前神灵的塑像，信徒们总是会丧尽天良地将它们全部砸碎。

没有成功做基础，名望也会迅速消失。不过，在探讨过程中，它也会慢慢消融，只不过历时会久一些。无论如何，探讨的力量是非常可贵的。当名望转变成棘手的问题时，它就不再是名望了。可以一直长久和名望为伴的人或神，对探讨都毫不留情。只有时刻和它远离，才能一直被群众膜拜。

四、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提要：(1) 牢固的信念。某些普遍信念很难改变 / 它们是文明的主力军 / 根除它们的任务非常艰巨 / 信念在哲学上的荒谬性对它的传播毫无影响 // (2) 群体意见的多变。来自少数人信念的意见极为易变 / 近百年来观念和信仰的多样化



/ 多样化的真正界限 / 被多样化影响的事物 / 混乱的报业导致了意见的多变

(1) 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生理学特点和心理学特点有很多共通之处。在这些生理学特点中，会有一些固定不变或只有微小改变的因素，只有经过长久的地质演变，才可能看到些微的改变。除开这些固定的、难以改变的特点以外，有一些容易改变的特点可以被我们看到，比如利用园林技术就可以对其进行改变的特点，有时它们甚至会让一些自身具有的基本属性被隐藏起来。

在研究道德特点时，你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一个种族除了有固定不变的心理特点外，还有一些会发生改变的因素。所以在对一个民族的信仰和看法进行分析时，在一个牢固的基本构架之上，你可以轻松地了解到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看法，就好像岩石上的流沙一样，具有无穷多变性。

所以，群体的信仰和看法可以明显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大

类。一种对我们影响至深的非常坚定的信仰，它们可以历久不衰，我们的整个社会文明可能都根植于此。举例来说，过去传统的封建主义、新教和基督教，在当代社会则有民族主义原则以及社会主义观念。另一种是存在于短时间的而且容易发生改变的各种理论，它们一般是在某个时代出现又消失的一些广为流行的产物，最典型的要数对文学艺术影响颇深的各种理论，像神秘主义、自然主义抑或浪漫主义的理论。这些看法往往只停留于表面，和流行一样，是随时可变的。它们类似于深水的表面不断产生又消亡的波纹。

广义的杰出信仰往往数量屈指可数，在每个文明种族的历史中，它们的兴盛和凋败都是令万众瞩目的事件，文明的真正根基也正是它们。

要想影响广大民众一时的思维非常容易，可是要想让这种信仰在民众的头脑中真正生根发芽，却极其困难。可是，如果这种信仰深入人们的内心，要想将这种信仰从人们的脑海中根除出去也同样不易。一般只有武装革命的力量才能将它们推翻。甚至是当信念已经控制不了人们的大脑时，也要



动用革命的力量。这时，革命的作用就体现在帮人们清除掉头脑里最后一点儿残存的旧东西，因为习惯的强大作用，人们没办法彻底根除它们，所以发动一场革命，就意味着这种信仰被彻底根除。

代表一种信念凋亡的准确时间，也就是它的价值不再那么深得人心的时刻。一种普遍意义上存在的信念只不过是一场虚构，它仅有的生存前提就是它不能被审察。

可是，当一种信仰已经风雨飘摇时，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依然可以发挥作用，衰亡得非常慢。到最后，当信念的最后权威都消失殆尽时，在其基础上建立的所有东西才会开始衰亡。一直到现在为止，所有民族都是如此，在没有痛下决定要将其所有文明因素都彻底摧毁前，这个民族的信仰也是固守不变的，它会一直将这种改变进行下去，直到最终停下来，接受一种新的信念。在这之前，它们会一直处于无信仰状态。广泛意义上的信念是文明的中流砥柱，各种思想走向也是由它们决定的，只有它们才能让信仰诞生，并最终形成责任观念。

所有民族都对这种广泛存在的信念的优点了如指掌，它们也非常清楚，如果这种信念不复存在，它们也将离灭亡不远了。正是因为罗马人对罗马的强烈崇敬，所以罗马人才会具备一统天下的信念。当这种信念消失不见时，罗马也将不复存在了。而那些将罗马文明毁于一旦的粗俗之人，只有当他们普遍拥有某种被广泛认可的信念，使他们精诚团结在一起，摆脱无政府状态时，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所有民族在坚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这当然是有原因可循的。这种对哲学批判的不容忍态度，也正好彰显了一个民族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特点。中世纪时，有很多为了坚守广泛意义上的信仰的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发明创造，牺牲在了火刑柱上。就算他们侥幸没有因此送命，最后也会因为绝望而死去。也正是因为要坚守这些信仰，在世界各地，才会发生一场场恐怖的动乱，才会有数以万计的人因此战死在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不同的艰难险阻，不



过它只要根深叶茂了，就会拥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不管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多么荒诞，它都会让最理智的头脑为之折服。在过去长达 1500 年的时间里，欧洲所有民族不是都说，诸如莫洛克神一样粗俗^①的宗教神话是不可质疑的吗？有个上帝因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动物不听指挥，于是便自我惩罚，让自己的儿子接受恐怖的刑罚，在过去的十多个世纪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种神话传说有多么荒诞。天资聪颖者，像牛顿、伽利略、莱布尼茨，从来都没有质疑过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广义上的信仰有刺激作用，没有哪件事可以比这个事例更具有代表性，也没有哪件事情可以清晰地显示，我们的理智有让人无地自容的局限性。

新的信念如果在群体的大脑中扎根下来，就会变成激励人上进的动力，它会因此生发出不同的制度、艺术以及生活形式。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它会对人们的大脑进行完全的

① 这个粗俗只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事实上它开创了一种不一样的文明，让人类在 1500 年的时间里看到了更多诱人的理想梦境，他们并不想懂得更多。莫洛克神是古代地中海地区东部最敬仰的神灵，人们祭拜他的传统习惯里包括将儿童作为祭品。——译注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掌控。踏实干事的人脑子里全部想的就是让这种信仰付诸实践，立法者也想让其执行下去，哲学家、文学家以及艺术家全部都在想怎么样用多种方式来展现它。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衍生出的一些短暂的观念，然而它们身上都带有那些信念的特有标记。阿拉伯地区诞生的穆斯林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以及埃及文明，都是少见的几种宗教信仰所产生的文明，这些文明中就算是最不值一提的小事物，都带有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标记。

所以，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广泛意义上的信仰，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在一个看法、行为习惯以及风俗等相似的环境中共同成长，这些东西是他们想甩都甩不掉的。意识决定人的行动，当然也受到由信仰所主导的习惯的影响。对于日常行为，信念也起到调节作用，就算你人格上再独立，也没办法不被它所影响。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人们思维的暴力行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暴力行径，因为你只能任由它支配。确实，提比略^①、拿破仑，还有成吉思汗，表面上看去，他们都是凶残

^① 提比略（前 42—37），古罗马帝国的继任者。——译注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无道的残暴统治者，可是长卧地下几千年的佛祖、耶稣、摩西、穆罕默德，他们对人类的影响更甚，对人类实行着更严酷的统治。用一些阴谋诡计可以让暴君下台，可是坚定的信念要如何才能推翻？在和罗马天主教的残暴统治斗争的过程中，最终败下阵来的是法国大革命，虽然群体都是支持、怜悯法国大革命的，虽然法国大革命运用的是同宗教法庭一样肆无忌惮的摧毁方式。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君主，一直都是他们对逝去之人的怀念或者他们脑海里自我编织的幻觉。

广泛的信仰从哲学角度来说往往非常可笑，可是这肯定不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当然，即使这些信仰不具有荒诞性，那么它们也不会获胜。所以，虽然如今的社会主义缺陷很多，可是这丝毫不影响它在群众中广受欢迎。总结下来，我们的结论就是，与其他宗教信仰相比，它只能算是最末等的信仰，因为前者标榜下一世才能实现梦想，你无法驳倒它，可是社会主义的愿景要在当世实现，所以只要有人肯为之奋斗，要努力实现这个愿望，它的许诺的虚幻马上就

会展现出来，进而会让这种信仰无法再得到群众认可。所以，它力量的增长只能到它取得成功，开始完成自我愿景的那天为止。因为这个缘由，这种新教派尽管和曾经存续过的教派一样，刚开始都是以毁灭性影响为开端，可是未来，它并不能起到开创性的积极意义。

（2）群体意见的多变

上面我们讲了坚定信仰所产生的强大力量，不过在这个根基的上面，还会衍生出一些不断出现又消失的观点、看法和思维。其中有一些很可能存活不了多久，最重要的也不会长过人的寿命。我们已经明确指出，这种看法的改变有时只不过是表象，它们受种族意识的影响颇深。比如在对法国政治制度进行点评时，我们发现，不同党派乍看上去有很大的区别，像保皇派、帝国主义拥护者、冒进派、社会主义拥护者，等等，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而且这个梦想取决于法兰西民族的精神构成结构，因为在其他民族中，同样的名称，昭示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梦想。不管给那些观点取什么样的名字，用什么欺诈性的手段，对其本身的属性是没



有改变的。大革命时代的人受拉丁文学影响颇深，他们的眼睛只专注在罗马共和国上面，运用它的权力标准、制定的法律法规、它的法官袍子，可是他们依然没有成为真正的罗马人，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后者生活在一个被强大帝国统治的范围内。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分析古代的信念表面变化的后面有什么强有力的支柱，在变化多端的看法中分析出受广泛信仰和种族特点决定的因素。

如果不拿哲学来做实验，人们会有一个误解，觉得群众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宗教和政治理念。所有历史，不管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还是艺术或文学，好像都验证了这一点。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举法国历史上一段非常仓促的历史，也就是从1790年到1820年这段时间，这短短的30年，正好可以出现一代人。这期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刚开始是保皇派革命意识强烈，之后变成非常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演变成君主制的忠实追随者。从宗教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刚开始是信奉天主教，之后信仰无神论，后来又信仰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归到天主教信仰。这些改变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不仅仅只发生在广大民众中间，在他们的领袖身上也非常常见。我们惊讶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国王的死对头、那些对上帝和主人都不感冒的人，最后竟然都变成拿破仑最忠实的追随者。在路易十八在位期间，他们又拿着蜡烛无比忠诚地行走在宗教队伍里面。

在之后的 70 年间，群众的看法又经历了数次改变。这个世纪刚开始时，被称为“背叛者的英国佬”到了拿破仑的继任者时期，成为法国的亲密伙伴。曾经两次被法国侵略的俄国，用无比喜悦的心情看着法国往后退，最后也变成它的亲密伙伴。

在艺术、哲学以及文学中，看法的变化更加快。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神秘主义，等等，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昨天还受到大众热烈欢迎的艺术家和文学作家，明天就会遭到他人无情的谩骂。

可是，当我们对这些表象上的改变进一步探讨时，我们找到什么了呢？所有和民族广泛信仰和感情相联系的东西，



都只能存续短短的一段时间，走过一段弯路以后就会马上回归主干道。如果和种族的所有广泛信仰或情感没有关联，也不可能产生稳固性的看法，只能听凭命运捉弄，抑或，如果这种说法还有一定的科学地方，会因为周围环境的不同而跟着改变。它们只是在暗示和感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短时效象，它们很快成长，又迅速消亡，就好像海滩上被风吹拂形成的小沙丘一样。

和之前相比，现在群体中容易发生改变的观点越来越多，主要要归结到这三个方面：

首先，曾经的信仰正在日复一日丧失以往的影响力，所以它们没办法像曾经那样，可以暂时形成观点。广泛信仰的凋亡，给一大帮既没有历史沉淀也没有将来可言的暂时出现的观点贡献了地方。

其次，群众的力量正在迅猛上升，这种力量也越来越没有制约因素，我们已经广泛认识到的群体看法容易发生改变这一事实，正在肆无忌惮地彰显出来。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报纸业如今的发展，它们源源不断地给群众带来截然相反的意见。每种极具个性的看法所产生的影响作用，马上就会被其对立面的看法所带来的暗示作用所损坏。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看法都没办法形成广泛意义上的观点，它们都成了很快就会消失的东西。现如今，一种观点还没有来得及被大众所认可，生命就走向了终点。

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了世界历史上一种前无古人的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醒目的标志。这里我说的是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无所作为。

曾经，也就是不久以前，社会大众言论的切实传播者，就是政府的举动、寥寥几个作家以及屈指可数的几家报纸，可是如今作家已经起不到任何传播作用，报纸也只是反映观点。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别说是对观点起到引领作用，恐怕他们跟在观点后面走都跟不上。他们恐惧意见，有时甚至是极度害怕，这让他们的实践路线非常不平稳。



所以，群众的观点越来越有变成政治最高准则的趋势。它已经进展到了这个程度，居然可以让国家之间形成盟友，比如最新的法国和俄国结盟，就差不多是群众运动所衍生的。现在一个非常怪异的问题就是，人们看到君主们也表示愿意接受采访，好像他们也想将自己对某个问题发表的观点交由大众去评审。在政治事件上不能掺杂太多的情感因素，过去这样说可能还有点道理，可是当动荡不安的群众的盲目决定越来越影响到政治，而他们往往又不考虑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的支配时，这样说，还合适吗？

说到曾经起到引领作用的报业，就好像原来的政府一样，在群众力量面前，它也开始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倾听群众的意见。当然，它依然影响面很广，可是这只是因为它对群众多变的意见进行反映的缘故。报业既然现在变成了只能给大家提供资讯的机构，它就不再尝试着让人们接受某种新看法了。在大众思想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也开始人云亦云，考虑到竞争，它也别无选择，因为它不想丢失掉更多的读者。曾经那些稳定而在群众中颇有影响的报纸，像《论

坛报》《世纪报》《宪法报》，被我们的前辈当作智慧的传播者，现在不是已经不在，就是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过去看来最有意义的新闻被拼凑在各种幽默主题、社会趣闻以及金融谎言之间。现在，没有哪一家报纸会出钱供养它的写稿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对于那些只想知道消息，对那些别人经过认真思考所得出的结论统统表示质疑的读者，这种看法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批评家也没办法像过去那样信心十足地说一本书或一个剧本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们可以攻击别人，可是不能给他人提供帮助。报馆非常明白，在批判或个人看法上没有有意义的东西，所以他们便将批评全部压制了下去，只允许将书名说一下，再附带加上几句应景的话。在 20 年的时间里，戏剧评论家或者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

现在，对各种看法进行重点关注，已经成了各大报纸和政府首先要做的事情。它们需要在不知晓任何详情的情况下，迅速明白一项提案、一次演讲或一个事件所产生的作用。这个工作非常繁重，原因是群众的想法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的。现在，对同样一件事情，可能群众昨天还在大加褒奖，今天却在指着鼻子痛骂。

没有任何可以起到带头引领作用的力量，再加上广泛信仰的幻灭，最终的结局就是对所有规矩都存在两极分化的信念，而且让群众对一些没有直接触犯他们利益的事情，越来越不上心。像社会主义信仰这种问题，只能在一些文化素质较低的矿山或工人中间，才能起到作用，中产阶级的底层人员以及稍微有点文化素质的工人，要么对所有事物都持质疑态度，要么就意见变来变去。

过去的 25 年间，朝这个方向转变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在这之前的那个时期，尽管和我们还离得比较近，人们的看法还能大体上保持统一，那是因为他们接受的信仰基本是一样的。只需要知道对方是拥护君主制的，那么就可以肯定这个人具有某些特定的科学价值观。只需要知道对方是拥护共和主义的，那么就可以断定他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站在君主制这边的人都非常明白，人的祖先不是猴子。可是站在共和主义这边的人也非常了解，人类就是由猴子变来的。站在

君主制这边的人觉得自己有义务给王室帮腔，站在共和主义这一边的人则必须心怀对大革命的敬仰之意才能说话。只要提到一些人名，像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就必须在说话时具有宗教式的虔诚。还有一些人名，像拿破仑、恺撒或奥古斯都，也不能在说到这几个名字时表现出强烈的批评，甚至在法兰西的索邦^①，这种对于历史的可笑理解方式都广泛存在。

从这个方面来说，法国政府请历史教授书写的某些东西是令人费解的。它们也充分验证了法国大学教育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不具有批评精神。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兰先生《法国大革命》一书中的两段话作为佐证：

拿下巴士底狱不仅仅是法国历史上光辉的一笔，也是整个欧洲历史上一件至高无上的有影响力的事件，从更深层来说，它开拓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篇章！

说到罗伯斯庇尔，我们看到这样匪夷所思的言论，“他的专

① 索邦指巴黎大学，因为其最著名的学院为 1257 年神学家索邦创办的神学院。——译注



制更多是以言论、说服力以及道德感高高在上为基础的，这是一种被上流人士牢牢握在手上的教皇权力”。

现在，因为研究的原因，所有观点都没有了名望，它们的特点正在一步步消失，延续的时间太短了，以至于根本没办法激起我们的活力。现代人变得越来越麻木。

对于观点的凋亡也不要过于难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民族生命开始走向终结的预兆。当然，杰出的人物、具有不一般眼光的人、使徒和民众领导，总的来说，那些诚恳的、有坚定信仰的人，和一味批评的人或无动于衷的人相比，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不过我们也一定要记得，因为现在群众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所以，如果有一种观点威望空前，可以让自己被大众所普遍认可，那么它就会在短时间内具备无比强烈的专制力，让所有事情都要臣服在它的脚下。自由发表意见的时代便会长时间终结。群众有时是个漫不经心的主人，就好像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次留斯一样，可是他们也是暴躁的，变化多端的。当一种文明被群众主导时，它便差不多走向了终点。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其毁灭的速度慢一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点儿的话，那就是不断变化的群众意见，还有他们对所有广泛存在的信仰的无动于衷。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一、群体的分类

提要：群体大致分为两类：(1) 异质性群体。其不同种类 / 种族对其的影响 / 种族精神甚至要比群体精神还强大 / 群体精神象征着野蛮阶段，种族精神象征着文明阶段 //(2) 同质性群体。该群体的各种类型 / 派别、身份团体以及阶级

在前面的两卷内容中，我们已经讨论过群体心理的普遍性特征。但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我们注意：在不同外界因素的刺激下，不同类型的集体会逐渐演变成一个群体，而这些群体所具有的特点是各自不同的。那么在探讨这些特点之前，

我们先来浅谈一下群体是如何分类的。

比起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群体，同一个种族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显然要高一个层面，因为它们在外界或遗传影响下获得了共通的特性。在它们身上，某些群体的特征会弱化很多，因为种族的因素占了绝对上风。

在我们曾讨论过的某些影响下，不论群体是不是由同一种族的个人组成，它们都可以转化成有机的群体或者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下面我们先对有机的群体做一下分类：

异质性群体

A. 匿名群体（街头群体等）

B. 具名群体（议会、陪审团等）

同质性群体

A. 宗派（政治派、学术派、宗教派等）

B. 身份团体（军队、僧人、劳动人民等）



C. 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等）

（1）异质性群体

这种群体是本书之前一直致力讨论的群体，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它的一些特点。不同职业、不同智商、不同特征的个人构成了这种群体。

根据事实我们可以分析出，作为群体中的一员，群体中个人的行动理由和这个群体的集体心理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另外，孤立的个人在作为群体的一员时，他们的智商会降低。智力这种东西在群体中毫无功用，只有无意识情绪才能高度支配群体的行为。

种族是影响群体的一个基本性因素，它会使得各种异质性群体几乎毫无共同点。

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种族是群体各项特征的决定性因素。它的强大影响不仅表现在群体行动上，还表现在群体的性格中。群体大多是由一些个人偶然聚集而组成的，但组成群体的若是中国人或者英国人，那么这个群体与那些由俄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国人、法国人，或者西班牙人所组成的群体会显示出极大差别。

当一个群体在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并由大致相同比例的不同民族的人员组成时（虽然我们很少遇到这种情况），那这些不同民族的人立刻就会显示出情感和思考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因为他们的心理成分就是不太一样的。这种差异不会因为高度一致的利益而有丝毫减弱的趋势。

社会主义永远无法在大型集会上将不同国家的工人代表的意见统一：拉丁民族总是寄希望于他国的帮助，无论自己的国家是革命的还是保守的，他们都会或明或暗地更加倾向于独裁下的统治；而对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来说，个人的主动进取才是最重要的，自由是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之一，国家根本毫无用处；法国人则认为人人平等才是第一要务。因此，每个国家都会有带有本国特征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这种事情很难在国际范围内做到统一。

由此可见，种族气质是一种多么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



量，它会帮助塑造群体性格，也会限制群体性格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出一条基本定律：种族精神太过于强大了，群体的性格与之相比只能居于次要地位。群体由无意识支配，仅听从自己的本能行动，这种状态很像野蛮状态，或者说正在倒退回野蛮时期。种族稳定的集体精神使其自身能够尽可能地脱离无意识的群体力量的支配，最终走出野蛮时代。

而除了种族因素之外，异质性群体最重要的分类依据就是该群体是否具有名称。如街头群体和议会、陪审团这种群体就是两类不同的群体。这二者的行动往往具有很大差异，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具有责任感。

(2) 同质性群体

同质性群体可分为三类：宗派、身份团体和阶级。

同质性群体在形成过程中会先出现一些派别。派别由拥有共同信仰的人组成，虽然群体成员的受教育程度、社会背景和职业都完全不同。例如宗教和政党派别。

身份团体是一个相当容易形成的群体。与派别不同的是，身份团体中的成员职业大多相同，并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也都不会相差太远。军队和僧侣就属于这一类的群体。

阶级是由具有同样的职业、相似的生活习惯以及几乎同等的教育水平的成员组成的。一个阶级的成员并不一定会具有相同的信仰，他们的来源也不一定相同，但他们的利益一般是一致的。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本书中，我们讨论的范围只局限于异质性群体当中，同质性群体在另外一本书中会有详细介绍，因此我将省略后者的特点。在研究异质性群体之后，我会详细观察一些这种群体的典型例子。

二、名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提要：名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 在心理学上看，群体犯法时也许不能算是犯罪 / 群体行为完全受本能支配，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没有意识 / 解析参与“九月惨案”者的心理 / 他



们的残忍性，以及他们的逻辑和道德观念

群体会在兴奋期之后，进入一种纯粹被本能支配的状态中，这时的他们是完全无意识的，仅仅是被各种暗示控制着。因此，若要称这样的群体为犯罪群体，似乎不大妥当。但是由于最近心理学家对这种说法十分热衷，我将姑且保留这一定义。

若是单纯地讨论群体的某些行为，那这些行为可能的确带有犯罪特征。但是如果将这种行为置于某些状况之下，它的犯罪意味就不是那么强了。因为群体通常只受暗示等无意识因素的控制，而他们犯罪很可能也是在这些因素的控制之下进行的。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在犯罪，通常坚称自己只是在履行应尽的责任。就像一只幼虎可能会把一个印度人玩弄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它的行为其实只是在成年老虎的指使下，为成年老虎最终的进食提供一种消遣而已。

下面我们以一段群体犯罪的历史——巴士底狱监狱长的遇害——来说明这个理论。

在巴士底狱被攻占之后，这个可怜的监狱长被一群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的人包围起来，并受到了惨无人道的痛打。这批人在发泄完毕之后，终于开始商讨如何处死这位狱长。狱长当然不会放任别人吊死自己或者将自己的头砍下挂于马尾之上，于是他开始奋起反抗，并偶然踢到了一个在场的厨子。这时便有人建议，由这名无辜受伤的厨子割断监狱长的咽喉，这建议立即赢得了满堂彩。

于是，这位厨子，一个仅仅出于好奇心来凑热闹的人，一个根本不懂革命的人，在大家的普遍推选下，得意扬扬地用一把借来的刀砍向监狱长的脖子。也许是因为这是把钝刀，监狱长没能立刻死去，于是他使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小黑刀，凭借着自己切肉的经验，成功地执行了大家的指令。对于这个厨子来说，他没认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件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他只是纯粹地相信自己是出于一颗爱国之心，做出了裁决恶棍的行为，他甚至渴望有人因为这个行为授予他一枚勋章。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说法的作用。一个人在集体的怂恿下去杀人时，他不会认为自己在犯罪，相反，他



把这当成一种功德，因为集体中的人都在称赞他。他这种行为虽然确实触犯了法律，但是从心理上来讲，他根本没有犯罪。

犯罪群体也会表现出我们从其他群体中所归纳出的特点，如犯罪者同样易受怂恿，他们轻信别人的暗示，因此也变得更为摇摆多变；他们会夸大各种感情，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们虽然在违反法律，但这种行为偶尔会表现出道德和英雄主义的一面。

为了进一步将这种特征形象化，我们不妨研究一下法国历史上最凶残的记录“九月惨案”。参与该事件的群体身上，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特征，就像制造“圣巴托罗缪惨案”的群体一样。下面我将引用泰纳对当时情况的描述。

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决定的要通过处死犯人来空出监狱，不过这也并不重要。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群众参与屠杀并非出自本愿，他们仅仅是受到了丹东，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怂恿而已。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造成大约 300 人死亡的这个群体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他们中只有少数职业无赖，大多数人还是一些正经的小店主和像锁匠、理发师、泥瓦匠这样的手艺人。这些人平常安分守法，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毫无理智地受到他人的怂恿，慷慨激昂地参与到他们所认为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就像我们前文所说的那个厨子。他们挤进监狱，毫不客气地审判那些犯人并亲自为他们执行刑罚，这些行动在他们看来根本不算是犯罪。

他们对自己所肩负的重大使命深信不疑，因此他们立即开始行动，用他们幼稚的正义感和群体的无知率直开始对“犯人”进行审判。但是因为“犯人”数量过多，于是他们决定省掉无谓的审判过程，只将职业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的标准，结果就是他们要处死所有的贵族、僧人、官员和王室仆人。这种合法的杀戮可以满足他们幼稚的良知，并释放他们残忍的本能。我曾研究过这种本能的来源，并发现它总是能被集体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就算如此，群体还是会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感情，他们的善心一旦发作起来也会像这样一样极



端的。

“他们非常同情和理解巴黎工人的处境。在阿巴耶，那些人中有人偶然了解到囚犯已经渴了整整一天，他当即火冒三丈，并想将该狱卒就地正法。但在犯人们的求情下，他并没有真正将其付诸行动。当临时法庭宣告一名犯人无罪释放之后，所有人，包括卫兵和刽子手，都狂喜地为他鼓掌，并给予他最热烈的拥抱。”看到了吗？这群屠杀者对犯人的同情心简直泛滥到了一定地步，但是这种同情心并不会阻挡他们杀人的刀刃。在屠杀过程中，他们以一种持续的、近乎病态的情绪围在尸体旁载歌载舞，甚至体贴入微地为女士提供长凳，以免她们观看处死贵族时，因劳累而减弱她们的欢乐。这些凶手完全没有自己正在犯罪的自觉性，他们只觉得被一种特殊的正义氛围环绕，心中充满了满足感。

在那次屠杀中，甚至有一名阿巴耶的刽子手抱怨说女士们近距离观看死刑阻碍了人们享受痛打贵族的乐趣。于是他们做出了更为残忍的事情：他们让“犯人”通过由两排刽子手围成的通道，然后经受被每一个刽子手在背上砍一刀的痛苦。在福

斯监狱，他们甚至会被强迫赤裸着身子让人施以凌迟的酷刑。直到围观群众都得到了满足之后，他们才会被允许获得致命的那一刀，从这种折磨中得到解脱。

当然，刽子手残忍归残忍，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原则和道德意识的。他们不会占有被害人的财产和饰品，这些东西他们会全部交公。

这场屠杀清晰地体现出了只在群体头脑中存在的那种简单幼稚的推理思维。在处决了1200~1500个人民公敌之后，突然有人提出了更为荒谬的建议：“我们为什么要在监狱里养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呢？他们实在是太浪费空间了，把他们全部杀掉吧！”此提议一出，立即赢得广泛的支持。当然，屠杀者并不认为这群无用的人中就不存在着人民公敌。以德拉卢，一名下毒的寡妇为例，有些人是这样指控她的：“这个女人对坐牢极其愤怒！如果让她寻到机会，她会烧掉整个巴黎的。她肯定是这么想的，不，其实她已经说过这种话了！除掉这个潜在的危险家伙吧！”于是，在这种令人信服的说法中，德拉卢被处死了，无数老弱妇孺被处死了，在



屠杀者看来，他们全都是人民的敌人，全都该死。

一周之后，所有屠杀随着工作的完成一起结束，刽子手们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但他们认为自己在前一周为祖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于是他们决定向政府要求赏赐，有些人甚至请求政府授予自己勋章。

1871 年的巴黎公社也曾发生过相似的事件。这种事件在历史的长河中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随着群众力量的不断增强，政府权力的不断让步，我们会在将来看到更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三、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提要：陪审团的普遍性特征 / 根据统计数据，陪审团的判决独立于他们的人员成分 / 如何影响陪审团 / 辩护是如何进行并达到最终目的 / 打动关键人物的方式 / 何种罪行会令陪审团产生犹豫或者更加严厉 / 这种制度的优点

因为陪审团类型众多，所以我们不可能将其一个个的研

究过来。在此我们只讨论最重要的一个陪审团——法国刑事法庭的陪审团。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具名的异质性群体，它身上清晰地体现了轻信暗示和不会推理的特征。因此这种被群众领袖影响的群体，也逃不出被无意识心理控制的命运。在对这个群体进行研究时，不少人都因为不了解群众心理而犯下了一些有趣的错误。

首先，陪审团制度很好地证明了，个人超群的智力在群体中影响甚小。我们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一个思维超群的群体也无法对某个并非完全技术性问题表达出更为高明的看法，智力在这种时候无法发挥出太大作用。例如，一个由科学家或者艺术家组成的团体，他们对于一般性问题的看法并不会与一群泥瓦匠或者杂货商有什么不同。不同时期组成陪审团的人员也不一样。在 1848 年之前，根据法国政府规定，陪审员必须经过严格筛选，他们必须来自于上层社会并拥有良好教养，即只有教授、官员和文人才可能有资格成为陪审团的一员。但在当今社会，陪审员大部分都只是小商户、资本家或者雇员。但是令专家费解的是，由这两类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人组成的陪审团却会做出一致的最终判断。陪审团判断的准确性，让那些对于这种制度存在偏见的地方长官也不得不赞同。前刑事法庭的庭长贝拉·德·格拉热先生在他《回忆录》中用下面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如今，市议员掌握着选择陪审员的实际权力，他们根据自己的政治环境和选举条件来决定陪审员的名单。……陪审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些小生意人（他们并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和某些政府部门的员工。……只要法官的开庭时间表一定，这些人的意见和专长便不再有什么实际作用，他们只有作为新人的热情和想要为社会做贡献的良好意图，但他们不得不处于一种恭顺的环境下。因此，无论由什么人组成，陪审团的精神会一如既往：它的判决也不会出现任何改变。

在上面一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忽视掉那些无力的解释，只记住结论便好。法官和地方长官在群体心理方面的知识没什么区别，他们对此都一无所知，因此对陪审团完全无法理解，我们不必对此感到奇怪。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刚才那位作者的理论。拉肖先生是刑事法庭最有名的律师之

一，他总是会穷尽自己的各种手段，处心积虑地让对他不利的聪明人消失在出庭名单上。但是从经验上来，他这种反对毫无意义。当今的公诉人和律师，甚至在巴黎监狱中的囚犯，他们中没有人会去反对陪审员，这足以证明拉肖作为的多余性。德·格拉热先生也曾经谈到过，陪审团不会做出差别太大的判决，他们的判决永远遵循中庸之道，既不会最好也不会让人难以接受。

陪审团也是一个会受感情因素控制的群体，当这种因素强烈到一定地步时，它会无视掉证据的存在。曾有一位律师说过：“母亲用乳房给孩子或者别的孤儿喂食这件事是让他们非常无法忍受的。”德·格拉热则认为：“陪审团见不得妇女唯命是从的样子，只要妇女装出这副模样，陪审团一定会对她法外开恩。”

当某些罪行涉及陪审团自身的利益时，这些罪行则会被陪审团视为对社会危害极大的一颗毒瘤，绝不会得到他们的饶恕。但是，他们对某些感情因素引发的犯罪会犹豫不决。例如，未婚母亲选择堕胎或者杀死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妇女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用硫酸来教训抛弃自己的男人，对这些罪行陪审团一般不会对太过苛责，因为他们不认为这种犯罪会威胁到社会。在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国家，他们甚至会赞同一个受害妇女去为自己报仇。（顺带提一下，陪审团对这种犯罪的划分形式，分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两大类，这种说法不能认为有失公允。刑法制定的目标是为了保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不是为了进行打击报复。可是法国的法典，特别是那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却依然被传统法律的特点所具有的打击报复的精神所荼毒，比如“vindicta”——“起诉”，它源自拉丁语的“报复”“vindicta”——这个词，就一直在广泛使用着。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被认为也有这方面的偏向的一个证明资料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贝朗热法”持反对态度，这部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被判刑以后可以不用服刑，当然如果他再次犯罪则另当别论。可是，因为统计学已经有相关的数据表明，所以所有官员都明白对第一次犯罪的人进行处罚，很有可能会让其再次犯罪。当法官判定一个有罪服刑的人被赦免时，他们总觉得对这个社会不公平。他们很想为社会做点什么，譬如报仇，这样反而更容易产生一个会绝对犯罪的人。）

因为这种行为也许可以对潜在的罪犯起到威慑作用。

名望对于陪审团有着与其他群体相同的影响力。德·格拉热先生曾做出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陪审团虽然在人员选拔上可能是民主的，但是他们对于罪犯的态度却非常的贵族化。他认为，被告的头衔、出身背景、财产状况、名声或者一位出色律师的辩护，都会给被告的形象加分，并极大地改善被告的处境。

一个出色的律师，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打动陪审团，从而为自己的委托人争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不会做过多的论证，并且只是进行一些十分简单的推理，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像打动其他群体一样打动陪审团。一位因为打赢了一场刑诉官司而声名远播的英国律师，归纳出了以下几条行为准则：

在当庭辩护时，只要留心陪审团的反应，就一定能抓住最有利的机会。律师要好好锻炼自己的眼光，并以这些经验观察陪审团在听到每句话时的表情，从而了解自己所说的辩词是否有效果。首先要做的事是确认，确认有多少陪审员已经被自己的辩词所打动，这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其次，他应该着力打动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并弄清他们不愿放过被告的原因。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第二点原则是律师工作中十分重要却也微妙的地方，因为那些陪审员不仅仅是出于正义感来指控某个人，在这个指控背后可能有着成千上万个理由。

这几条准则概述了辩论的全部精华。看过这些准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有时候我们事前费尽心机准备的演讲却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改变说辞。

让每一个陪审员都认可自己的观点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律师只要让陪审员中的灵魂人物赞同自己即可。不管多么特殊，陪审团终究也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的灵魂人物对其他人有着一种支配作用，因此，律师只需要运用一些小技巧，让两三个决定性人物相信他们的暗示，就可以达到最终的目标。就像前面那位律师所提到的：“经验向他证明，掌握了一两个有影响力的人就相当于掌握了整个陪审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律师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取得陪审团的青睐。若他成功地得到了陪审员的认可，说明他即将说服那个陪审员，这时无无论他举出任何证据都是具有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信服力的。为了反映上述观点，下面将举出一段从关于拉肖的报道中节录的趣闻：

我们都知道，拉肖在刑事诉讼的审判过程中，会一直将视线锁定在两三个值得他关注的影响力强大但又异常顽固的陪审员身上。一般他的目标就是让这些很难说服的陪审员赞同他的观点。但一次在外省的诉讼中，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展现出了自己最精彩的口才，仍然有一个陪审员不为他所动。那个陪审员排名第七，仅仅是坐在第二排椅子上的一个人。然后在接近绝望的瞬间，他终于发现了触动该陪审员的方式。他停下了自己慷慨激昂的陈词，然后对法官说道：“法官大人，能否命人将前面的窗帘拉上？第七陪审员好像被阳光折磨得十分痛苦。”第七陪审员同志稍微有些脸红，他微笑着感谢了拉肖，并成功地被拉到了拉肖的阵营。

最近，一场反对陪审制度的运动由作家们引导着不断展开，参与其中的甚至还有一些最出色的作家。但是这些作家没有认识到，只有陪审制度才能够保障我们不受失去控制的团体的侵害。（实际上，地方官是唯一一种可以自由行动的行政官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员。在经历了许多革命的洗礼之后，标榜民主的法国却没有一部像英国的《人身保护法》一样让人自豪的法典。法国人消灭了处于最顶层的所有专制者，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城市中可以随意剥夺公民荣誉和自由的地方长官的独裁力量。督察官这种职位的设立简直毫无意义——英国就没有设置这种审查官职位。这些职位都由刚毕业的新人担任，这些人毫无经验，却有着让人无法违抗的权力，他们兴高采烈地运用这些权力，根据自己的怀疑把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送进监狱。他们完全无须向别人解释这些拘留的原因，并且以调查为借口，随心所欲地关押无辜的人一年半载。当这些人终于被释放之后，他们不会接收到任何的赔偿或者道歉。法国的司法许可证和国王特赦令有相同的功效，但是后者会在君主独裁时遭到人民公正的谴责，只有那些拥有强大权力的人才能拿到这种特赦令。而司法许可证却是公民阶级每个人都能拥有的权利，但那些公民却不是都很开明也不是都拥有独立的想法的。)有些作者认为只有从高素质的阶层募集来的陪审员们才能真正保障我们的权利。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所推崇的陪审团做出的判决同现在的制度下的判决完全没有区别。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改革家竟然希望法官不听取陪审团的意见，只单独做出裁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决。但是这些一厢情愿的家伙竟然忘记了陪审员并非是决定最后判决的人，若说这个判决有什么问题的话，首先应当被追究责任的是法官。再者说来，犯人之所以被带到陪审团面前，就是因为他已经被地方官员、督察官、检察官以及初审法庭认定有罪，那么如果失去了陪审团的再次审判，被告将如何从这些认定他有罪的人手中恢复清白之身呢？陪审团的错误一般都是由于地方官的错误判断引起的。因此，陪审团根本不应该在严重的司法错误面前首当其冲，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地方官。譬如最近出现的对于 L 医生的指控事件。

这是由一个愚昧至极的督察官提出的指控，原因是一个半痴呆少女揭发医生因为 30 个法郎在她身上进行非法手术。这件事若仅仅由最高法院院长裁决，那么医生会立刻遭受牢狱之灾。最终是公众舆论拯救了他，并且使他得到了他同伴的赞赏。在这一案件中，地方官清楚地认识到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他因为自己法官的特殊身份而不愿意无罪释放该医生。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还有许多类似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陪审员在自己不了解的案件细节上无疑会极大程度地依赖公诉人的意见，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高素质的官员会对案件进行最彻底的调查。从此事例来看，错误判决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你还会认为地方官是清白的而陪审团应当担负所有的责任吗？陪审团作为仅存的不能由个人代替的群体，能够对法律的严酷性产生一定程度的缓解。法律本身是不会考虑也不会容忍特殊情况的，法官眼中除了法律条文不会容下其他任何事情，因此，他们会根据职业素养对凶残的抢劫者和无奈杀婴的善良姑娘做出同样的判决。但是陪审团会判断出，那位姑娘的罪过完全是由于诱奸她却未受法律惩罚的男子引起的，因此他们会给予这位女士最大限度的宽容。

在了解了身份团体以及其他团体的心理之后，我不会认为一桩错误的案件中找法官要回清白的概率比博得陪审团同情的概率更大。让法官认错简直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我们也许可以赢得陪审团的赞同来降低自己遭受刑罚的概率。我们害怕群体的权力，尤其是一些身份团体，他们的权力更会

使人望而生畏。

四、选民群体

提要：选民群体的普遍特征 / 如何赢得他们的支持 / 候选人所必要的素质 / 名望发挥着必要的作用 / 工人很少选举工人的原因 / 口号和套话对选民的影响 / 竞选演讲的普遍特征 / 选民意见形成的过程 / 政治委员会的权力 / 委员会可以说是最恐怖的独裁 / 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 / 普选权虽有不足，但仍是必要的 / 限制选举权对选举结果毫无影响的原因

选民群体是一种有权力为某种官职选举出合适的担任者的群体，它们属于异性群体。但是这种群体的权力只局限在选举这个规范明确的范围内，它们只能在固定的候选人中挑选出最合适的，因此它们只表现出群体的少数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薄弱的推理能力、缺乏批判精神、轻信暗示、脾气暴躁并且思维模式单一。另外，它们的决定中渗透着群众领袖的影响，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些我们曾列举过的因素也在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说服选民群体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

头等重要的是，候选人必须有非常好的名声。能取代这个因素的只有财富，在这个条件下，天才的才干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其次重要的是，有名望的候选人必须对选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选民不需要进行讨论就能将选票集中在他身上。我们已经了解到，选民中工人和农民占了大多数，但他们很少选出自己行业中的人来代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行业中很少有人享有足够的名望，他们只会极其偶然地选自己的同行，而这些偶然也只是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原因发生的。他们可能会为了向一些有权有势的人——通常大量选民依赖着他们——发泄自己的愤怒，或者希望以这种方法获得一时翻身做主人的错觉。

但即使候选人享有足够的名望，他的竞选也不一定会成功。选民会对候选人身上的贪得无厌和虚荣心十分反感。候选人必须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来吸引选民，并尽力满足选

民对竞选的所有要求。

在宣传自己时，如果选民是工人，那么候选人一定要用最恶毒的词语去侮辱他们的雇主。在与对手竞争时，一定要运用断言、重复和传染等方法去极力打压对手，让选民觉得他的对手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无赖。如果走运的话，他的对手之后只会用尽所有论证为自己辩护，并且只用断言来回敬断言，那么这位候选人就有很大的机会取得最后选举胜利，因为他的对手完全不懂群体心理。

若是候选人付诸文字的纲领过于绝对，那他的对手会毫不客气地从中找出漏洞，并狠狠地打击他。因此这些人会在口头宣传的时候大做文章，他会毫无顾忌地给群众做出一些关于重大改革的承诺，纵使这些承诺有些夸夸其谈的成分存在。这些空口白话并不会对未来有任何约束力，并且能为他带来巨大的宣传效果。选民是一般不愿意对候选人的口头宣传进行长期观察的，他们并不关心自己所选择的候选人是否落实了他们的竞选纲领，虽然当时他们是因为这些竞选纲领才愿意相信这位候选人的。



在前述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曾经提到过的因素所具有的说服力。这些因素在各种套话和口号中一定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促使它们发挥出一种神奇的控制力。一个演说家，如果他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手段，那他甚至不用亲自动手，一样可以办到那些需要舞刀弄剑的事情。有些演说家喜欢痛斥剥削者是卑鄙无耻的，他们尊敬劳工，并认为资本家不应该大量敛聚不义之财，而应该将财富社会化。虽然这些口号可能会有些陈旧，但它们格外讨人欢心，并且远远胜过那些含义贫乏的新承诺。只要能迎合人民的愿望，那么选举胜利就近在眼前了。以 1873 年西班牙发生的一次血腥革命为例，那次革命的起因就是一些含义复杂的，众人各执一词的奇妙说法。下面我们借用一位作者的说法来描述当时的情况：

激进派兴奋地发现，原来集权制的共和国从本质上来说，与原先的君主国并没有什么不同，于是他们一致投票同意建立起一个“联邦共和国”，虽然他们根本无法解释清楚这个“联邦共和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体。这也许是为了迁就共产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主义者，因为若是不给予他们一个“联邦主义者”的称呼，他们就会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但就是这样一个模糊的政体，却让人民欣喜无比，并沉醉于平等幸福的国家就要诞生的幻想当中。人们在街上奔走相告：“联邦共和国就要成立了！幸福的生活就要来临了！万岁！”同时，他们会认为军队没有纪律和士兵自治是种崇高的美德，并大声赞美它们。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却将这些群众的美好幻想摔得粉碎。因为他们对于“联邦共和国”的理解实在是众说纷纭，并且隐隐有种相互斗争的意味。有些人认为这同美国的行政分权制有些相似，即在国内达到各省的解放；另有些人则认为这意味着消灭一切权力，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的前兆。于是，在巴塞罗那和安达路西亚这些分布着大量社会主义者的地区，人民赞成公社权力至上，并且希望建立起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在这些自治区内，他们将禁止警察和军队的存在，并且该区内的一切法律法规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制定。但是在南部地区，叛乱的战火却迅速蔓延。有的村庄在发表宣言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村中的电报线和铁路，而这仅仅是为了将其独立于马德里之外。在这些叛乱下，不少势单力孤的村庄只能寄人篱下，陷入了一种



非常可怜的境地。到最后，这种所谓伟大的“联邦制”，仅仅是造成了各种势力的相互争斗，并且给无辜的群众带来了痛苦的无妄之灾。

然而，在集会中的选民难道没有经过理性思考吗？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错误的决定呢？这种疑问在读了有关那些集会的报道之后就能得到解答了。集会期间，两派人马并非是在据理力争，而只是在互相谩骂，甚至彼此拳脚相加。即便能有片刻的安宁，也只是因为某位“粗汉”声称自己可以用一些麻烦问题来难倒候选人，并以此来取悦听众。但是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完成它的使命，因为对手的大喊大叫会彻底掩盖住它，反对派只能借此获得一瞬间的满足。关于公众集会的类似报道在报纸上出现过成千上万次，下面我仅举出几个典型的事件：

会议根本无法选出主席，因为此建议一提出，无政府主义者便马上粗暴地占领了会议桌，双方立刻就此争执起来。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他们的反对者，双方都指责对方是被政府贿赂的奸细……一个公民带着他受伤的眼睛离开了会场。

会议中两派人马一直在喧哗，在长时间的拖延之后，X同志终于拿到了说话的权利。

这位 X 同志一上台便开始强烈抨击社会主义者为“白痴”或者“可笑之人”，而对方则反过来叫嚣着他才是“白痴、流氓、无赖”。

但是就在会议前一晚，阿勒曼派才组织过一次集会，其目的是预演一下为工人开办的五一庆祝会。这次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的会议提出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轮到 G 同志发言时，他倒是客气了很多，不过仍在暗示着社会主义者都是“白痴”和“骗子”。

这个会议一直被这种针锋相对的气氛环绕，辩论双方一言不合就会大打出手，这时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也会参与到这场战争中。他们甚至会像流氓一样，用手边的桌椅板凳去攻击对方。

读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认为这种闹剧只存在于某些冥顽不化的选民群体中，上层社会的绅士们是不会做出这种行



为的。但是，事实却是无论在什么集会上，无论与会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一无所知的市井小民，会上的争论都会演变成这样。前面我曾提过，群体会降低人们的智力水平。这种集会情况就是这个机制的一个很好的佐证。下面我将提供一个更加具体的事例，那是1895年2月13日在《时报》上报道过的一次集会：

那个晚上，整个集会过程都充斥着喧嚣声，并且这种嘈杂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弱，甚至有些加强的趋势。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对骂，这些吵闹声不仅来自演讲者，还来自他们各自的追随者。台下的掌声中夹杂着喝倒彩的声音，听众们甚至也会因为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没有一个演讲者能够成功地连续表明自己的观点，他总是被打断，然后被迫面对“把他轰下去！”或者“凭什么！请继续讲您的观点！”这样的呼喊声。

C先生在这样的集会中，用着粗鄙的语言，声称要把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等东西消灭，殊不知这些因素在他身上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选民又是如何达成一致的？这件事情看似有些荒谬，但是就像在集体中也能一定程度享有自由一样，选民最终自然也能找到办法相互妥协。每一个选民都有自己拥护的想法，但是他们却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所拥护的意见是否是绝对正确的。更何况，选举委员会操控着这一切。在投票这件事上，选民们很容易被收买，只要政客们许诺一点儿好处，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为政客们所倡导的政策投票。甚至谢乐先生——如今最英勇的民主战士之一，他都曾经说过：“所谓选举委员会，不过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但是，它却是我们巩固各项制度必不可少的基石。现如今的法国，正是一个长期被选举委员会所统治的国家。”（委员会无论叫什么名字，是叫俱乐部也好，还是叫辛迪加也罢，大体上都是指集体权力所引起的令人恐怖的危险。在实际生活中，它们是最不人性的，所以也是最具有欺压性质的专制形式。可以这样说，委员会领导的发言代表着集体的意见，因此他们可以肆无忌惮，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甚至于最残暴的君主，都不敢想象有一天自己可以拥有那些革命委员会选拔上来的人所享有的那些剥夺权。巴拉斯曾经说过，他们要在国民公会里大刀阔斧，任意削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减议员。罗伯斯庇尔只要站在这个位置上一天，就享有至高的权力。当这个令人敬畏的专制主义者因为狂妄自大而远离了他们，他便没有了这种权力。集体的管理就是委员会的管理，所以也是委员会领导的管理，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严酷的暴力政治。)

想赢得群体的支持其实很简单，候选人只需要提出被群体接受的观点，并且有一定财富基础就可以。根据捐款人的说法，布朗热将军想要重新当选的话只需要付出 300 万法郎。

这就是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同别的群体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

所以，通过上述分析，我认为普选必须保留。因为我很了解它的命运，而且普选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值得接受的方法。通过心理学的研究归纳，我得出了一些愿意保留普选的实际原因，下面我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说明。

普选的弱点非常明显，人们根本无法对其视而不见，但是文明是依靠少数智力超群的伟人建立起来的。若将人类

比作一个金字塔的话，那些天才仅仅占据了金字塔顶点的位置，而下层位置则被智商不断降低，数量却不断增加的普通群众所占据。这些普通人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他们是社会中数量最大的群体，也正是由他们才构成了文明的伟大。

毫无疑问，群众所投的选票一般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依靠这些人多势众但是智商低劣的成员去投票，其实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群众的投票已经造成了很多次被侵略的惨痛经历，而现如今，群体似乎正在为社会主义不断铺设道路，而他们也快要达到最终的目的地了，但是他们幻想中的人民主权论会有很大概率让我们为此得不偿失。

但是，这些在实践中无数次被证明毫无价值的意见却拥有令人惊诧的理论性说服力。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因为观念转化成教条之后，其力量就会变得无法征服。从哲学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就像我们不认可群体权力至上的原则一般，中世纪的教条也曾经不堪一驳。但是看看现在的社会吧，它现在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往日的教条，它的绝对权



力无人可以违抗。它已经成为像宗教观念一样的经典了，我们无法将其摆脱。打个比方，当一个现代思想家被送回中世纪，他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和当时盛行的宗教信仰对抗的。同样，法官会毫不质疑地将一个和魔鬼有约的人送上火刑柱，因为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飓风不会听你的理性辩解，同样教会也不会允许任何反抗它的人或物存在。过去的宗教在今天仍然有着一定威力，我们从普选教条中就可以看出。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它的时候都会呈现出一种绝对尊敬甚至带有一丝谄媚的态度，这种待遇即便是路易十四也不曾享受过。所以，对待群众统治只能采取和对待宗教一样的态度，因为我们在它面前，力量实在太过渺小，根本无法撼动其一分一毫，只有时间才能对其产生影响。

任何想要破坏这种教条的行为都是无用功，因为它披着一层对自己十分有利的外衣。托克维尔曾表明过：“在平等的时代，人们也不会相信众生皆平等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却使他们极大地依赖着公众的决断力，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真理，不可能所有人都做到同样的开明。”

那么如果对选举权加以限制，将其局限在聪明人之中，投票的结果就会向好的方面发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像我前面所提到的，一旦处于群体中，所有人的智商都会开始下降，无论他们原来是天才还是笨蛋。群体中所有人的智商都会趋于平常。在大多数问题上，40 个小贩和 40 名院士相比，他们所投出的票不会有什么不同。我才不会相信，那些有教养的和高学历的选民投出的票会更为合理，更符合人民的利益。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广博的学识就能够掌握特殊的智力或者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他也许是个思维精巧的建筑师，也许是个口吐莲花的律师，也许是个妙手回春的医生，但这都不会帮助他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看看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吧，他们就那些普遍性问题达成一致了吗？他们的高等教育帮助他们在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问题上得出更有用的意见了吗？没有，从来都没有。他们的学问不过是被弱化了了的普遍无知。在社会问题上，未知因素是如此众多，因此天才与庸人之间的无知差异就显得不那么明显了。



所以，让博学的人代替无知群众去投票，所得出的结果并不会高明多少。这些学者也会受到自身情感和党派观念的控制，他们无法帮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对于那些迫切需要找到答案的问题也无法解决。更何况，我们还是被那些身份团体的暴政所压迫。

不论实行选举权的主体是普遍的还是特定的，不管这种权利产生的背景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不论它在欧洲哪个国家被实行，其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这种权利只表达了一种种族无意识的向往和追求。这种种族的禀性会在当选者身上反映出来，每个国家都是这样。而且，这种禀性是世代相传，非常稳定的。

上述结论向我们表明，种族是个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基本概念。而从我们看到这个概念的高频性，我们会发现，制度和政府这些表层因素只能对种族生活产生很小的影响，种族的禀性才是一切的决定性因素。所谓禀性，就是指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总和。而正是种族禀性和那些日常之需的枷锁这些神秘的因素，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五、议会

提要：议会中的群体表现出异质性群体的大部分特征 / 专家在技术性问题中的作用 / 议会时没有群体特征的情况 / 适应现代要求，但会造成财政浪费和对自由的限制 / 关于国民公会的例子 / 有名望者的演说定会事半功倍 / 议会制度的优缺点 / 夸张的感情在议会成员中的表现 / 他们就是议会的真正主人 / 如何掌握演讲术 / 他们的意见的反复性和稳定性 / 为何会出现议而不决 / 统治者尤为重要 / 他们的头脑简单 / 他们行为的局限性和易受暗示性 / 小结

我们在议会中发现了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案例。在这个异质性群体中，虽然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或有着不尽相同的选举方式，但是所有议会成员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群体特征。他们身处其中，也深深地被这种特征所影响，尽管他们有时候感觉这种特征会被某种力量所改变，但是他们不为所动。那些表面上差别很大的国家、政府之所以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就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的议会和选举方式有着相同的特征。



可是议会制度却是所有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观念的反映，也就是说在针对某个问题做出决定时，更多人聚集在一起商议要比一小群人做出的决定更理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可是在人民大众中，却受到一致认可。

议会群体的特征其实就是头脑简单、想法多变、意志不坚定、决定不果断、容易受到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部分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显然，意见的简单和肤浅是他们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他们解决那些最复杂的社会问题时，所有的党派毫无例外地运用了最为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拉丁民族的党派在这里的表现最为突出，正因为他们群体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总是在夸大自己原则和教条的价值，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所有行为，以达到他们各自不同的目的。他们这样做所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使各种极端的意见充斥着议会，让所有人都无所适从。

当然，议会除了表现出极端意见的一面，还会有其质朴而简单的一面。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种存在于群体头脑里的某种模糊不清而又被群体普遍接受的概念，它存在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中间。他们并不关心事实本身的状态和样子，只是一味地用自己的教条和逻辑去看待人和事，并毫不犹豫地去执行这种极端而简单的原则和教条主义，最终却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将社会文明提高到一个更为高级的阶段，而是将它无情地再次推到更为原始野蛮的阶段，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这场革命所要警示的东西而从中汲取教训。更为根本和致命的还是那些质朴而简单的教条似的观念在作祟。

暗示的作用非同小可，这与那些有名望的领袖影响力息息相关。这是因为暗示很容易影响议会中群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当然暗示也有明确的界限和适用范围，并不是所有暗示对所有人都能奏效。

议会中的每个成员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意见都非常坚定而稳固，并不会轻易改变。比如，即使狄摩西



尼^①在场，也很难改变一位众议员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有关的问题上的投票。因此，如果暗示发出的时间在选民投票期到来之前，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压倒性的效果，这与那些事后百般地论证以图动摇那些一直稳定地存在于选民心中的观念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的效果。（一位资深的英国议员在他从政的生涯里为他执着而坚定的意见不无感悟地这样写道：“我很少为那些上千次的演说所心动，而改变我对某种事情的看法，它们也决不会影响我的投票，因为我坐在威斯特敏斯特^②已经整整 50 年了。”）

在某些涉及一般性问题的场合，如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领袖的作用和建议通常是至关重要的，这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并不相同。通常这种领袖都来自于不同的政党，他们有着相同的势力和相似的影响范围。当一个议员在面对他们所提出的截然相反的意见做出选择时，通常会犹豫不决，这时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他在支持一项法案时经常会在其上面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或下一刻

① 狄摩西尼（前 384—前 322），古希腊政治家，伟大的演说家。——译注

② 英国议会所在地。——译注

钟他又会全盘否定刚才的决定。因此，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这一条例颁布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当然，在议会中那些议而不决的议案是经常发生的。每届议会都会有些意见是极其稳定和极其不稳定的。这些议案中，领袖的影响力经常受到制约，他们根本就无法统一那些由于担心而对某种意见左右摇摆的选民，总是从他们那里收到一些姗姗来迟的意见或建议，也总是在某个议案上反复无常，无法决定。

当然，那些处在主导地位的领袖在某些问题上还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力的，比如在多次辩论中，那些议员们没有从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时。

在议会的群体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那一小部分人。这些领袖在各国议会中通常都是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出现的，这对于意见的决断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议会中议员们群龙无首，那么所有意见都不会轻易地稳定下来，所有议题



只能在你争我吵得面红耳赤中毫无结果。

当然声望和名望是领袖影响力发挥作用的重要法宝。倘若他们有一天变得名誉扫地，他们也就失去了作为领袖的影响力。

那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和名声无关。“拿破仑现在变得微不足道了，两个月前他还是炙手可热而且无所不能”，当时还是1848年法国国民议会的成员之一的西蒙^①先生就曾经在议会上评论过拿破仑。

当人们都认为维克多·雨果虽然登上了至高无上的讲台，但他一直在皮阿^②的阴影里生活，所以他并没有博得多少赞美的掌声和赢得广泛的肯定。沃拉贝勒曾经在我面前这样评价过皮阿：“虽然他是法国最出色的作家和最伟大的演说家，但我就是不喜欢也不赞同他的那些想法和做法。”基内^③虽然聪明睿智而

① 西蒙（1814—1896），法国政治家、激进思想理论家，两度当选议员，1876年一度担任总理。——译注

② 皮阿（1810—1889），法国记者，激进思想的鼓吹者，1848年进入议会，1871年再度当选议员，同年进入巴黎公社。——译注

③ 基内（1803—1875），19世纪法国重要思想家之一，1871年入选议会。——译注

且也善于辞令，但是他也并没有赢得多少人的尊重和敬仰。

在政治集会中，那些才华横溢者往往开始很招人喜欢，然而到最后却被人漠视。在议会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才华横溢者只留心那些只在某个适当时机和地点有利于党派的所谓的过人的辩证能力，而从不关心国家的利弊，他们在一些急迫的利益的驱使下，可能会让他们获得那种 1848 年的拉马丁以及 1871 年的梯也尔才可以得到的崇敬。但是一旦危险的时机一过，人们的头脑趋于冷静和现实，他们立刻就会被人们忘到九霄云外。

当然在专业的心理学方面，我们并不能完全解释这其中的奥妙。但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肯定的一点是：群体一定会在效忠自己领袖的同时抛弃自己的个性，无论这个领袖是来自于政党还是整个国家。他们仅仅对领袖的名望表现出绝对的服从，而这种服从也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拥有足够的名望，领袖就会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并不感到惊讶，一位依



靠多年时间积累出很高名望的著名议员，虽然因为某些金融问题而在上次大选中被击败，但是只要他随手一挥，立刻会引起现任内阁的巨大震荡。有个作家在下面这段话中非常精辟地概括了这种影响程度。

我们要付出比平时多三倍的代价来弥补这位为X先生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我们几乎失去了一切，他的谬论让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岌岌可危，让我们丢掉了在埃及的优势，就连在南尼日尔也被骗走了一个帝国，他所带来的灾难比起拿破仑一世的灾难，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领袖在他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顺应民意，并没有超前或是违背。纵使 he 使我们损失惨重，我们也不必对他过于苛责，因为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顺应了民意，这一点无可厚非。

当然，领袖统治人们依靠的不仅仅是他的名望，他还需要拥有超凡的辩才。他们对群体的心理了如指掌，知道如何与群众对话，如何站在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何取悦他

们，如何服务他们，以及如何安抚他们。总之，他们特别擅长于各种词汇、套话以及形象的比喻，将这些变成强大的论据和论点，从而让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领导和统治。英国议会就是其中的典范。

英国哲学家梅因^①说：

在国会下院的争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在盛怒之下的人的与那些软弱无力的大话之间的正面交锋，他们的辩论言语犀利，思维缜密，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豪情壮志。他们在那种辩论下所表达出来的近乎笼统的断言，很少经过证实，但是依然能够获得他人的信服。

在另外一个范例中，一位领袖的演说可以生动地证明在辩论上的措辞选择应该以极富生动性、形象性和感染力为准。

当把名声可疑的政客和目无政府的杀人犯同时监禁在一

^① 梅因（1822—1888）：英国著名法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古代法》（有中译本）《早期制度史》等。——译注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起，我们也许很难想象，他们会像一对难兄难弟那样把酒言欢、彼此欣赏、互助互利，即使他们知道他们将要被押往热病肆虐的可怕地方，他们依然能够相互慰藉。

正是应用了这些极为鲜活生动的描述词汇，才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个又一个丑陋的面孔，他们真实存在着，还在张牙舞爪，嘲笑众人。就这样，演说者的目的也自然达到了。所有的手眼前都会立刻浮现出那些令人惊恐的画面，他们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而且这种可怕的威胁还有可能就存在于那些定义不明确的可怕政客中间，于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投降，彻底被这种内心的恐惧所屈服。这就像当年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发出威胁的演说给国民公会的恐惧感一样。

那些喋喋不休的最离谱的大话永远对领袖有利。上面我所引用的那位不会遭受强烈的抗议的演说家的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辩术这种神奇的力量会吓住所有听众，就像那些资助扔炸弹的人的金融家和僧侣们，民众同样会把愤怒宣泄到那些与无政府主义者无关的大金融公司的总裁身上。倘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若他们要提出抗议或表示反对，他们肯定会被当成叛徒，遭到众人的唾弃，纵使这种声明是何等强烈和可怕，他们心里一样会怕得要命。

当我们一边发着这样的誓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高声赞美那些美好的道德和品质，一边谴责打击社会罪恶。只有对那些罪犯和暴君义正词严时，我们这些特殊的辩才就会变得非常有效，甚至它的作用在危难时刻还会被无限放大。

领袖的头脑通常是狭隘和带有某种偏见的。那些头脑最褊狭的人的影响力比那些智商过人且受过高等教育的更为巨大和深远，在所有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都是如此。那些智力过人的领袖在做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时，往往会因他的智力影响而变得事事谨慎小心，这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削弱他本该坚定的信念和令人尊敬的威严，这些品质对他们来说就变成了一种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东西了。

只要读了罗伯斯庇尔的演说，我们就会明白为何那些大



权在握的独裁者能有如此的影响力。

有些语言和观点是完全没有主见的言论，在措辞跟思想上毫无深度，只有令人厌烦的霸道不切实际的断言，当然无法击中要害。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包括：平淡无比的糊弄孩子头脑的拉丁文化，教学填鸭式的常识和废话，以及那些幼稚到小学生才用的歪理。当我们在那些空荡乏味的阅读中，我们或许会将它们比作和蔼而空乏的德穆兰^①，并为之长叹唏嘘。

当一个有名望的人同时拥有了极端狭隘的头脑与强烈信念，那么他的权力就足以令人胆战心惊。这些人永远都是民众所需要和依赖的，他们在各种艰难的阻力和障碍中表现出极强的意志力和超凡的人格魅力，他们才是众望所归。

演说者的名望对于他的演说成功与否是至关重要的，这与他在演说中所提出的论证没有丝毫关系。一旦他名誉扫地，他就会马上失去这种影响力，变得一文不值。下面的实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① 德穆兰（1760—1794）：法国大革命时的著名新闻记者和演说家，死于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译注

当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说家拿着他的论据充分的讲稿在那里长篇大论时，就因为他没有名望，他所演讲的内容就很难引起听众的注意。德索布先生是一位在心理学上很有学识的众议员，他最近用下面一段话生动地描述了一个缺乏名望的众议员的境况：

他慢慢走上讲台，自信地拿出讲稿，就开始了他滔滔不绝的讲演。

他的演讲内容十分精彩，论据充分，他也曾自我吹捧地认为如此引经据典的演说和旁征博引的词汇不但能够让他自己兴奋，也能让观众备受鼓舞，从而丝毫不会有反对他的声音。他坚信观众的判断力和辨别力，自信地认为他所讲的一切都是至理名言，都会得到周围一致的赞同和热烈的掌声。

刚上台开口说他便觉得，人们在下面议论所发出的噪音让他无法平静下来。

为什么在他发言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保持安静，听他发言呢！那些在座位上走来走去的议员、那些正在讲话的人，他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们究竟在想什么！

他皱了皱头，有些不知所措。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提高了嗓门重新开始发言，加重了语气，并做出比画的手势。但是他感觉到的是，周围的噪声越来越大，将他自己正在说的话都掩盖了。渐渐地他停下来了，但是因害怕自己的沉默会招来更可怕的声音——让他闭嘴的声音。他只得在这种喧闹的环境中，继续他的演讲。

他不明白的是，他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异质性群体的”正常状况。在当他和其他的人一样兴奋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的表现，比如表现出极端的情感。所以在那时，无论是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还是最恶劣的其他的什么行为，个人的行为表现都已经不再是他们自己的表现了。因为这时个人已经迷失了自己，个人不再是他们自己了，他会投票赞成和他的利益最不相符的措施。

法国大革命就已经为我们证明了这样的事实是多么严重。在丧失自己的意识以后，被那些自己原先并不赞同的观

念牵着走。尤其是在国民公会的那个期间，贵族们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特权，还有那些果断放弃自己的权利，向死神迈出脚步的众议会成员们，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啊！他们知道今天自己把自己的同僚送上断头台，明天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同僚把自己送上断头台。事实上，他们现在的状态和我之前所讲述的那个彻底身不由己的状态很像，对于那些已经让他们迷乱了心智的建议，所有东西都没办法阻挡他们对此持支持态度。下面所引用的话来自于他们中一个叫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这段话对于这种情况进行了非常有代表性的记载：“我们始终持反对的态度，”他说，“两天前，抑或是一天前我们还在犹豫的决定，现在竟然就被大家认可了。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都是因为危机引起的，别无他因。”这是最科学的说法了。

在任何一个义愤填膺的议会上，这种潜意识的现象比比皆是。泰纳说：

批准一项或者几项愚蠢的条例、措施，甚至是一些危害到其他人生命的，这些甚至包括自己朋友在内的行为。这就像



当初在右派的支持下，左派用热烈的掌声把他们伟大的首领丹东，那场革命的发动者、领袖送上了断头台。然后又在左派的支持和右派热烈的掌声中表决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以及后来在对德布瓦、库东及罗伯斯庇尔等人的赞扬声中，直接将政府变成了一架专职杀人的工具。不光是平民派憎恶它，所有对它草菅人命不满的人都憎恶它，然而因为它的杀人如麻，最后所有的人都陷进了为它的残杀出力的局面。在混乱中，同样的事情被不断重复着。他们自己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刽子手。

他们就像一瓶被摇过的碳酸水一样，只要有一点儿可以发泄的地方便一喷而出。才不管其他的什么，这种兴奋的头脑发热就是极端的群体表现。

最终，共和派在他们天真的猜疑和嫉妒中，随着他们那质朴到纯净的愿景一块儿下了地狱。放肆着的幻想和恐怖主义，让他们在纪律和秩序意识上连一个小孩都不如。他们的耐心和他的冷酷成的不是正比而是反比，只有他们的残暴和驯顺才成正比。这是缺乏教养和不稳定的性格状态的表现，

他们胆大如虎却又胆小如老鼠。或许他们会在出于恐惧和英雄主义的情况下表现得大无畏，能赴汤蹈火，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畏惧，但同时这也时常让他们感到惊慌。

他们从不在环境中思考，或做出与环境相应的改变。他们比多变的流水还要让人难以捉摸，没有一丝可循的常态，一片的混乱。他们时而斗志昂扬、时而垂头丧气，不在乎因果的发展关系、不在乎事物之间的平衡关系。就这样的他们、就这样的政府，他还能提供、还会提供什么样子的服务建设！

所幸的是，这样的事并不是总在发生。在面对一些待解决的事的时候，无论是否紧急，议会的运作方式都成了目前人类发现的最佳解决方式，尤其是在摆脱了个人专政统治以后。这种统治方式，不论是对于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还是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现代文明主流的人，议会无疑是理想的方式。

不过他们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两个致命的缺点，一是在财政上的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限制的不断



增加。

第一个缺点的产生，是由紧急待处理事件和对事件负责的群体共同产生的。比如说，在议会中，有个议员提出了一条解决民生的合理政策，比如说建议所有的国家职员应该加薪，工人的养老补贴都应当得到保证。其他的议员为维持自己在选民中的地位，即便是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会带来预算的增加和负担，以及会促使新的税收条例的出台，还是会义无反顾地投出通过的票。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投了反对的票，他们的支持者会有如何的表现，这些都将在他们以后连任时得到体现！

而除了这些理由以外，同样还有另一个制约着他们的理由，那就是凡以地方为目的的支出必须给予赞成投票。这是民众的需要，所以单个的议员是无法反对的。而其他的议员只有在同意了同僚的这个提议以后，才会有机会为自己的支持者争取到像这样的资补。（而像这种情况，曾经就被登在《经济学家》杂志上。评论的是因为考虑到竞选的问题，而通过的铺设铁路方面的开支提议的数量。为把朗盖耶——一个只有 3000 居民的山

区小镇，和普伊用铁路连接起来，而这就消耗了 1500 万法郎！还有 600 万法郎被花在了连接普拉德和奥莱特村的铁路上，而其他的两个 700 万法郎分别被用在了博芒特到卡斯特尔萨拉金和奥斯特到塞克的铁路建设上。并且在当时的那一年，只对地方有用的铁路方面的支出就表决通过了 9000 万法郎！同时还有对工人补贴制度化的法律，让支出很快地升到每年至少 1.6 亿法郎，当然如果按另一种说法——勒鲁瓦 - 布罗的说法则是 8 亿法郎。但无论如何，像这种不断增加的开支最终只会让政府破产。而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土耳其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另一些这样的欧洲国家相信也不会太远了。而像这样的危机，人们不会感觉不到的。)

第二个问题提到的对自由的限制，虽然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却是实际存在的。议会认为自己有让他们通过表决的义务，然后通过法律、措施的限制，大量地施行，最终造成了这种没有前景，无法判断后果的状况。

像这样的事，似乎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像英国这种议员对其民众保持着最大独立性的国家，在通行的议会体制下也没有逃脱这种危险。《人与国家》的作者赫伯特·斯宾塞在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他之前的一本书中提出“真正自由的减少，是因为表面上的自由的增加而造成的”的观点。同时，在这次的《人与国家》一书中，在对于英国议会的问题上，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在这个时期，独裁政策的不断膨胀，个人的自由不断被限制，一直都按照我所指的那样在进行着。公民过去的、完整的自由，被每年制定的大量法律限制、剥夺，过去可做可不做的事被强制添加到了他们身上。曾经按自己喜欢花销的那一部分，被增加的公共权利给代替。自由可支配的收益在日益增加的公共负担下减少，特别是地方公共负担的增加。自由在这个基础上，被进一步限制。

而这些日益增加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除了斯宾塞指出这种以外，每个国家都还有其他各式的表现。公务员的数量和权力及影响的不断增加，正是由于大量的限制性措施的法令的不断通过、实施造成的。然而，如果按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国家的主人最终只有他们了，因为他们不用承担责任、不需要有个性、永久地存在，在政府的更换中他们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具备了这些条件的人，便能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a He Zhi Zhong

够实行压迫性的专制。

各国被一种认为保证自由与平等的好方法是制定更多的法律的思想所蒙蔽，而公民自由活动的范围，因每天制定、批准的法律而越缩越少。生活的行为习惯被无数的限制性法规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给人套上这些约束性的法规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所以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某些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



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之一。

根据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都触目惊心的那些先兆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时代。所有的民族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同样的生存阶段，因为看起来历史是在不断地重复它的过程。

关于文明进化的这些共同阶段，很容易做个简单的说明，我将对它们做一个概括，以此为本书作结。这种速记式的说明，也许能够对理解目前群众所行使的权利有所启发。

如果我们根据主要线索，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的伟大与衰败的原因加以评价，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在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源不同的人，出于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使这些人结为整体的唯一共同的纽带，是某个头领的没有完全得到承认的法律。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十分突出的群体特征。他们有短暂的团结，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种种弱点，易冲动而性情狂狷。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牢固地联系

在一起。他们是野蛮人。

漫长的岁月造就了自己的作品。环境的一致、种族间不断出现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发挥了作用。不同的小群体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种族，即一个有着共同的特征和感情的群体，它们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这群人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又有能力摆脱它的野蛮状态。但是，只有在经过长期的努力、必然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反复，从而使它获得了某种理想之后，它才能够完全形成一个民族。这个理想具有什么性质并不十分重要，不管是对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在这个阶段，一种包含着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新文明便诞生了。这个种族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某些它建立丰功伟业所不可缺少的素质。无须怀疑，它有时仍然是乌合之众。但是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即一个种族的禀性，它决定着一个民族在狭小的范围内变化，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时间在做完它的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灵还是人，一概无法逃出它的手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程度之后，便会止步不前，而一旦止步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

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支柱的理想的衰弱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

随着这个种族的理想不断消亡，它也日益失去了使自己团结强盛的品质。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是这个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伴随着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退化。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的人，已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所以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影响。

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完全消失了。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现在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仍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实它已成了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它便会立刻倾覆。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势时，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译名对照表

阿道夫·吉约 Adolphe Gulliot

阿尔维耶拉 Goblet d'Alviela

阿伦特 Hannah Arendt

阿纳诺 Aynpo

安东尼 Marcus Antonius

奥尔波特 Gordon W. Allport

奥尔特加·加塞特 Jose Ortegay Gasset

奥热罗 Pierre-F. -C. Augereau

奥古斯都 Augustus

巴拉斯 Paul-F. -J. Barras

贝拉·德·格拉热 Bérard des Glajenx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比劳 – 凡尔纳 Billaud-Varennnes

比希纳 Ludwig Buchner

伯吉斯 Watson Burgess

布尔热 Paul Bourget

布朗热 Georges Boulonger

布罗伊尔 Josef Breuer

布吕尔 Bréal

成吉思汗 Ghersis Khan

达维 Davey

达武 Louis-Nicolas Davout

戴鲁莱德 Paul Deroulede

丹东 Georges Danton

德哈考特 D'Harcout

德布瓦 Collot d'Herbois

德拉卢 Delarue

德穆兰 Camille des Monlins



德索布 Desaubes

迪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伏尔泰 Francois M. A. Voltaire

弗洛姆 Erich Fromm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戈比诺 Joseph-Arthur de Gobineau

格兰维尔 Joseph Glanvill

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as

龚古尔兄弟 Edmond & Jule Goncourt

赫拉克利特 Heracleitus

赫利奥加巴勒 Heliogahalus

霍尔姆斯 Oliver W. Holmes

荷马 Homer

华莱士 Alfred wallace

加里波第 Giuseppe Garilbaldi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u He Zhi Zhong

加瓦尔尼 Paul Gavarni

基内 Edgar Quinet

朱利安·费利克斯 Julian Felix

科拉蒂尼 Enrico Corradini

科佩 Francois Coppee

克列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

孔代 Conde

孔斯坦 Ernest Constans

库东 Georges Couthon

库朗热 Fustel de Coulange

拉肖 Lachaud

拉马丁 Alphonse de Lamartine

拉维斯 Lavisse

拉扎斯菲尔德 Paul F. Lazarsfeld

兰克 Otto Rank

勒南 Ernest Renan



勒叙厄尔 Daniel Lesueur

雷恩 Christopher Wren

雷赛布 Ferdinand de Lesseps

李凯尔特 Heinrich Rickert

利德莱尔 Emil Lederer

路德 Martin Luther

卢梭 J. -J. Rousseau

罗伯斯庇尔 Lord Wolseley

罗斯 E. A. Ross

马拉 Marat

马雷 Hugues-B. Maret

马塞纳 Andre Massena

麦考利 Thomas B. Macaulay

麦克道格尔 William McDougall

梅因 Henry Maine

缪拉 Joachim Murat

莫勒斯霍特 Jacob Moleschott

摩西 Moses

穆罕默德 Mahomet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

内伊 Michel Ney

纽曼 Franz Neumann

奥列弗 E. Olliver

帕克 Robert Park

帕斯卡尔 Blaise Pascal

皮阿 Felix Pyat

萨伏那洛拉 Cirolamo Savonarola

圣保罗 Saint Paul the Apostle

圣伯夫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圣女贞德 Saint Joan

圣德肋撒 Saint Therese

圣鞠斯特 Louis de Saint-Just



释迦牟尼 Buddha

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斯布勒尔 Spuller

索邦 Sorbonne

塔列朗 Talleyrand

塔尔德 Gabriel Tarde

泰纳 Hippolyte Taine

提比略 Tiberius

梯也尔 Adolphe Thiers

梯比留斯 Tiberius

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托马斯 William I. Thomas

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ievsky

旺达姆 Dominique-R. Vandamme

维伊奥 Louis Veuillot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W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a He Zhi Zhong

文德尔班 Wilhelm Windelband

沃拉贝勒 Vulabelle

吴士礼 Garnet Joseph Wolseley

西盖勒 Scipio Sighele

西蒙 Jules Simon

隐士彼得 Peter the Hermit

这是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最知名的代表作，也是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人们了解集体行为以及群体心理学的一把钥匙。

古斯塔夫·勒庞：群体心理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这门科学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量历史事件和经济现象，这些现象在不了解这门心理学的人看来完全是不可理解的。我将可以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群众心理这种道德因素才是历史真正的主脉。



葫芦弟弟妈妈班，帮助
更多的妈妈成为好妈妈

ISBN 978-7-5639-4650-1



9 787563 946501 >

责任编辑：曹媛

封面设计：谷宇

定价：29.80元